巴·利·佛·典·译·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相应部经典（一）

有偈篇

主编◎光泉　副主编◎智圆

翻译◎慧音　慧观

宗教文化出版社



巴·利·佛·典·译·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定价：80.00元

巴·利·佛·典·译·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sambuddhassa

7



相应部经典（一）

有偈篇

主编◎光泉 副主编◎智圆

翻译◎慧音 慧观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应部经典．一，有偈篇 / 慧音 慧观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3.1

（巴利佛典译丛）

ISBN 978-7-5188-1378-0

Ⅰ．①相… Ⅱ．①慧… Ⅲ．①佛教—文集 Ⅳ．① B948-53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3) 第 024696 号

相应部经典（一） 有偈篇

慧音 慧观 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65（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武俊东

印　　刷： 河北信瑞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记录： 880 毫米 ×1230 毫米 32 开 12 印张 250 千字
2022 年 12 月第 1 版 202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1378-0

定　　价： 80.00 元

目 录

第二、天子相应（Devaputtasaṃyuttaṃ）

第三、拘萨罗相应（Kosalasaṃyuttaṃ）

第四、魔相应 （Mārasaṃyuttaṃ）

第五、比丘尼相应（Bhikkhunīsaṃyuttaṃ）

第六、梵天相应（Brahmasaṃyuttaṃ）

第七、婆罗门相应（Brāhmaṇasaṃyuttaṃ）

第八、鹏耆舍相应（Vaṅgīsasaṃyuttaṃ）

第九、树林相应（Vanasaṃyuttaṃ）

第十、夜叉相应（Yakkhasaṃyuttaṃ）

第十一、帝释相应（Sakkasaṃyuttaṃ）

主编序

法不孤起，仗缘方生。两千五百多年前，乔达摩尊者诞生于古释迦国。其虽贵为释迦国的王子，为了寻求离苦之路，毅然出家修行，经过六年的苦行探索，终于在菩提树下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陀在随后的四十余年中，游化四方，随机设教。佛陀于娑罗双树下示现般涅槃以后，为缅怀佛陀的教导，践行佛陀的教法，弟子们将其一生所说之法荟萃结集，或经口口相传，或经文字演化，广泛传播，绵延不断。

东汉明帝夜梦金人，派蔡中郎出使天竺，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尊者以白马驮经，至于洛阳，佛陀之教由此于中土弘演开来。其后数百年间，来华内地传经者不绝如缕，若竺法护、鸠摩罗什、昙无谶、求那跋陀罗等。继而，中土亦有不畏艰难，穿越大漠西行求法者，若东晋之法显，大唐之玄奘、义净等。他们虽国别不同，种族不同，时代不同，但都满怀着一颗以翻译佛教经典、传播佛法教义的慈悲之心。

与上述史称之北传佛教相对应，自印度阿育王时代起，佛教开始向现今的斯里兰卡、缅甸、泰国、印尼等南方国家弘传，形成了另一条路径，即通常所说的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不同，南传佛教所依据的经典原文为巴利语。所谓巴利语，为古印度语言之一，因

其所记述的内容均与佛陀的教导相关，故而被尊称为“圣典语言”。经过历史上的六次结集，由巴利语所记载的巴利藏经已逐步整合成一套包含经、律、论三藏以及注释、复注在内的完整系统。巴利藏经以阐发早期佛教教义为主要线索，这一点恰好与以宣说大乘佛教教义为宗旨的北传经典构成互补，二者相得益彰。

为了让华语世界的人们全面了解佛法大意，杭州佛学院和杭州灵隐寺依据缅甸第六次结集版的巴利藏经开启了译经大业的端绪。由杭州佛学院法师慧音和杭州灵隐寺法师慧观担任主译，并设立翻译组，组织在杭州佛学院学习过巴利语的法师、研究生参与译文的校对和修改。译经宏业，需妙达文荃，虔虔不懈。我们坚信，在我们不断的精进下，在每一位发心者的不懈努力和悉心护持下，汉译巴利佛典将一部接一部地呈现在华语世界的读者面前。

灵隐光泉　合十

吉月吉日

译者说明

继《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翻译出版后，公元2020年新春伊始，我们又开启了巴利佛典《相应部》的全文翻译工作。

巴利佛典由经、律、论三藏构成，其中经藏部分又分为长部（Dīgha-nikāya）、中部（Majjhima-nikāya）、相应部（Saṃyutta-nikāya）、增支部（Aṅguttara-nikāya）、小部（Khuddaka-nikāya）五大部分，《相应部》即属于巴利经藏的第三大部分。根据相关注释，《相应部》也叫作“相应阿含”（Saṃyutta-āgama），其中“阿含”的意思是“传承”，指自古以来所传承下来的佛教教法，故而有时被称为“圣典”，而“相应”指的是具有针对性或与具体事项相结合的法，由此我们可以把《相应部》理解为一部以应用为主要特征的说法集。

在汉译四阿含中，与《相应部》最为接近的是《杂阿含》，因为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多相通或类似之处。然而，由于自古以来佛经的传播路径或结集方式等的不同，造成了《相应部》与《杂阿含》之间不仅在经的数量上有所不同，而且在一些细节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尤其是《相应部》中包含着较多尚未被翻译为汉语的内容。如今《相应部》内容的全面翻译，无论对于传统的《杂阿含》而言，还是对于现代经典研究者而言，无疑都可起到补足和增益的作用。

《相应部经典》由五篇，即有偈篇（Sagāthāvaggo）、因缘篇

（Nidānavaggo）、蕴篇（Khandhavaggo）、六处篇（Saḷāyatanavaggo）、大篇（Mahāvaggo）构成，本次翻译出版的《有偈篇》是上述五篇之中的第一篇。就巴利藏经的版本而言，目前主要存在着由英国巴利圣典协会编辑整理的PTS版和经由缅甸僧团第六次结集而成的缅甸版二种。鉴于缅甸版更为精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故而此前以及本次翻译均以缅甸版为底本。根据缅甸版，《有偈篇》共包含十一个相应，内含经文271部，其中，前十个相应的246部经由慧音翻译，第十一相应的25部经由慧观翻译。初稿完成以后，经由翻译组成员的校对，最后由慧音统校定稿。

《相应部经典·有偈篇》中的每部经均以诗偈为主要形式，经文叙述围绕诗偈展开。考虑到经典原文中存在着较多省略，如省略经首的“如是我闻”或“如是我闻。一时云云”，或开经即直接进入诗偈，或没有明确标识出诗偈的诵说者等，为了避免理解上的偏差，同时也为了保持每一部经在形式上的完整性，有助于读者单篇读诵，故而在翻译过程中对存在上述省略情况的经文均做了相应补足，包括时间、地点、说法对象、诗偈诵说者的明示、“如是我闻”等经典固定表现格式的完善等。

译本段首的阿拉伯数字如1、2、3等，为底本原文所有，在译文中予以保留，而每个相应前面的第一、第二和每品前的（一）（二）等序号，为译者所加。此外，对于人名和地名等专有名词，一般以下划线的形式标明其性质。

关于翻译原则，我们在承续《长部经典》《中部经典》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又根据广大读者反馈的意见，适当吸纳了部分古今中外翻译实践中的经验和技巧，意在使译文变得更为易诵和

易懂。针对一些已经为世人普遍接受的专有名词，则基于“顺古”原则，尽量沿用原来的古译。不过，对于个别已经改变原文性质的古译，则根据原文加以调整和重译。对于一些古译中未曾出现或未得到普遍通行的名称，一般依照音译规则以现代汉语发音直接译出。另外，对于部分专有名词，例如，魔罗三个女儿的名字丹诃（taṇhā）、阿罗蒂（arati）、罗伽（ragā），尽管其分别含有“渴爱”“不乐”“贪欲”等含义，但是考虑到名称的指称性质，故而也采用了音译的形式。有些诗偈是结集时所加，此类诗偈前以“结集比丘称：”加以明示。此外，关于 bhagavant 的翻译，继续承续《长部经典》《中部经典》的翻译方式，在陈述句中译为“佛陀”，在会话句或佛弟子内心表述中译为“世尊”。

《长部经典》《中部经典》中尝试性地采用了一些新译方式，如“如是我闻。一次，佛陀住在舍卫城附近的祇陀林给孤独园”等，根据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本译本将其调整为“如是我闻。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的顺古形式。另外，《长部经典》和《中部经典》中，将 satthar 译为“导师”或“老师”，从此《有偈篇》开始将其统一译为“导师”。原来将 divāvihāra 译为“午休”，从《有偈篇》开始将其统一译为“昼住”。

本《相应部经典·有偈篇》为《巴利佛典译丛》的第七部分。整个翻译工作由灵隐寺住持光泉法师、法镜讲寺住持智圆法师全面统筹。关于翻译过程，虽然保留了《长部经典》《中部经典》时的翻译、校对、校文、定稿等环节，但是将此前的分别校对调整为集体校对。首先由杭州佛学院慧音、杭州灵隐寺慧观分别依据缅甸第六次结集版的巴利语本进行全文翻译，在翻译初稿完成以后，翻译组全体成

员共同对照巴利语原文对译文做全面审读，对于一些不顺或存在语义偏差、歧义的文句，在充分尊重经文原义的基础上，反复商议，推敲琢磨，决定最佳译词和表达，最后由慧音统筹定稿。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尽量做到译文的流畅、易读、易懂，从而让更多的读者愿意接触巴利藏经，并通过巴利藏经的学习加深对佛法的了解。

在本译本即将付梓之际，特别感谢多年来一直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的日本驹泽大学荣休教授、原日本曹洞宗花岳寺住持片山一良先生。作为巴利藏经翻译的先行者，正是因为其榜样的感召力，才使得我们越过重重难关，一步步走到今天。在此，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灵隐寺住持光泉法师、法镜讲寺住持智圆法师，正是因为他们的慈悲，我们才有幸能够在天命之年步入佛教僧团的行列，在僧团生活中体味经文和佛法的奥义。感谢参加翻译组的全体成员。本译本的翻译组成员有本戒法师、顿生法师、能持法师、妙戏法师、彻向法师、大方法师、惟量法师、昌孝法师、宏息法师、大空法师，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或全面或部分参与了本译本的读诵、校对、校文等环节的工作，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杭州佛学院对丛书出版事业的支持以及宗教文化出版社王志宏编辑对编辑本译本所付出的辛劳。

祝愿每一位有缘遇到巴利佛典的读者，都能够获得清净、圆满的智慧。

慧音　慧观　合十

佛历二五六五年

第一、天神相应
（Devatā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八品构成，共包含八十一部经。

（一）芦苇品（Naḷavaggo）

1. 度脱湍流经（Oghataraṇasuttaṃ）

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对佛陀如下说道：

“尊师，您如何度脱湍流？”

“朋友，我不停歇、不奋力地度脱湍流。”

“那么，尊师，您如何不停歇、不奋力地度脱湍流？”

“朋友，我如果停歇，此时，我就会沉溺。朋友，我如果奋力，此时，我就会被掀翻。像这样，朋友，我不停歇、不奋力地度脱湍流。”

“我实长久在观察，善于调御婆罗门；
不停歇亦不奋力，度脱世间诸束缚。”

此为彼天神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彼天神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解脱经（Nimokkhasuttaṃ）

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对佛陀如下说道：

"尊师，您是否知晓众有情之解脱、自由、远离？"

"朋友，我知晓众有情之解脱、自由、远离。"

"那么，尊师，您是如何知晓众有情之解脱、自由、远离？"

于是，佛陀说道：

"灭尽有欢喜，尽灭想和识；
对于诸感受，灭尽和止息。

像这样，朋友，我知晓众有情之解脱、自由、远离。"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带走经（Upanīyasuttaṃ）

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

诗偈说道：

“短暂寿命被带走，毕竟衰老无依怙；
于死见此怖畏者，速做功德带来乐。”

于是，佛陀说道：

“短暂寿命被带走，毕竟衰老无依怙；
于死见此怖畏者，速舍世财求寂静。”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流逝经（Accentisuttaṃ）

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时间流逝夜消亡，光阴渐次被舍弃；
于死见此怖畏者，应做有乐之功德。”

于是，佛陀说道：

“时间流逝夜消亡，光阴渐次被舍弃；
于死见此怖畏者，应舍世财求寂静。”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切断多少经（Katichindasuttaṃ）

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切断舍弃各多少，进而须修习多少；
比丘超越多少执，可称度脱湍流者？”

于是，佛陀说道：

“切断舍弃各有五，进而需要修习五；
比丘超越五染著，可称度脱湍流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觉醒经（Jāgarasuttaṃ）

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

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觉醒时几种睡眠，睡眠时几种觉醒；
依据多少而尘染，依据多少而遍净？”

于是，佛陀说道：

“觉醒时五种睡眠，睡眠时五种觉醒；
依据五种而尘染，依据五种而遍净。”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不确知经（Appaṭividitasuttaṃ）

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于此诸法不知者，将被引至异说处；
彼睡眠者不觉醒，应是令其觉醒时。”

于是，佛陀说道：

“于此诸法善知者，不被引至异说处；

彼等正觉正知者，平稳行走于险路。”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易失念经（Susammuṭṭhasuttaṃ）

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于此诸法易失念，将被引至异说处；
彼睡眠者不觉醒，应是令其觉醒时。”

于是，佛陀说道：

“于此诸法不失念，不被引至异说处；
彼等正觉正知者，平稳行走于险路。”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欲慢经（Mānakāmasuttaṃ）

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此有未伏欲慢者，未得等持无智慧；
放逸独住阿兰若，无度死亡之彼岸。”

于是，佛陀说道：

“舍弃欲慢常入定，心善解脱一切处；
独住兰若不放逸，能度死亡之彼岸。”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阿兰若经（Araññasuttaṃ）

1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寂静修行梵行者，安心住于阿兰若；
终日食用一食饭，何故容色呈清净？”

于是，佛陀说道：

“对于过去不感叹，对于未来不希求；
只依现在而生存，由此容色呈清净。
因对未来有贪求，因对过去怀感叹；
故而愚者现枯竭，如被切割青芦苇。”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芦苇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度脱湍流解脱经，带走流逝断多少；
觉醒以及不确知，失念欲慢阿兰若。

（二）欢喜品（Nandanavaggo）

1. 欢喜经（Nandanasuttaṃ）

1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某位三十三天神在欢喜园为众仙女所围绕，拥有、具足、享受着天的五种妙欲。就在那个时候，其以此诗偈说道：

‘对于未见欢喜者，及诸天人之住所；
三之十倍之名声，彼等不能了知乐。’

“听闻此言，诸比丘，另一位天神以诗偈应答彼天神：

‘恰如罗汉之所言，汝因愚痴而不知；
一切行皆是无常，皆是生灭性质者；
生生灭灭生灭去，彼等寂止则为乐。’”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欢愉经（Nandatisuttaṃ）

1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父母因子而欢喜，牛主因牛而欢喜；
彼因所依而欢喜，若无所依不欢喜。"

于是，佛陀说道：

"父母因子而忧愁，牛主因牛而忧愁；
彼因所依而忧愁，若无所依不忧愁。"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无有与子等同经（Natthiputtasamasuttaṃ）

1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

诗偈说道：

“无有与子等同爱，无有与牛等同财；
无有与日等同光，海是最上之水流。”

于是，佛陀说道：

“无有与我等同爱，无有与谷等同财；
无有与慧等同光，雨是最上之水流。”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刹帝利经（Khattiyasuttaṃ）

1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两足之最刹帝利，四足之最乃公牛；
妻中之最乃少女，子中之最乃长男。”

于是，佛陀说道：

“两足之最正等觉，四足之最乃骏马；
妻中之最乃温柔，子中之最乃孝顺。”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嘈杂经（Saṇamānasuttaṃ）

1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 “正是晌午之时光，群鸟安静在一处；
> 广大兰若嘈杂响，怖畏呈现于我心。”

于是，佛陀说道：

> “正是晌午之时光，群鸟安静在一处；
> 广大兰若嘈杂响，喜悦呈现于我心。”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睡眠倦怠经（Niddātandīsuttaṃ）

1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

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睡眠倦怠打哈欠，饮食无度不快乐；
由此等故诸有情，对于圣道无清明。"

于是，佛陀说道：

"睡眠倦怠打哈欠，饮食无度不快乐；
勤行精进将其除，从而圣道得清明。"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难行经（Dukkarasuttaṃ）

1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因为无慧故难行，难以堪忍沙门法；
于此障碍多存在，故而愚者入消沉。
虽然行持沙门法，若对内心不防护；
诸多思维随顺者，一步一步皆消沉。"

于是，佛陀说道：

“如龟收肢于甲中，比丘收摄心思维；
无依不令他人恼，善调御者无所厌。”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惭经（Hirīsuttaṃ）

1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上是否有其人，因为有惭而慎行；
不曾遭致他毁訾，如同宝驹对马鞭？”

于是，佛陀说道：

“鲜见有惭而慎行，时时行持具念者；
抵达苦之终结后，于不平等行平等。”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库邸经（Kuṭikāsuttaṃ）

1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你难道没有库邸，难道没有居住处；
难道也没有相续，难道已脱离结缚？"

于是，佛陀说道：

"我的确没有库邸，的确没有居住处；
的确也没有相续，的确已脱离结缚。"

于是，彼天神说道：

"我称什么是库邸，称什么是居住处；
我称什么是相续，我称什么是结缚？"

于是，佛陀说道：

"你称母亲是库邸，称妻子是居住处；
你称孩子是相续，你称我爱是结缚。"

于是，彼天神说道：

"你无库邸是善事，无居住处是善事；
没有相续是善事，脱离结缚是善事。"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萨米提经（Samiddhisuttaṃ）

2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多浮陀园。当时，尊者萨米提于夜晚的黎明时分起身，去多浮陀温泉沐浴身体。在多浮陀温泉沐浴身体以后出来，搭一件衣，站着晾干身体。

这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多浮陀温泉，向尊者萨米提所在的地方接近，靠近以后立于虚空，以诗偈对尊者萨米提说道：

“比丘未吃而乞食，吃完以后不乞食；
比丘吃后再乞食，莫让时光流过你。”

于是，尊者萨米提说道：

“我实不知何时死，时间隐秘不为知；
因此未吃而乞食，勿让光阴流过我。”

于是，彼天神立于大地，对尊者萨米提如下说道：“比丘，你年幼出家，年轻发黑，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年，是人生的第一阶段，尚未娱乐诸爱欲。比丘，去享受人类的诸爱欲，舍弃自证，不要让时光流逝。”

“朋友，我不是舍弃自证而随顺时间。朋友，我是舍弃时间而随顺自证。因为，朋友，时间的爱欲就是世尊所说的多苦多难，其中多有过患。此法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

可经验。”

“比丘，如何理解时间的爱欲就是世尊所说的多苦多难，其中多有过患？如何理解此法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

“朋友，我出家不久，刚刚进入此法和律。因此，我不能详细解说。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住在王舍城外的多浮陀园。你可以接近彼世尊所在的地方询问此含义。你应当按照世尊的解释加以受持。”

“比丘，彼世尊为其他大天神所围绕，所以我们难以接近。比丘，如果你接近彼世尊询问此含义，那么我们也来听法。”

“好，朋友。”尊者萨米提应答彼天神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尊者萨米提对佛陀如下说道：

“尊师，我于夜晚的黎明时分起身，去多浮陀温泉沐浴身体。在多浮陀温泉沐浴身体以后出来，搭一件衣，站着晾干身体。这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多浮陀温泉，向我所在的地方接近，靠近以后立于虚空，以诗偈对我说道：

‘比丘未吃而乞食，吃完以后不乞食；
比丘吃后再乞食，莫让时光流过你。’

“听闻此言，尊师，我对彼天神如下回答道：

‘我实不知何时死，时间隐秘不为知；
因此未吃而乞食，勿让光阴流过我。’

“听闻此言，尊师，彼天神立于大地对我如下说道：‘比丘，你年幼出家，年轻发黑，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年，是人生的第一阶段，尚未娱乐诸爱欲。比丘，去享受人类的诸爱欲，舍弃自证，不要让时光流逝。’

“听闻此言，尊师，我对彼天神如下说道：‘朋友，我不是舍弃自证而随顺时间。朋友，我是舍弃时间而随顺自证。因为，朋友，时间的爱欲就是世尊所说的多苦多难，其中多有过患。此法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

“听闻此言，尊师，彼天神对我如下说道：‘比丘，如何理解时间的爱欲就是世尊所说的多苦多难，其中多有过患？如何理解此法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

“听闻此言，尊师，我对彼天神如下说道：‘朋友，我出家不久，刚刚进入此法和律。因此，我不能详细解说。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住在王舍城外的多浮陀园。你可以接近彼世尊所在的地方询问此含义。你应当按照世尊的解释加以受持。’

“听闻此言，尊师，彼天神对我如下说道：‘比丘，彼世尊为其他大天神所围绕，所以我们难以接近。比丘，如果你接近彼世尊询问此含义，那么我们也来听法。’尊师，如果彼天神所言真实，那么，彼天神应该就在附近。”

听闻此言，彼天神对尊者萨米提如下说道：“比丘，提问！比丘，提问！我已经到达这里。”

于是，佛陀以诸诗偈对彼天神说道：

“对于思量言说者，其有情住于言说；
对于言说不遍知，落入死魔之轭中。

如果遍知所言说，不去思量言说者；
对其无有生起故，对其无有所言说；
倘若夜叉已领悟，于此即刻可告知。”

彼天神说道：“尊师，世尊此言简略，我没有详细理解其含义。尊师，如果世尊能够将世尊简略所言之含义加以详尽解释，那么，我将会把握其含义。”

于是，佛陀说道：

“与己相同或优劣，思考之人故有诤；
于此三种无动摇，对其没有等优劣；
倘若夜叉已领悟，于此即刻可告知。”

彼天神说道：“尊师，世尊此言简略，我没有详细理解其含义。尊师，如果世尊能够将世尊简略所言之含义加以详尽解释，那么，我将会把握其含义。”

于是，佛陀说道：

“舍弃名称无有慢，于此名色断渴爱；
断缚无恼无爱者，于此世界及彼界。
天界乃至一切处，遍求人天未获得；
倘若夜叉已领悟，于此即刻可告知。”

彼天神说道：“尊师，对于世尊简略所说之言，我如下详细把握其含义：

语意身体或其他，于一切处不行恶；

舍弃诸欲具念知，无益之苦不相随。”

此为该天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该天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欢喜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欢喜经和欢愉经，无有与子等同经；
刹帝利经嘈杂经，睡眠倦怠难行经；
惭经以及库邸经，还有一萨米提经。

（三）刀剑品（Sattivaggo）

1. 刀剑经（Sattisuttaṃ）

2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恰如刀剑相接触，恰如头顶火燃烧；
舍弃爱欲及贪欲，正念比丘去遍行。”

于是，佛陀说道：

“恰如刀剑相接触，恰如头顶火燃烧；
将有身见舍弃后，正念比丘去遍行。”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接触经（Phusatisuttaṃ）

2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不接触则无接触，若接触则有接触；
无罪过者有过失，因为接触所接触。”

于是，佛陀说道：

“对于无秽无浊恶，清净之人行邪恶；
犹如逆风抛细尘，其恶返回愚笨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结缚经（Jaṭāsuttaṃ）

2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人为结缚所结缚，于内外处被结缚；
为此我问乔达摩，谁可解开此结缚？”

于是，佛陀说道：

“具慧之人守戒律，其人俱修心与慧；
正勤贤明之比丘，其可解开此结缚。
对于贪婪和嗔恚，以及无明已舍断；
灭尽烦恼阿罗汉，其可解开此结缚。
对于色想有对想，以及对于名与色；
彻底无余灭尽者，其可解开此结缚。”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意守护经（Manonivāraṇasuttaṃ）

2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倘若时时守护意，则不令苦趋向彼；
若从一切守护意，彼从一切苦脱离。”

于是，佛陀说道：

“非从一切守护意，亦非达到意自制；
只要时时防护恶，意则能得时时护。”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阿罗汉经（Arahantasuttaṃ）

2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比丘已成阿罗汉，烦恼已尽最后身；
是否言说是我说，亦会言说对我说？”

于是，佛陀说道：

“比丘已成阿罗汉，烦恼已尽最后身；
其也言说是我说，亦会言说对我说；
善知世间通称者，仅依言说而言说。”

于是，彼天神说道：

“比丘已成阿罗汉，烦恼已尽最后身；
比丘是否有慢心，因此慢心而言说；
其也言说是我说，亦会言说对我说？”

于是，佛陀说道：

“舍断慢心无有缚，所有慢缚已破除；
烦恼已尽彼贤者，其已超越诸妄念。

其也言说是我说，亦会言说对我说；
善知世间通称者，仅依言说而言说。”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光明经（Pajjotasuttaṃ）

2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间光明有多少，世界依此而发光；
我来请教世尊您，我们如何可了知？”

于是，佛陀说道：

“世间光明有四种，此外没有第五种；
白天太阳在照耀，夜晚月亮放光明。
日日夜夜有火焰，在在处处在发光；
正等觉者光最上，此之光明无有上。”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水流经（Sarasuttaṃ）

2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水流消失在哪里，哪里漩涡不旋转；
名色亦将在哪里，达到无余灭尽处？”

于是，佛陀说道：

“无论地水还是火，以及风都不坚固；
水流故而皆消失，此处漩涡不旋转；
名色亦将在这里，达到无余灭尽处。”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大财产经（Mahaddhanasuttaṃ）

2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

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虽然拥有大财富，拥有财产及王国；
更加贪求刹帝利，于诸欲爱不满足。
在此方面倍努力，随顺生存之河流；
谁能舍断诸渴爱，谁于世上无贪欲？”

于是，佛陀说道：

“舍断家庭而出家，舍断孩子和家畜；
舍断贪欲与嗔恚，无明彻底被舍断；
诸漏灭尽阿罗汉，其于世上无贪欲。”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四轮经（Catucakkasuttaṃ）

2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此有四轮和九门，与贪结合而充满；
生于污浊泥土中，大雄如何得存活？”

于是，佛陀说道：

“切断缰绳和纽带，斩断欲求和邪贪；
拔除渴爱之有根，如此这样得存活。”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鹿胫经（Eṇijaṅghasuttaṃ）

3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虽如鹿胫般消瘦，雄健少食无动贪；
狮子大象般独行，于诸欲望无所求；
我等靠近来询问，如何从苦获解脱？”

于是，佛陀说道：

“世间妙欲有五种，可知意为其第六；
于此令其意离贪，如此从苦获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刀剑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刀剑经和接触经，结缚及意守护经；
阿罗汉光明水流，大财产四轮鹿胫。

（四）萨独乐跋身天神品（Satullapakāyikavaggo）

1. 与诸善人共处经（Sabbhisuttaṃ）

3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众多萨独乐跋身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成就更善非邪恶。”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获得般若非从他。”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虽处忧愁不忧愁。”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亲属之中放光明。”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有情众生向善处。”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有情众生恒喜悦。”

于是，另一位天神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那么，究竟谁说的正确？”

于是，佛陀说道：“你们各具理由，所说正确，那么，亦请听我说：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一切苦中获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诸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悭吝经（Maccharisuttaṃ）

3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众多萨独乐跋身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

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因为悭吝和放逸，从而不会行布施；
因为希望获得福，因为了知行布施。”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悭者恐惧故不施，不布施者有恐惧；
对于饥渴和欲求，悭者对此怀恐惧；
无论此世和彼世，唯彼愚者可触达。
故应调伏彼悭吝，征服诸垢行布施；
于彼世中诸福德，成为生命之依怙。”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微细量中行布施，故于路上有伴侣；
彼于逝者不消亡，此法相续至永久。
有人虽少却给予，有人虽多却不予；
虽少然能巧布施，其量等同于千倍。”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布施难施布施者，成就难为之业者；
不具善者不随从，善人之法难随从。
因此具善不具善，未来所趋各不同；
不具善者至地狱，具善之人升天界。”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如下说道：“尊师，那么，究竟谁说的正确？”

于是，佛陀说道：“你们各具理由，所说正确，那么，亦请听我说：

亦拾落穗亦养妻，即使微少善布施；
千供养者行百千，不可与之相比较。”

于是，另一位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因何行此大布施，不等同于其所施？
为何百千千供养，不可与之相比较？”

于是，佛陀说道：

“有人非理执著施，砍伐杀戮令他忧；
彼施有泪有恐惧，故不等同其所施；
如此百千千供养，不可与之相比较。”

此为佛陀所说。彼诸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善哉经（Sādhusuttaṃ）

3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众多萨独乐跋身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

"尊师布施实为善；
因为悭吝和放逸，从而不会行布施；
因为希望获得福，因为了知行布施。"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

"尊师布施实为善，即使微少善布施。
有人虽少却给予，有人虽多却不予；
虽少然能巧布施，其量等同于千倍。"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

"尊师布施实为善；
即使微少善布施，依信布施亦为善。
众说布施似战争，可以以少战胜多；
即使微少依信施，依此其得乐来处。"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

"尊师布施实为善，即使微少善布施；
依信布施亦为善，对得法者更为善。
精进精勤布施者，对得法者行布施；
其人超越阎魔界，虽是人身但近天。"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

"尊师布施实为善，即使微少善布施；
依信布施亦为善，对得法者更为善；

如果能够行简别，布施亦为善布施。
简别布施善逝赞，于生命界行供养；
于此所施有大果，如于良田播良种。”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

“尊师布施实为善，即使微少善布施；
依信布施亦为善，对得法者更为善；
如果能够行简别，对于生命善节制。
恐他责难不做恶，对诸生命不恼害；
非赞勇气赞恐惧，善人恐惧不做恶。”

于是，另一位天神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那么，究竟谁说的正确？”

于是，佛陀说道：“你们各具理由，所说正确，那么，亦请听我说：

依信布施多得赞，诸布施中法最上；
因为过去再过去，具智慧者至涅槃。”

此为佛陀所说。彼诸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无有经（Nasantisuttaṃ）

3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众多萨独乐跋身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

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爱欲于人无恒常，此处只有爱束缚；
死神域中无还者，于此放逸则无归。"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由于贪欲而生痛，由于贪欲而生苦；
调伏欲者调伏痛，调伏痛者调伏苦。"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于世种种无贪欲，思维之贪是人贪；
虽住立于诸世界，智者于此调伏欲。
断除愤怒舍弃慢，征服一切诸结缚；
对于名色无取著，无所有者苦不随。
舍弃名称无骄慢，于此名色断渴爱；
断缚无恼无欲者，此世彼世或天界；
乃至遍求一切处，人天各处寻不得。"

于是，尊者摩格罗迦说道：

"此世彼世诸人天，未见如此解脱者；
人中最上利行者，对其礼拜称赞否？"

于是，佛陀对尊者摩格罗迦说道：

"礼拜彼等解脱者，其人亦应得称赞；

了知正法舍弃疑，乃是超越执著者。”

此为佛陀所说。尊者摩格罗迦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不满想经（Ujjhānasaññisuttaṃ）

3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众多不满想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立于虚空。立于虚空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对他言说此言说，自我行持却不同；
其以盗心来受用，如同赌徒行诈骗。
如若行作则言之，如若不行则不言；
虽有言说却不行，智者对其皆了知。”

于是，佛陀说道：

“亦非仅仅依所说，亦或单依所听闻；
若能加以随顺者，如此行道方坚固；
依此贤者得自由，静思禅定脱魔缚。
贤者其实非行作，而是了知世间法；
贤者了知得寂灭，度脱执著于世间。”

于是，彼诸天神立于大地，以头顶礼佛陀双足，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们是如此愚痴、如此昏昧、如此不善，我们犯了罪，

我们想挑衅世尊。尊师，为了防护未来，请世尊将我们的罪过作为罪过加以接纳。”于是，佛陀露出笑容。于是，彼诸天神更加不满，重新升到虚空。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对于他人忏罪过，未能加以接纳者；
内心愤恨嗔恚重，彼为怨恨所缠缚。”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如若罪过不存在，如若过失不存在；
如若怨恨无寂止，因为什么而有善？”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没有罪过是何者，没有过失是何者；
谁是不陷迷乱者，谁是贤者恒有念？”

于是，佛陀说道：

“如来乃是觉悟者，慈悯一切诸众生；
如来就是无罪过，如来就是无过失；
其是不陷迷乱者，其是贤者恒有念。”

佛陀继而说道：

“对于他人忏罪过，未能加以接纳者；
内心愤恨嗔恚重，彼为怨恨所缠缚；
对彼怨恨我不喜，故我接纳汝等罪。”

此为佛陀所说。彼诸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信经（Saddhāsuttaṃ）

3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众多萨独乐跋身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信乃人生之伴侣，人若不住于无信；
名声名誉于其起，舍身以后升天界。"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舍弃愤恨放下慢，彻底征服诸结缚；
于名于色无取著，无有一物可执著。"

于是，佛陀说道：

"愚痴愚钝之人们，沉耽放逸乐为之；
智慧之人不放逸，如同守护最上财。
切莫沉耽于放逸，不与欲乐相亲交；
如若静虑不放逸，则可获得最上乐。"

此为佛陀所说。彼诸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集会经（Samayasuttaṃ）

3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与皆为阿罗汉的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释迦国迦毗罗卫城外的大林中，十世界天神也为了见佛陀、比丘僧团而纷纷云集。

这时，四位净居天神如下思考："佛陀与皆为阿罗汉的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释迦国迦毗罗卫城外的大林中，十世界天神也为了见佛陀、比丘僧团而纷纷云集。我们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各自于佛陀面前说诗偈如何？"

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彼诸天神从净居天消失，出现在佛陀面前。彼诸天神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丛林之中大众集，众等天神齐来聚；
我等来到此法会，拜见不败之僧众。"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比丘于此皆入定，保持各自心端正；
恰似御者握缰绳，贤者守护其诸根。"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砍断立柱开却闩，去除门柱皆不动；

清净离垢有眼者，行如善加调教象。”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任何皈依佛陀者，不会堕落至恶处；
舍弃人之身体后，升至天界得天身。”

此为彼诸天神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彼诸天神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碎石经（Sakalikasuttaṃ）

3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一处名为曼达库直的鹿野苑。当时，佛陀的一只脚被碎石刺伤。实际上，佛陀生起强烈的疼痛，承受着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身体感受。佛陀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于是，佛陀把大衣四折叠起，具正念、具正知，右胁如狮子卧，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

这时，七百萨独乐跋身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曼达库直，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朋友，沙门乔达摩是龙象，因为龙象对于身体上生起的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感受，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朋友，沙门乔

达摩是狮子，因为狮子对于身体上生起的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感受，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朋友，沙门乔达摩是骏马，因为骏马对于身体上生起的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感受，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朋友，沙门乔达摩是牛王，因为牛王对于身体上生起的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感受，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朋友，沙门乔达摩是力牛，因为力牛对于身体上生起的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感受，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朋友，沙门乔达摩是善调御者，因为善调御者对于身体上生起的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感受，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

于是，另一位天神于佛陀面前发出此自说语：“看，善修习三摩地、善解脱之心，不上扬、不下沉，无所抑、无所防、非有行。有谁想战胜如此人中龙象、人中狮子、人中骏马、人中牛王、人中力牛、人中善调御者？除非是不见者。

五吠陀之婆罗门，百年之间修苦行；
彼心没有正解脱，低劣不至于彼岸。
贪著渴爱执戒禁，百年修行粗苦行；
彼心没有正解脱，低劣不至于彼岸。
于此欲慢无调伏，未入定者无寂默；

住于兰若放逸者，未度死海至彼岸。
自我舍慢善入定，心于处处得自由；
住于兰若不放逸，彼度死海至彼岸。”

9. 雨神女第一经
（Paṭhamapajjunnadhītusuttaṃ）

3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毗舍离附近大林中的重阁讲堂。当时，雨神之女红莲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大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雨神之女红莲女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我是雨神之爱女，红莲在此皈命礼；
住于毗舍离大林，最上有情正等觉。
此为曾经之所闻，法为有眼者所觉；
牟尼善逝所指导，现我今日可得知。
任何对于诸圣法，横加诽谤无慧者；
堕于叫唤大地狱，长久痛苦受煎熬。
然而于诸圣妙法，具足忍耐寂止者；
舍弃人之身体后，升至天界得天身。”

10. 雨神女第二经
（Dutiyapajjunnadhītusuttaṃ）

4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毗舍离附近大林中的重阁讲堂。当时，雨神之女小红莲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大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雨神之女小红莲女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我是雨神之爱女，具有光耀美容颜；
顶礼世尊及佛法，讽诵此等俱意偈。
亦能采用多方式，分别开阐法如是；
我将述其简略意，尽我理解之范围。
不以身行和语意，于诸世界行邪恶；
舍欲具念具正知，无益之苦不亲近。”

（萨独乐跋身天神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与诸善人共处经，悭吝善哉无有经；
不满想信集会经，碎石及二雨神女。

（五）炽燃品（Ādittavaggo）

1. 炽燃经（Ādittasuttaṃ）

4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房舍正在燃烧中，从中取出其容器；
那是彼之利益故，不能于此被焚烧。
世间如此在燃烧，因为衰老及死亡；
应以布施速放舍，布施实则为善舍。
布施具有乐果报，若不布施则无有；
国王强盗来夺取，大火烧毁尽焚毁。
所有财产和身体，最终必将皆舍弃；
智者对此若了知，应自受用和布施；
受用布施力所及，抵达天界定无疑。”

此为彼天神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彼天神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施何经（Kiṃdadasuttaṃ）

4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施何能够得势力，施何能够得美颜；
施何能够得快乐，施何能够得慧眼；
谁为布施一切者，敬请回答我所问。”

于是，佛陀说道：

“施食能够得势力，施衣能够得美颜；
施车能够得快乐，施灯能够得慧眼。
若能布施其房舍，则是布施一切者；
若能布施教法者，则是布施甘露人。”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食物经（Annasuttaṃ）

4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天及人二者，皆欢喜食物；
是谁彼夜叉，不欢喜食物？”

于是，佛陀说道：

“以清净之心，依信供养者；
于此世彼世，食物有相随。
故应调伏悭，垢除者布施；
功德于彼世，为生命所依。”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一根经（Ekamūlasuttaṃ）

4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一根二漩涡，三垢五卧床；
十二漩涡海，仙人度深渊。”

此为彼天神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彼天神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最高经（Anomasuttaṃ）

4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最高名色见妙意，欲染无执施与慧；
了知一切具慧者，见彼圣道大仙人。”

此为彼天神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彼天神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仙女经（Accharāsuttaṃ）

4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喧闹仙女众，近似毗舍阇；
此林名愚痴，如何有生路？”

于是，佛陀说道：

“此道名端正，方向名无畏；
车名不轰鸣，由法轮连接。
惭乃安全栏，正念是屏障；
法是驾驭者，正见是先锋。
我说男或女，乘上此车乘；
凭藉此车乘，彼现涅槃前。”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植树经（Vanaropasuttaṃ）

4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是谁于日夜，功德常增长？
住法又具戒，谁人得升天？”

于是，佛陀说道：

“修建阿兰若，种植小树林；
挖井修桥梁，施水建住房。
彼等于日夜，功德常增长；
住法又具戒，其人得升天。”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祇陀林经（Jetavanasuttaṃ）

4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此是祇陀林，仙众于此修；
因有法王住，喜从我生起。
业明法及戒，乃最上活命；
人依此清净，非依姓或财。
因此贤圣者，正观己利益；
如理简别法，于此得清净。
依慧戒寂静，比丘至彼岸；
将为最高者，犹如舍利弗。”

此为彼天神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彼天神得知“导师认

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悭经（Maccharisuttaṃ）

4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间有悭者，吝啬且恶口；
他人布施时，从中做阻挠。
其有何果报，又有何来世；
今来问世尊，我等如何知？”

于是，佛陀说道：

“世间有悭者，吝啬且恶口；
他人布施时，从中做阻挠。
再生于地狱，畜生阎魔界；
若再生为人，当生贫穷家。
衣食欢喜乐，得之甚为难；
愚者求来世，此亦难获得；
现世受此果，来世堕恶道。”

于是，彼天神说道：

"此等我已知，请师教其他；
有彼再生者，亲善离悭吝。
对于佛法僧，有信且尊重；
其有何果报，又有何来世；
今来问世尊，我等如何知？"

于是，佛陀说道：

"有彼再生者，亲善离悭吝；
对于佛法僧，有信且尊重；
其人再生天，天界放光明。
若再生为人，当生富贵家；
衣食欢喜乐，轻松自在得。
再集来世财，喜如自在天；
现世受此果，来世生善道。"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陶工经（Ghaṭīkārasuttaṃ）

5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解脱七比丘，再生无烦天；
贪嗔已灭尽，了脱世间执。”

于是，佛陀说道：

“谁已度泥沼，死神之领域；
谁已舍人身，脱离天之缚？”

于是，彼天神说道：

“优波帕罗干，第三补羯娑；
跋提乾达天，辛吉跋乎罗；
彼等舍人身，脱离天之缚。”

于是，佛陀说道：

“已舍魔网者，汝对其善说；
彼等知谁法，尽夺诸有缚？”

于是，彼天神说道：

“依佛不依他，汝教非他教；
彼等知此法，尽夺诸有缚。
无论名与色，无余被灭除；
彼等知此法，尽夺诸有缚。”

于是，佛陀说道：

“所言意甚深，难解难觉了；
汝知谁人法，如此而言说？”

于是，彼天神说道：

“曾经有陶工，迦叶时信士；
住鞞婆陵耆，赡养父母者。
远离邪淫法，梵行无染污；
为汝同乡人，亦是汝故友。
彼我知彼等，解脱七比丘；
贪嗔皆灭尽，度脱世执著。”

于是，佛陀说道：

“此事确曾如，跋迦瓦描述；
曾经有陶工，迦叶时信士；
住鞞婆陵耆，赡养父母者。
远离邪淫法，梵行无染污；
彼为我同乡，亦是我故友。”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结集比丘称：

“如此乃曾经，友人之交往；
二人自修行，保持最后身。”

（炽燃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炽燃经和施何经，食物经和一根经；
最高仙女植树林，祇林悭经陶工经。

（六）老品（Jarāvaggo）

1. 老经（Jarāsuttaṃ）

5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何至年老仍吉祥，何为吉祥安住处；
何是人类之宝藏，何不为贼所窃夺？”

于是，佛陀说道：

“戒至年老仍吉祥，信为吉祥安住处；
慧是人类之宝藏，功德不为贼窃夺。”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不老经（Ajarasāsuttaṃ）

5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何为不老之吉祥，何为吉祥安住处；
何是人类之宝藏，何不为贼所掠夺？”

于是，佛陀说道：

“戒为不老之吉祥，信为吉祥安住处；
慧是人类之宝藏，功德不为贼掠夺。”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友人经（Mittasuttaṃ）

5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何人为行路友人，何人为自家友人；
何人为遇事友人，何人为当来友人？”

于是，佛陀说道：

“商主为行路友人，母亲为自家友人；
事情接踵发生时，相伴之人为友人；
自己所做之功德，其为当来之友人。”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依存经（Vatthusuttaṃ）

5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何为人类之依存，何为此处最高友；
依止大地之有情，彼等依何而生存？”

于是，佛陀说道：

“子为人类之依存，妻为此处最高友；
依止大地之有情，彼等依雨而生存。”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人众第一经（Paṭhamajanasuttaṃ）

5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什么令人出生，什么令其迷惘；
什么遭遇轮回，何为其大恐惧？"

于是，佛陀说道：

"渴爱令人出生，是心令其迷惘；
有情遭遇轮回，苦为其大恐惧。"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人众第二经（Dutiyajanasuttaṃ）

5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

诗偈说道：

“什么令人出生，什么令其迷惘；
什么遭遇轮回，从何不得挣脱？”

于是，佛陀说道：

“渴爱令人出生，是心令其迷惘；
有情遭遇轮回，从苦不得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人众第三经（Tatiyajanasuttaṃ）

5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什么令人出生，什么令其迷惘；
什么遭遇轮回，什么是其依怙？”

于是，佛陀说道：

“渴爱令人出生，是心令其迷惘；
有情遭遇轮回，业就是其依怙。”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邪道经（Uppathasuttaṃ）

5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什么被称为邪道，何为昼夜之灭尽；
什么是梵行污垢，何为无水沐浴者？”

于是，佛陀说道：

“贪欲被称为邪道，衰为昼夜之灭尽；
女性是梵行污垢，人类执著于此处；
无论苦行或梵行，都是无水沐浴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同伴经（Dutiyasuttaṃ）

5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何为人类之伴侣，什么将其来教授；
对于什么大欢喜，从一切苦得解脱？”

于是，佛陀说道：

“信是人类之伴侣，智慧将其来教授；
对于涅槃大欢喜，从一切苦得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诗人经（Kavisuttaṃ）

6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什么是诗偈因缘，什么将其来显现；
什么是诗偈能依，什么是诗偈所依？”

于是，佛陀说道：

“韵律是诗偈因缘，文字将其来显现；
名字是诗偈能依，诗人是诗偈所依。”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老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老不老经友人经，根据人众有三经；
邪道经和同伴经，第十即为诗人经。

（七）征服品（Addhavaggo）

1. 名经（Nāmasuttaṃ）

6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何为征服一切者，何者没有超越者；
究竟对于哪一法，一切服从其权力？”

于是，佛陀说道：

“名是征服一切者，没有超越此名者；
唯有对于名一法，一切服从其权力。”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心经（Cittasuttaṃ）

6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为何所引导，因为什么而轮转；
究竟对于哪一法，一切服从其权力？”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为心所引导，因为此心而轮转；
唯有对于心一法，一切服从其权力。”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渴爱经（Taṇhāsuttaṃ）

6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为何所引导，因为什么而轮转；
究竟对于哪一法，一切服从其权力？”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渴爱所引导，因为渴爱而轮转；

对于渴爱之一法，一切服从其权力。”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结缚经（Saṃyojanasuttaṃ）

6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什么是世界结缚，什么是对其考察；
通过对什么舍断，方可称之是涅槃？”

于是，佛陀说道：

“欢喜是世界结缚，思考是对其考察；
通过对渴爱舍断，方可称之是涅槃。”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束缚经（Bandhanasuttaṃ）

6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什么是世界束缚，什么是对其考察；
通过对什么舍断，便斩断一切束缚？"

于是，佛陀说道：

"欢喜是世界束缚，思考是对其考察；
通过对渴爱舍断，便斩断一切束缚。"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杀自我经（Attahatasuttaṃ）

6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被什么伤害，又为什么所围绕；
为什么箭所苦恼，经常散发什么味？"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被死神伤害，又为衰老所围绕；

为渴爱箭所苦恼，经常散发欲求味。”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承续经（Uḍḍitasuttaṃ）

6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被什么承续，又为什么所围绕；
世界被什么遮覆，世界住立于何处？”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被渴爱承续，又为衰老所围绕；
世界被死神遮覆，世界住立于苦处。”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遮覆经（Pihitasuttaṃ）

6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被什么遮覆，世界住立于何处；
世界被什么承续，又为什么所围绕？"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被死神遮覆，世界住立于苦处；
世界被渴爱承续，又为衰老所围绕。"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欲求经（Icchāsuttaṃ）

6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与什么联结，调伏什么得解脱；
通过对什么舍断，便斩断一切束缚？"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与欲求联结，调伏欲求得解脱；

通过对欲求舍断，便斩断一切束缚。”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世界经（Lokasuttaṃ）

7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界于何处生起，于何处进行亲交；
世界对什么执取，世界于何处苦恼？”

于是，佛陀说道：

“世界于六处生起，于六处进行亲交；
世界对六处执取，世界于六处苦恼。”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征服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名经心经渴爱经，结缚束缚杀自我；
承续经和遮覆经，欲求经和世界经。

（八）斩断品（Chetvāvaggo）

1. 斩断经（Chetvāsuttaṃ）

7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斩断什么住于乐，斩断什么无忧愁；
究竟对于哪一法，乔达摩欢喜杀害？”

于是，佛陀对彼天神说道：

“斩断愤怒住于乐，斩断愤怒无忧愁；
对于愤怒之毒根，貌似最上甘美蜜；
圣人赞赏其杀害，将其斩断无忧愁。”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车经（Rathasuttaṃ）

7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为车之标识，何为火之标识；
何为国之标识，何为女之标识？”

于是，佛陀说道：

“旗为车之标识，烟为火之标识；
王为国之标识，夫为女之标识。”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财富经（Vittasuttaṃ）

7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

道：

“何为人类最上财，何为善行带来乐；
何为真正最上味，如何生活为最上？”

于是，佛陀说道：

“信为人类最上财，法为善行带来乐；
谛为真正最上味，智慧生活为最上。”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雨经（Vuṭṭhisuttaṃ）

7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为最胜之生长，何为最胜之降落；
何为最胜信步者，论说者中谁最胜？”

于是，佛陀说道：

“种为最胜之生长，雨为最胜之降落；
牛为最胜信步者，论说者中子最胜。

明为最胜之生长，无明最胜之降落；
僧为最胜信步者，论说者中佛最胜。”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恐惧经（Bhītāsuttaṃ）

7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为众人之恐惧，据说道路有多处；
我问大慧乔达摩，不惧彼世住何处？”

于是，佛陀说道：

“正确志向身语意，不去造做诸恶业；
住于富饶家庭中，信柔好施又宽容；
于此四法住立者，不惧彼世住法处。”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不老经（Najīratisuttaṃ）

7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什么老什么不老，什么被称为邪道；
什么是诸法障碍，什么是日夜衰减；
什么是梵行污垢，什么是无水沐浴；
什么是世界漏洞，财富于此不停留；
前来询问具慧者，我们如何将其知？”

于是，佛陀说道：

“人色老名姓不老，贪欲被称为邪道；
欲得是诸法障碍，时量是日夜衰减；
女性是梵行污垢，人们对其很执著；
苦行以及梵行者，其是无水沐浴者；
世界漏洞有六种，财富于此不停留；
懈怠放逸不精进，睡眠倦怠不抑制；
此等就是诸漏洞，对其应该皆摒弃。”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自在经（Issariyasuttaṃ）

7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为世间自在者，拥有物中何为上；
何为世间之剑锈，何为世间之污垢？
何人来取应防护，何人来取应欢喜；
再三往复近何人，诸圣贤者皆欢喜？”

于是，佛陀说道：

“权为世间自在者，拥有物中女为上；
怒为世间之剑锈，贼为世间之污垢；
盗贼来取应防护，沙门来取应欢喜；
再三往复近沙门，诸圣贤者皆欢喜。”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爱欲经（Kāmasuttaṃ）

7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意欲什么不给予，人类对何不舍弃；
应该释放什么善，不应释放什么恶？”

于是，佛陀说道：

“意欲我者不给予，人类对我不舍弃；
应该释放言语善，不应释放言语恶。”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行路资粮经（Pātheyyasuttaṃ）

7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行路资粮与何连，何为财物所依处；
什么令人团团转，什么世间难舍弃；
众多有情似禽鸟，为网所缚于何处？”

于是，佛陀说道：

“行路资粮与信连，吉为财物所依处；
欲求令人团团转，欲求世间难舍弃；
众多有情似禽鸟，为网所缚于欲求。”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灯光经（Pajjotasuttaṃ）

8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什么是世间灯光，什么是世间不眠；
什么是共同业者，什么是其威仪路；
何为懈怠不懈怠，如母养育其孩子；
依地而生之大种，依靠什么而生存？”

于是，佛陀说道：

“智慧是世间灯光，念行是世间不眠；
牛群是共同业者，田畦是其威仪路；
雨为懈怠不懈怠，如母养育其孩子；

依地而生之大种，依靠雨水而生存。”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1. 无诤经（Araṇasuttaṃ）

8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一天神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神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人是世间无诤，何人已住不消亡；
何人知晓此欲求，何人时常得自由？
母亲父亲和兄弟，礼拜哪个安住者；
此处何人虽低生，诸刹帝利礼拜之？”

于是，佛陀说道：

“沙门是世间无诤，沙门已住不消亡；
沙门知晓此欲求，沙门时常得自由。
母亲父亲和兄弟，礼拜沙门安住者；
此处沙门虽低生，诸刹帝利礼拜之。”

此为佛陀所说。彼天神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斩断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一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斩断经车经财富经，雨经恐惧经不老经；
自在爱欲行路资粮，以及灯光经无诤经。

（第一之天神相应完）

第二、天子相应
（Devaputt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三品构成，共包含三十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迦萨帕第一经（Paṭhamakassapasuttaṃ）

8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迦萨帕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迦萨帕天子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已经对比丘阐明了比丘教诫，也请对我们言说。"

"既然如此，那么，迦萨帕，你来表明。"

于是，迦萨帕天子说道：

"应学所善说，与沙门亲近；

且独坐一处，以及心寂静。"

此为迦萨帕天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迦萨帕天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迦萨帕第二经（Dutiyakassapasuttaṃ）

8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迦萨帕天

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迦萨帕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比丘若欲心到达，则修禅定心解脱；
了知世界之生灭，心无依处是其利。”

此为迦萨帕天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迦萨帕天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摩羯经（Māghasuttaṃ）

8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摩羯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摩羯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斩断什么住于乐，斩断什么无忧愁；
究竟对于哪一法，乔达摩欢喜杀害？”

于是，佛陀说道：

“跋特罗布，
斩断愤怒住于乐，斩断愤怒无忧愁；
对于愤怒之毒根，貌似最上甘美蜜；

圣人赞赏其杀害，将其斩断无忧愁。”

此为佛陀所说。摩羯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摩揭达经（Māgadhasuttaṃ）

8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摩揭达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摩揭达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世间光明有多少，世界依此而发光；
我来请教世尊您，我们如何可了知？”

于是，佛陀说道：

“世间光明有四种，此外没有第五种；
白天太阳在照耀，夜晚月亮放光明。
日日夜夜有火焰，在在处处在发光；
正等觉者光最上，此之光明无有上。”

此为佛陀所说。摩揭达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达摩利经（Dāmalisuttaṃ）

8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达摩利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达摩利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此是婆罗门应作，通过无倦勤努力；
通过舍弃诸爱欲，从而不再有存在。”

于是，佛陀对达摩利天子说道：

“没有婆罗门应作，因为婆罗门已做。
于无坚固河流中，有情全身在努力；
已得坚固立陆地，其至彼岸不努力。
此为婆罗门比喻，漏尽贤明禅定者；
已达生死之终极，其至彼岸不努力。”

此为佛陀所说。达摩利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迦摩达经（Kāmadasuttaṃ）

8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迦摩达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迦摩达天子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是难行！世尊，是难行。"

于是，佛陀对迦摩达天子说道：

"有学具戒者，亦或行难行；
出家自住立，知足带来乐。"

于是，迦摩达天子对佛陀说道："世尊，此知足难获得。"

于是，佛陀对迦摩达天子说道：

"乐于心寂静，亦或得难得；
白天和黑夜，意乐于修习。"

于是，迦摩达天子对佛陀说道："世尊，此心难安定。"

于是，佛陀对迦摩达天子说道：

"乐于根寂静，亦或定难定；
斩断死神网，彼等圣人行。"

于是，迦摩达天子对佛陀说道："世尊，此险路难行走。"

于是，佛陀对迦摩达天子说道：

"难行危险路，圣人亦行之；
非圣于险路，低头倒下去；
圣人路平坦，平等行险路。"

此为佛陀所说。迦摩达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般遮罗栴陀经（Pañcālacaṇḍasuttaṃ）

8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般遮罗栴陀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般遮罗栴陀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广慧者已从，障碍晓空间；
牟尼佛觉禅，如牛王无碍。”

于是，佛陀对般遮罗栴陀天子说道：

“障碍中知晓，得达涅槃法；
彼得正念者，正善心定置。”

此为佛陀所说。般遮罗栴陀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达亚纳经（Tāyanasuttaṃ）

8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曾为外道师的达亚纳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达亚纳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如下说道：

“婆罗门，
努力斩水流，除却诸爱欲；
牟尼未弃欲，不得获专一。
应作所应作，坚固此努力；
迟行出家者，散扬更多尘。
应不作恶作，恶作后痛苦；
应去作善作，作后无痛苦。
草若恶抓取，则会割破手；
沙门恶触法，则趋向地狱。
彼被染污者，令梵行起疑；
及诸业迟行，不得大果报。”

此为达亚纳天子所说。说完以后，达亚纳天子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那个夜晚过去以后，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在这个夜晚，曾为外道师的达亚纳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我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我，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达亚纳天子于我面前以此诸诗偈如下说道：

‘婆罗门，
努力斩水流，除却诸爱欲；

牟尼未弃欲，不得获专一。
应作所应作，坚固此努力；
迟行出家者，散扬更多尘。
应不作恶作，恶作后痛苦；
应去作善作，作后无痛苦。
草若恶抓取，则会割破手；
沙门恶触法，则趋向地狱。
彼被染污者，令梵行起疑；
及诸业迟行，不得大果报。’

“诸比丘，此为达亚纳天子所说。说完以后，达亚纳天子顶礼我，右转，瞬间消失。诸比丘，你们要学习达亚纳诗偈！诸比丘，你们要理解达亚纳诗偈！诸比丘，你们要牢记达亚纳诗偈！诸比丘，此达亚纳诗偈具有意义，是初梵行。”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月亮经（Candimasuttaṃ）

9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犍帝摩月亮天子为阿修罗王罗睺所捉。于是，犍帝摩月亮天子忆念佛陀，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顶礼世尊大觉尊，已解脱于一切处；
我乃行于障道者，请为我做皈依处。”

于是，佛陀针对犍帝摩月亮天子以诗偈对阿修罗王罗睺说道：

“月亮天子犍帝摩，皈依如来阿罗汉；
佛陀世界慈悯者，罗睺当放犍帝摩！”

于是，阿修罗王罗睺放开了犍帝摩月亮天子以后，急匆匆地接近阿修罗王毗摩质提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恐惧、恐慌地立于一旁。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诗偈对立于一旁的阿修罗王罗睺说道：

“何故急匆匆，释放犍帝摩；
何故恐慌来，形色恐惧立？”

于是，阿修罗王罗睺说道：

“佛陀诵诗偈，若不放月亮；
我头将七分，虽生无得乐。”

10. 太阳经（Sūriyasuttaṃ）

9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须离亚太阳天子为阿修罗王罗睺所捉。于是，须离亚太阳天子忆念佛陀，就在那个时候，以诗偈如下说道：

“顶礼世尊大觉尊，已解脱于一切处；
我乃行于障道者，请为我做皈依处。”

于是，佛陀针对须离亚太阳天子以诗偈对阿修罗王罗睺说道：

"太阳天子须离亚，皈依如来阿罗汉；
佛陀世界慈悯者，罗睺当放须离亚！
其为黑暗带来光，熊熊火焰烈火光；
罗睺莫吞空行者，罗睺为众放太阳！"

于是，阿修罗王罗睺放开了须离亚太阳天子以后，急匆匆地接近阿修罗王毗摩质提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恐惧、恐慌地立于一旁。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诗偈对立于一旁的阿修罗王罗睺说道：

"何故急匆匆，释放须离亚；
何故恐慌来，形色恐惧立？"

于是，阿修罗王罗睺说道：

"佛陀诵诗偈，若不放太阳；
我头将七分，虽生无得乐。"

（第一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两个迦萨帕经，摩羯摩揭达经
达摩利迦摩达，般遮罗栴陀经；
达亚纳月亮经，第十为太阳经。

（二）给孤独品（Anāthapiṇḍikavaggo）

1. 月亮经（Candimasasuttaṃ）

9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犍帝摩瑟月亮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犍帝摩瑟月亮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因为具足诸禅定，具念专一是智者；
彼等将会得安宁，如同栖息泽芦鹿。”

于是，佛陀说道：

“因为具足诸禅定，舍断诤论不放逸；
彼等将会至彼岸，如同斩断渔网鱼。”

此为佛陀所说。犍帝摩瑟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鞞弩天经（Veṇḍusuttaṃ）

9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鞞弩天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鞞弩天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其等具幸福，因尊敬善逝；
努力于圣教，学修不放逸。"

于是，佛陀对鞞弩天天子说道：

"于我所说教，随学禅定者；
时时不放逸，不处魔领域。"

此为佛陀所说。鞞弩天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长杖天子经（Dīghalaṭṭhisuttaṃ）

9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长杖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竹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

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长杖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比丘若欲心到达，应修禅定心解脱；
世界生衰亦了知，善心无依为其利。”

此为长杖天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长杖天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欢喜经（Nandanasuttaṃ）

9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欢喜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欢喜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我问广慧乔达摩，觉悟开明智见者；
称何类型是有戒，称何类型是有慧；
是何类型超越苦，是何类型得天供？”

于是，佛陀说道：

“有戒有慧自修者，入定禅悦具念者；
断除一切烦恼者，住最后身漏尽者。
说此类型是有戒，说此类型是有慧；

是此类型超越苦，是此类型得天供。”

此为佛陀所说。欢喜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5. 梅陀那经（Candanasuttaṃ）

9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梅陀那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梅陀那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人度洪流，昼夜不倦怠；
无住无依止，深处不沉没？”

于是，佛陀说道：

“恒常具戒者，有慧定置者；
精进自勉者，度过险湍流。
欲念慎思者，战胜色缚者；
灭尽喜贪者，深处不沉没。”

此为佛陀所说。梅陀那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6. 婆苏达多经（Vāsudattasuttaṃ）

9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婆苏达多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婆苏达多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如同为刀所触割，恰似头顶火燃烧；
为了舍弃欲与贪，具念比丘应遍历。”

于是，佛陀说道：

“如同为刀所触割，恰似头顶火燃烧；
为了舍弃有身见，具念比丘应遍历。”

此为佛陀所说。婆苏达多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善梵经（Subrahmasuttaṃ）

9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善梵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

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善梵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此心恒恐惧，此意常惊愕；
于未生困苦，亦于已生起；
若无有恐惧，请答我所问。”

于是，佛陀说道：

“除菩提修行，除诸根防护；
除舍弃一切，未见有安稳。”

此为佛陀所说。善梵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羯库达经（Kakudhasuttaṃ）

9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沙克多外的安阇那林中的鹿苑。当时，羯库达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安阇那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羯库达天子对佛陀如下说道：

“沙门，你是否欢喜？”

“朋友，有何所获？”

“那么，沙门，你是否忧愁？”

“朋友，有何所失？”

“那么，沙门，你是否既不欢喜，也不忧愁？”

“是的，朋友。”

于是，羯库达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比丘，
你是否无痛，是否无欢喜；
你是否独坐，不快无所侵？”

于是，佛陀对羯库达天子说道：

“夜叉，
我实无有痛，实无有欢喜；
我如此独坐，不快无所侵。”

于是，羯库达天子对佛陀说道：

“比丘，
你如何无痛，如何无欢喜；
你如何独坐，不快无所侵？”

于是，佛陀对羯库达天子说道：

“朋友，
痛生者欢喜，喜生者有痛；
比丘无痛喜，应如是了知。”

于是，羯库达天子对佛陀说道：

“比丘，
我实久观察，寂静婆罗门；

无痛喜比丘，超世爱著者。”

此为羯库达天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羯库达天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郁多楼经（Uttarasuttaṃ）

10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郁多楼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竹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郁多楼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短暂寿命被带走，毕竟衰老无依怙；
于死见此怖畏者，速做功德带来乐。”

于是，佛陀说道：

“短暂寿命被带走，毕竟衰老无依怙；
于死见此怖畏者，速舍世财求寂静。”

此为佛陀所说。郁多楼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给孤独经（Anāthapiṇḍikasuttaṃ）

10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给孤独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给孤独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如下说道：

“此是祇陀林，仙众于此修；
因有法王住，喜从我生起。
业明法及戒，乃最上活命；
人依此清净，非依姓或财。
因此贤圣者，正观己利益；
如理简别法，于此得清净。
依慧戒寂静，比丘至彼岸；
将为最高者，犹如舍利弗。”

此为给孤独天子所说。说完以后，给孤独天子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那个夜晚过去以后，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在这个夜晚，有位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我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我，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彼天子于我面前以诗偈如下说道：

‘此是祇陀林，仙众于此修；

因有法王住，喜从我生起。
业明法及戒，乃最上活命；
人依此清净，非依姓或财。
因此贤圣者，正观己利益；
如理简别法，于此得清净。
依慧戒寂静，比丘至彼岸；
将为最高者，犹如舍利弗。’

“诸比丘，此为该天子所说。说完以后，顶礼我，右转，瞬间消失。”

听闻此言，尊者阿难陀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彼天子应该就是给孤独。因为给孤独长者对舍利弗尊者有净信。”

“很好，阿难陀，很好，阿难陀，正是你可做到的推论范围内所获得的结果。阿难陀，彼天子就是给孤独。”

（给孤独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月亮和鞞弩天经，长杖天子欢喜经；
栴陀那婆苏达多，善梵经羯库达经；
第九为郁多楼经，第十为给孤独经。

（三）诸外道品（Nānātitthiyavaggo）

1. 幸福经（Sivasuttaṃ）

10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幸福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幸福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成就更善非邪恶。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获得般若非从他。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虽处忧愁不忧愁。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亲属之中放光明。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有情众生向善处。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有情众生恒喜悦。”

于是，佛陀以诗偈对幸福天子应答道：

“应与善人共一处，应与善人示友爱；
了知善人之正法，一切苦中获解脱。”

此为佛陀所说。幸福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安然经（Khemasuttaṃ）

10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安然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安然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愚蠢恶慧者，与己敌共行；
持续造恶者，获得痛苦果。
不应造该业，造则会后悔；
泪流于满面，承受异熟果。
应作那种业，作后不后悔；
欢喜满足者，接受异熟果。
应先知所作，其是己利益；
不依车夫想，贤者思后勤。
如同车夫行，洁净平坦道；
登上险途后，方忧车轴断。

如此离正法，随顺诸非法；
愚者至魔前，方忧车轴断。”

此为安然天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安然天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尸利经（Serīsuttaṃ）

10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尸利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尸利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天及人二者，皆欢喜食物；
是谁彼夜叉，不欢喜食物？”

于是，佛陀说道：

“以清净之心，依信供养者；
于此世彼世，食物有相随。
故应调伏悭，垢除者布施；
功德于彼世，为生命所依。”

尸利天子说道：“尊师，真是希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为世尊所善加阐述：

‘以清净之心，依信供养者；
于此世彼世，食物有相随。
故应调伏悭，垢除者布施；
功德于彼世，为生命所依。’

“尊师，往昔，我是名叫尸利的国王，是布施者，是布施主，是布施的称赞者。尊师，彼我于四门对沙门、婆罗门、贫困旅行者、流浪者、乞讨者提供布施。于是，尊师，后宫女眷接近我所在的地方，如下说道：‘陛下做布施，我们却没有做布施。我们也随陛下做布施，我们也做功德。’尊师，我如下思考：‘我是布施者，是布施主，是布施的称赞者。对于称“我们要布施”者，我能说什么？’于是，尊师，彼我将第一门施与后宫女眷。于是，后宫女眷行布施，我的布施撤回。

“于是，尊师，诸刹帝利随从也接近我所在的地方，如下说道：‘陛下做布施，我们却没有做布施。我们也随陛下做布施，我们也做功德。’尊师，我如下思考：‘我是布施者，是布施主，是布施的称赞者。对于称“我们要布施”者，我能说什么？’于是，尊师，彼我将第二门施与诸刹帝利随从。于是，诸刹帝利随从行布施，我的布施撤回。

“于是，尊师，军队也接近我所在的地方，如下说道：‘陛下做布施，我们却没有做布施。我们也随陛下做布施，我们也做功德。’尊师，我如下思考：‘我是布施者，是布施主，是布施的称赞者。对于称“我们要布施”者，我能说什么？’于是，尊师，彼我将第三门施与军队。于是，军队行布施，我的布施撤回。

“于是，尊师，婆罗门居家者也接近我所在的地方，如下说道：

‘陛下做布施，我们却没有做布施。我们也随陛下做布施，我们也做功德。’尊师，我如下思考：‘我是布施者，是布施主，是布施的称赞者。对于称“我们要布施”者，我能说什么？’于是，尊师，彼我将第四门施与婆罗门居家者。于是，婆罗门居家者行布施，我的布施撤回。

“于是，尊师，人众接近我所在的地方，如下说道：‘现在陛下不做任何布施。’听闻此言，尊师，我对彼人众如下说道：‘既然这样，那么，将其他地方获得的利益，一半放入宫内，一半用于布施，对沙门、婆罗门、贫困旅行者、流浪者、乞讨者提供布施。’尊师，彼我如此长久做功德，如此长久行善法，没有穷尽。‘仅仅这样就是功德’‘仅仅这样就是功德果报’‘仅仅这样就再生到天界’。

“尊师，真是希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为世尊所善加阐述：

‘以清净之心，依信供养者；
于此世彼世，食物有相随。
故应调伏悭，垢除者布施；
功德于彼世，为生命所依。’”

4. 戈提卡罗经（Ghaṭīkārasuttaṃ）

10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戈提卡罗

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戈提卡罗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解脱七比丘，再生无烦天；
贪嗔已灭尽，了脱世间执。”

于是，佛陀说道：

“谁已度泥沼，死神之领域；
谁已舍人身，脱离天之缚？”

于是，戈提卡罗天神说道：

“优波帕罗干，第三补羯娑；
跋提乾达天，辛吉跋乎罗；
彼等舍人身，脱离天之缚。”

于是，佛陀说道：

“已舍魔网者，汝对其善说；
彼等知谁法，尽夺诸有缚？”

于是，戈提卡罗天神说道：

“依佛不依他，汝教非他教；
彼等知此法，尽夺诸有缚。
无论名与色，无余被灭除；
彼等知此法，尽夺诸有缚。”

于是，佛陀说道：

“所言意甚深，难解难觉了；
汝知谁人法，如此而言说？”

于是，戈提卡罗天神说道：

“曾经有陶工，迦叶时信士；
住鞞婆陵耆，赡养父母者。
远离邪淫法，梵行无染污；
为汝同乡人，亦是汝故友。
彼我知彼等，解脱七比丘；
贪嗔皆灭尽，度脱世执著。”

于是，佛陀说道：

“此事确曾如，跋迦瓦描述；
曾经有陶工，迦叶时信士；
住鞞婆陵耆，赡养父母者。
远离邪淫法，梵行无染污；
彼为我同乡，亦是我故友。”

结集比丘称：

“如此乃曾经，友人之交往；
二人自修行，保持最后身。”

5. 羌度经（Jantusuttaṃ）

106 如是我闻。

一时，众多比丘住在拘萨罗国喜马拉雅山腹的阿兰若库邸。当时，他们掉举、傲慢、躁动、饶舌、闲谈、失念、无正知、未入定、心散乱、诸根未调御。

羌度天子于彼十五布萨日，接近彼比丘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诸诗偈对彼比丘众说道：

"诸位乔达摩弟子，比丘曾是乐生者；
托钵乞食无所欲，诸坐卧处无所欲。
了知世间无常性，彼等已作苦终结。
而今甘做难养人，恰似村庄之村主；
享受享用乐横卧，其他家庭自迷失。
我向僧团合掌礼，说此众中一类人；
彼等孤独被舍弃，彼等恰如死亡者。
彼等住于放逸人，我是针对彼等说；
不住放逸彼诸人，我向他们皈命礼。"

6. 赤马经（Rohitassasuttaṃ）

10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赤马天子

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赤马天子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对于不生、不老、不死、不消亡、不再生的世界边缘，其是否可以通过行走了知、或见到、或到达？"

于是，佛陀说道："朋友，我不说不生、不老、不死、不消亡、不再生的世界边缘，其可以通过行走了知、或见到、或到达。"

"尊师，真是希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为世尊所善加阐述：'朋友，我不说不生、不老、不死、不消亡、不再生的世界边缘，其可以通过行走了知、或见到、或到达。'

"尊师，往昔，我是名叫赤马的仙人，出生在薄伽，具有神通，可以在空中行走。尊师，彼我具有如此速度，恰似身强体壮、箭法娴熟、手持强弩的弓箭手，可以用轻巧的弓箭轻松射穿多罗树影。尊师，彼我就是这样的步伐，如可从大海的东方迈到大海的西方。尊师，彼我生起如下欲想：'我将通过行走到达世界边缘'。于是，尊师，具足如此速度、具足如此步伐的彼我，除了吃、喝、咀嚼、品尝，除了大便、小便，除了睡觉、休息，以百年的寿命、百年的生命，行走百年，却没有到达世界边缘便死于中途。

"尊师，真是希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为世尊所善加阐述：'朋友，我不说不生、不老、不死、不消亡、不再生的世界边缘，其可以通过行走了知、或见到、或到达。'"

于是，佛陀说道："然而，朋友，我不说不到达世界边缘就作苦边缘。朋友，我仅仅在此有想、有识的一寻左右的身体上，告知世界、世界的生起、世界的灭尽、引导至世界灭尽的行道。

任何时候都不能，走行至世界边缘；

然不至世界边缘，则不能从苦解脱。
了知世间之贤者，梵行已毕至世端；
寂者了知世终极，此世彼世不希求。”

此为佛陀所说。赤马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7. 难陀经（Nandasuttaṃ）

10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难陀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难陀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时间流逝夜消亡，光阴渐次被舍弃；
于死见此怖畏者，应做有乐之功德。”

于是，佛陀说道：

“时间流逝夜消亡，光阴渐次被舍弃；
于死见此怖畏者，应舍世财求寂静。”

此为佛陀所说。难陀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8. 广满欢喜经（Nandivisālasuttaṃ）

10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广满欢喜天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广满欢喜天子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此有四轮和九门，与贪结合而充满；
生于污浊泥土中，大雄如何得存活？”

于是，佛陀说道：

“切断缰绳和纽带，斩断欲求和邪贪；
拔除渴爱之有根，如此这样得存活。”

此为佛陀所说。广满欢喜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9. 须尸摩经（Susimasuttaṃ）

11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阿难陀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佛陀

对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如下说道："阿难陀，你不欢喜舍利弗吗？"

"尊师，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尊者，谁不欢喜？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贤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大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广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敏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速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利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明达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少欲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知足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远离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不杂处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勤精进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说示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语言柔软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批评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呵责恶者。

"尊师，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尊者，谁不欢喜？"

"阿难陀，的确如此。阿难陀，的确如此。阿难陀，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谁不欢喜？

"阿难陀，舍利弗是贤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大慧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广慧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敏慧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速慧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利慧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明达慧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少欲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知足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远离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不杂处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勤精进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说示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语言柔软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批评者。

阿难陀，舍利弗是呵责恶者。

“阿难陀，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谁不欢喜？”

当尊者舍利弗被称赞时，须尸摩天子在众多天子的簇拥下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须尸摩天子对佛陀如下说道：

“尊师，的确如此。善逝，的确如此。尊师，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尊者，谁不欢喜？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贤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大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广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敏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速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利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明达慧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少欲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知足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远离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不杂处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勤精进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说示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语言柔软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批评者。

尊师，舍利弗尊者是呵责恶者。

“尊师，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尊者，谁不欢喜？

“尊师，我亦曾接近其他天子众，听到如此大声音：

‘舍利弗尊者是贤者。

舍利弗尊者是大慧者。

舍利弗尊者是广慧者。

舍利弗尊者是敏慧者。

舍利弗尊者是速慧者。

舍利弗尊者是利慧者。

舍利弗尊者是明达慧者。

舍利弗尊者是少欲者。

舍利弗尊者是知足者。

舍利弗尊者是远离者。

舍利弗尊者是不杂处者。

舍利弗尊者是勤精进者。

舍利弗尊者是说示者。

舍利弗尊者是语言柔软者。

舍利弗尊者是批评者。

舍利弗尊者是呵责恶者。’尊师，对于不愚痴、不嗔怒、不混沌、无颠倒心的舍利弗尊者，谁不欢喜？”

当尊者舍利弗被称赞时，须尸摩天子的天子众满意、愉悦，喜悦生起，展现出种种光辉。恰似被放置在黄色毛巾上的纯净、纯粹、八面体、精致加工的摩尼琉璃，照耀、耀眼、夺目。像这样，当尊者舍利弗被称赞时，须尸摩天子的天子众满意、愉悦，喜悦生起，展现出种种光辉。

恰似熟练的锻造工之子在冶炼炉中精心、善巧打制的黄金制作的阎浮檀金饰，被放置在黄色毛巾上，照耀、耀眼、夺目。像这样，当尊者舍利弗被称赞时，须尸摩天子的天子众满意、愉悦，喜悦生起，展现出种种光辉。

恰似在秋季里，黎明时分，晴朗无云的天空中的启明星，照耀、耀眼、夺目。像这样，当尊者舍利弗被称赞时，须尸摩天子的天子众满意、愉悦，喜悦生起，展现出种种光辉。

恰似在秋季里，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太阳高高升起在天空，冲破整个虚空，照耀、耀眼、夺目。像这样，当尊者舍利弗被称赞时，

须尸摩天子的天子众满意、愉悦，喜悦生起，展现出种种光辉。

于是，须尸摩天子针对尊者舍利弗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如下说道：

“众所称赞舍利弗，乃是贤者无愤怒；
少欲柔和善调御，为师所誉之仙人。”

于是，佛陀针对尊者舍利弗以诗偈对须尸摩天子应答道：

“众所称赞舍利弗，乃是贤者无愤怒；
少欲柔和善调御，已善调御静候时。”

此为佛陀所说。须尸摩天子内心喜悦，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10. 诸外道弟子经（Nānātitthiyasāvakasuttaṃ）

11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阿萨摩、撒哈利、尼噶、阿弓达卡、贝卡瓦力、马那跋噶米亚等众多天子，他们是诸外道的弟子。彼等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竹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阿萨摩天子针对富兰·迦叶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富兰迦叶不承认，被斩被杀及被害；
己之邪恶或功德，于此世间均无有；

彼之告知实可信，乃是值得尊敬师。”

于是，撒哈利天子针对末迦利·瞿舍罗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苦行厌离以护己，舍弃与人诤语言；
远离妄语讲实语，彼实不会造恶业。”

于是，尼噶天子针对尼干陀·若提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贤明比丘厌离者，为四禁戒所防护；
告知所见和所闻，彼实不会有罪过。”

于是，阿弓达卡天子针对诸外道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迦旃延及尼干陀，末迦利富兰迦叶；
诸师已得沙门法，距离善人实不远。”

于是，贝卡瓦力天子以诗偈应答阿弓达卡天子：

“卑贱豺狼与狮行，何时豺狼与狮同；
裸形妄语之众师，邪行不与智者同。”

这时，魔罗帕皮魔进入贝卡瓦力天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苦行厌离所轭者，常常守护其远离；
亦于诸色安住立，天人世界欢喜者；
为求来世之人众，彼等的确正教导。”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应答魔罗帕皮魔：

“此界彼界任何色，及虚空中之光辉；
全为恶魔所赞者，如为捕鱼撒鱼饵。”

于是，马那跋噶米亚天子针对佛陀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王舍城界范围内，称广大山为最胜；
雪山最胜为白山，行星之首是太阳。
水域之最是大海，众星之最是月亮；
包含天神世界中，佛陀乃是最上者。”

（诸外道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幸福安然尸利经，戈提羌度罗西经；
难陀广满欢喜经，须摩外道共十经。

（第二之天子相应完）



第三、拘萨罗相应
（Kosal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三品构成，共包含二十五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幼小经（Daharasuttaṃ）

11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问道："乔达摩尊者是否也自称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

于是，佛陀说道："陛下，对其正说者如果说：'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那么，其正是对我正说。因为，陛下，我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

"乔达摩尊者，彼沙门、婆罗门率领僧团，拥有大众，为众人师，为教团主。作为教主名声显赫，德高望重，广受尊敬，即富兰·迦叶、末迦利·瞿舍罗、尼干陀·若提子、散若夷·毗罗梨沸、迦据陀·迦旃延、阿夷多·翅舍钦婆罗，他们被我询问是否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时都没有自称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等觉者。乔达摩尊者年幼，新近出家，为何自称？"

"陛下，有四种幼小者不可被蔑视，不可轻视其幼小。哪四种？陛下，幼小的刹帝利不可被蔑视，不可轻视其幼小。陛下，幼小的

蛇不可被蔑视，不可轻视其幼小。陛下，幼小的火不可被蔑视，不可轻视其幼小。陛下，幼小的比丘不可被蔑视，不可轻视其幼小。陛下，此四种幼小者不可被蔑视，不可轻视其幼小。”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刹帝利种生具足，生在优越之阶层；
不可蔑视其幼小，不可轻视其幼小。
因其得到国王位，刹帝利故做人王；
若其发怒挥王杖，强硬扫荡轻视者；
故为守护自身命，应该对其速回避。
毒蛇出没于村庄，或于丛林或山里；
不可蔑视其幼小，不可轻视其幼小。
毒蛇具有多形色，到处游走吐火舌；
靠近噬咬愚蠢者，无论其是男或女；
故为守护自身命，应该对其速回避。
吞噬万物呈网状，火烧大地呈黑色；
不可蔑视其幼小，不可轻视其幼小。
其若获得可燃物，将会成为巨大火；
靠近焚烧愚蠢者，无论其是男或女；
故为守护自身命，应该对其速回避。
大火烧毁大森林，及烧大地呈黑色；
而当黑夜逝去后，幼芽于此再生起。
然戒具足之比丘，即便为火所焚烧；
因其没有子和孙，没有财物可继承；
彼等无有子孙者，如同断根多罗树。

故而智慧贤明人，正观自身之利益；
对于毒蛇和烈火，以及著名刹帝利；
和戒具足之比丘，应依正行来对待。”

听闻此言，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实在是殊胜！尊师，实在是殊胜！尊师，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世尊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尊师，从今以后，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今后，请世尊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2. 人经（Purisasuttaṃ）

11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有多少种内部生起的人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

于是，佛陀如下说道：“陛下，有三种内部生起的人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哪三种？陛下，贪欲就是内部生起的人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陛下，嗔恚就是内部生起的人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陛下，愚痴就是内部生起的人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陛下，就是此三种内部生起的人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彼等内心邪恶者，贪欲嗔恚和愚痴；
自我生起害自我，恰如竹为自身果。”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老死经（Jarāmaraṇasuttaṃ）

11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对于生，有不老死吗？”

于是，佛陀如下说道：“陛下，对于生，没有不老死。陛下，有彼诸刹帝利大富豪，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对于他们的生，也没有不老死；

“陛下，有彼诸婆罗门大富豪，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对于他们的生，也没有不老死；

“陛下，有彼诸居家者大富豪，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对于他们的生，也没有不老死；

“陛下，有彼比丘众，是阿罗汉、漏尽者，修行圆满、应作已作、重负已卸、已达己利、有结漏尽，是完全了知者，是解脱者。对于他们来说，此身体也是必定败坏，必定被舍弃。”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豪华王驾亦老化，身体亦趋于老化；
善人之法不衰老，善人唯与善人说。”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可爱经（Piyasuttaṃ）

11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对于哪些人，自己是可爱？对于哪些人，自己是不可爱？’尊师，对此，我如下思考：‘有一些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者，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可爱。’他们即使这样说：‘对于我们，自己是可爱。’然而，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可爱。此为何故？因为不可爱者造作不可爱之事，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而为自己造作这样的事，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可爱。

“然而，尊师，有一些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者，对于他们，自己是可爱。他们即使这样说：‘对于我们，自己是不可爱。’然而，对于他们，自己是可爱。此为何故？因为可爱者造作可爱之事，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而为自己造作这样的事，对于他们，自己是可爱。”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有一些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者，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可爱。’他们即使这样说：‘对于我们，自己是可爱。’然而，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可爱。此

为何故？因为不可爱者造作不可爱之事，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而为自己造作这样的事，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可爱。然而，陛下，有一些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者，对于他们，自己是可爱。他们即使这样说：‘对于我们，自己是不可爱。’然而，对于他们，自己是可爱。此为何故？因为可爱者造作可爱之事，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而为自己造作这样的事，对于他们，自己是可爱。”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应知自己之可爱，不将其与恶结缘；
因为对于恶作者，乐非是其易获得。
对于死魔战胜者，其已舍弃人状态；
那么何为彼自己，获取什么而行去；
什么又是其从者，如同影子不离去？
无论功德还是恶，人类若于此世做；
那么此为彼自己，其将获取而行去；
此等就是其从者，如同影子不离去。
因此应当行善业，为了后世积财富；
于彼世界诸功德，成为生命之依止。”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自护经（Attarakkhitasuttaṃ）

11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

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对于哪些人，自己被守护？对于哪些人，自己不被守护？'尊师，对此，我如下思考：'有一些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者，对于他们，自己不被守护。'有些人，他们被象军守护，被马军守护，被车军守护，被步军守护，然而，对于他们，自己不被守护。此为何故？因为这些是外部的守护，这些不是内部的守护，因此，对于他们，自己不被守护。

"然而，尊师，有一些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者，对于他们，自己被守护。有些人，他们没有被象军守护，没有被马军守护，没有被车军守护，没有被步军守护，然而，对于他们，自己被守护。此为何故？因为这些是内部的守护，这些不是外部的守护，因此，对于他们，自己被守护。"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有一些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者，对于他们，自己不被守护。'有些人，他们被象军守护，被马军守护，被车军守护，被步军守护，然而，对于他们，自己不被守护。此为何故？因为这些是外部的守护，这些不是内部的守护，因此，对于他们，自己不被守护。

"然而，陛下，有一些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者，对于他们，自己被守护。有些人，他们没有被象军守护，没有被马军守护，没有被车军守护，没有被步军守护，然而，对于他们，自己被守护。此为何故？因为这些是内部的守护，这些不是外部的守护，因此，对于他们，自己被守护。"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善哉以身守护者，善哉以语守护者；
善哉以意守护者，善哉随处守护者；
有耻之人处处护，故被称为守护者。”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少数经（Appakasuttaṃ）

11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世上只有极少数人，获得广大财富以后不陶醉、不放逸、于诸欲不贪求、于有情不行恶。然而，世上有很多人，获得广大财富以后陶醉、放逸、于诸欲贪求、于有情行恶。’”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世上只有极少数人，获得广大财富以后不陶醉、不放逸、于诸欲不贪求、于有情不行恶。然而，世上有很多人，获得广大财富以后陶醉、放逸、于诸欲贪求、于有情行恶。”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执著之人贪欲财，贪求之人执迷欲；
没有觉悟其过失，如为陷阱所获鹿；
彼等后将尝苦涩，因其果报是邪恶。”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裁判经（Aḍḍakaraṇasuttaṃ）

11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坐在裁判所里看到刹帝利大富豪、婆罗门大富豪、居家者大富豪，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因为欲望，由于欲望，基于欲望，故意说妄语。尊师，对此，我如下思考：'现在，对于我来说，裁判已经足够。现在，最吉祥者将通过裁判得到确认。'"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陛下，彼诸刹帝利大富豪、婆罗门大富豪、居家者大富豪，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因为欲望，由于欲望，基于欲望，故意说妄语。对于他们来说，这将成为长久的无益、痛苦。"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执著之人贪欲财，贪求之人执迷欲；
没有觉悟其过失，如为渔网所获鱼；
彼等后将尝苦涩，因其果报是邪恶。"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末利经（Mallikāsuttaṃ）

11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与王妃末利一起登上伟岸高楼。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王妃末利如下说道："末利，是否有比你自己更可爱的其他？"

"陛下，没有比我自己更可爱的其他。陛下，是否有比您自己更可爱的其他？"

"末利，也没有比我自己更可爱的其他。"

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从高楼下来，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我和末利王妃一起登上伟岸高楼，然后我对末利王妃如下说道：'末利，是否有比你自己更可爱的其他？'听闻此言，尊师，末利王妃对我如下说道：'陛下，没有比我自己更可爱的其他。陛下，是否有比您自己更可爱的其他？'听闻此言，尊师，我对末利王妃如下说道：'末利，也没有比我自己更可爱的其他。'"

佛陀了知此事，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以心遍历诸方向，无有比己更可爱；
他人自己亦可爱，故爱自他不应害。"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祭祀经（Yaññasuttaṃ）

12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正在准备举行大祭祀。用于祭祀的五百头成年公牛、五百头小公牛、五百头小母牛、五百只山羊、五百只绵羊被拴在祭祀柱上。那些因此而成为奴仆、工人、杂役之人恐惧棍杖、恐惧威胁，泪流满面地进行着各种准备。

这时，众多比丘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次第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正在准备举行大祭祀。用于祭祀的五百头成年公牛、五百头小公牛、五百头小母牛、五百只山羊、五百只绵羊被拴在祭祀柱上。那些因此而成为奴仆、工人、杂役之人恐惧棍杖、恐惧威胁，泪流满面地进行着各种准备。"

佛陀了知此事，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无遮马祭和人祭，以及棍祭和酒祭；
大祭祀中劳役多，其不具有大果报。
山羊绵羊以及牛，各种动物被杀害；
对于此类大祭祀，正行诸仙不靠近。
对于少劳大祭祀，时常随做之祭祀；
山羊绵羊以及牛，各种动物未被害；

对于此类大祭祀，正行诸仙会靠近。
智慧之人如此祭，此祭拥有大果报；
对于如此祭祀者，没有邪恶只有善；
此类祭祀亦广大，诸天神众亦欢喜。”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结缚经（Bandhanasuttaṃ）

12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很多人被拘萨罗国王波斯匿逮捕，有些人被绳捆着，有些人被锁锁着，有些人被枷枷着。

这时，众多比丘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次第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很多人被拘萨罗国王波斯匿逮捕，有些人被绳捆着，有些人被锁锁着，有些人被枷枷着。”

佛陀了知此事，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诗偈如下说道：

“铁制木制或草制，彼非坚固牢固缚；
摩尼耳环有贪着，妻子孩子亦爱怜。
此是坚固牢固缚，沉重缓慢难解脱；
无所期望将此断，彼等出离舍欲乐。”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一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幼小人经老死经，可爱自护少数经；
裁判经和末利经，祭祀经和结缚经。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七结发外道经（Sattajaṭilasuttaṃ）

12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东园的鹿母讲堂。当时，佛陀于傍晚从禅坐中出定，露地而坐。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

就在这个时候，七位结发外道、七位尼干陀、七位裸行外道、七位一衣外道、七位长着长指甲、长腋毛、长体毛的遍历行者持着挂有包裹的棍子从佛陀的不远处通过。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右膝着地，向彼七位结发外道、七位尼干陀、七位裸行外道、七位一衣外道、七位遍历行者合掌，三次告知姓名："诸位大德，我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诸位大德，我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诸位大德，我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

在彼七位结发外道、七位尼干陀、七位裸行外道、七位一衣外道、七位遍历行者走过去以后不久，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

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世上有阿罗汉或已达阿罗汉道者，他们是其中之一吗？"

"陛下，对于你这样的在家之人、行欲之人，住于多子的床上，

受用着迦尸产的旃檀，受持着花、香、油，享受着黄金、白银，此难以理解：‘这些或是阿罗汉，这些或是已达阿罗汉道者。’

“陛下，戒应通过共住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

“陛下，清净应通过交谈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

“陛下，力量应通过灾难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

“陛下，智慧应通过论议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

“尊师，真是希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为世尊所善加阐述：‘陛下，对于你这样的在家之人、行欲之人，住于多子的床上，受用着迦尸产的旃檀，受持着花、香、油，享受着黄金、白银，此难以理解：“这些或是阿罗汉，这些或是已达阿罗汉道者。”陛下，戒应通过共住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陛下，清净应通过交谈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陛下，力量应通过灾难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陛下，智慧应通过论议而得知。其是通过长时，非通过暂时；是通过作意者，非通过不作意者；是通过有慧者，非通过无慧者。’

“尊师，那些是我的人，是游走之人，是游荡之人，在乡下游荡。最初他们去游荡，回来以后，后面就由我决定。尊师，现在，

他们将洗涤尘垢，充分沐浴，清香飘逸，须发整齐，身着白衣，具足、拥有五种妙欲而享乐。”

佛陀了知此事，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诗偈如下说道：

“不可以貌来取人，不可暂识而轻信；
无制御者貌似行，善制御者之所行。
如泥耳环似真品，外覆黄金铜半钱；
前呼后拥于世上，外显光彩内肮脏。”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五王经（Pañcarājasuttaṃ）

12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以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为首的五位国王具足、拥有五种妙欲而享乐，在他们中间生起此话题：“什么是诸欲的顶点？”

于是，有人如下说道：“诸色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声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香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味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触是诸欲的顶点。”彼诸王之间彼此不能说服。

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彼诸王如下说道：“朋友，我们去到世尊那里，到了以后向世尊询问此含义。世尊会对我们说明，我们将其忆持。”

“好，朋友。”彼诸王应诺拘萨罗国王波斯匿。

于是，以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为首的五位国王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向佛陀如下问道："尊师，在此，我们五位国王具足、拥有五种妙欲而享乐，在我们中间生起此话题：'什么是诸欲的顶点？'于是，有人如下说道：'诸色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声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香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味是诸欲的顶点。'有人如下说道：'诸触是诸欲的顶点。'那么，尊师，什么是诸欲的顶点？"

"陛下，我说在五种妙欲中，可意的边界就是顶点。

"陛下，彼诸色对于某些人是可意，然而，彼诸色对于某些人却是不可意。对于因该诸色而感到适意者，其思维圆满，其不渴望比该诸色更加卓越、更加殊胜的其他色。对其而言，该诸色就是最高。对其而言，该诸色就是最上。

"陛下，彼诸声对于某些人是可意，然而，彼诸声对于某些人却是不可意。对于因该诸声而感到适意者，其思维圆满，其不渴望比该诸声更加卓越、更加殊胜的其他声。对其而言，该诸声就是最高。对其而言，该诸声就是最上。

"陛下，彼诸香对于某些人是可意，然而，彼诸香对于某些人却是不可意。对于因该诸香而感到适意者，其思维圆满，其不渴望比该诸香更加卓越、更加殊胜的其他香。对其而言，该诸香就是最高。对其而言，该诸香就是最上。

"陛下，彼诸味对于某些人是可意，然而，彼诸味对于某些人却是不可意。对于因该诸味而感到适意者，其思维圆满，其不渴望比该诸味更加卓越、更加殊胜的其他味。对其而言，该诸味就是最高。

对其而言，该诸味就是最上。

“陛下，彼诸触对于某些人是可意，然而，彼诸触对于某些人却是不可意。对于因该诸触而感到适意者，其思维圆满，其不渴望比该诸触更加卓越、更加殊胜的其他触。对其而言，该诸触就是最高。对其而言，该诸触就是最上。”

当时，优婆塞栴陀难戈力迦正坐在该人群中。于是，优婆塞栴陀难戈力迦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栴陀难戈力迦，你来表明。”

于是，优婆塞栴陀难戈力迦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诗偈赞叹道：

“恰似芬芳红莲花，清晨盛开不离香；
看放光者放光芒，如同太阳耀天空。”

于是，五位国王为优婆塞栴陀难戈力迦搭上五件上衣，优婆塞栴陀难戈力迦则将这五件上衣呈献给佛陀。

3. 桶食经（Doṇapākasuttaṃ）

12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用桶吃饭。饭后，气息粗重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

佛陀了知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在饭后气息粗重，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如下说道：

“时常具念知量者，获得食物受用时；
痛苦感受渐微细，守护寿命养天年。”

当时，青年婆罗门善见正站在拘萨罗国王波斯匿的身后。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青年婆罗门善见命令道：“亲爱的善见，你去，在世尊面前将这首诗偈背诵下来，在我吃饭的时候诵说。我每天给你一百枚钱币的报酬。”

“遵命，陛下。”青年婆罗门善见应诺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以后，在佛陀面前将那首诗偈背诵下来，然后在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吃饭的时候诵说道：

“时常具念知量者，获得食物受用时；
痛苦感受则微细，守护寿命养天年。”

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的饭量逐渐减少，最多一桶。此后，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身体健康，其用手掌顺次摩擦肢体，就在那个时候发出如下感叹之言：“实际上，彼世尊以两方面的利益怜悯了我，即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

4. 第一场战役经（Paṭhamasaṅgāmasuttaṃ）

12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而向迦尸靠近。

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听说："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我而向迦尸靠近。"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装备四军，为迎战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而向迦尸靠近。

于是，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与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激战。在这场战役中，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打败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战败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退回自己的首都舍卫城。

这时，众多比丘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次第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而向迦尸靠近。尊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听说：'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我而向迦尸靠近。'于是，尊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装备四军，为迎战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而向迦尸靠近。于是，尊师，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与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激战。尊师，在这场战役中，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打败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尊师，战败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退回自己的首都舍卫城。"

"诸比丘，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有恶朋、恶友、恶伙伴，诸比丘，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有善朋、善友、善伙伴。诸比丘，然而今天晚上，拘萨罗国王波斯匿会因战败而住于苦。"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胜利者生怨，失败者住苦；
舍弃胜与负，寂静卧于乐。"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第二场战役经（Dutiyasaṅgāmasuttaṃ）

12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第一场战役如前所述。当时，战败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受到谴责。

现在，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而向迦尸靠近。

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听说："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我而向迦尸靠近。"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装备四军，为迎战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而向迦尸靠近。

于是，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与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激战。在这场战役中，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打败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将其生擒。

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思考："虽然此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害我这个不害之人，但是，其是我的外甥。我收缴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的所有象军，收缴所有马军，收缴所有车军，收缴所有步军，将其释放回去如何？"

于是，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将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的所有象军收缴，所有马军收缴，所有车军收缴，所有步军收缴，然后将其释放回去。

这时，众多比丘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次第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

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而向迦尸靠近。尊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听说：'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装备四军，为进攻我而向迦尸靠近。'于是，尊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装备四军，为迎战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而向迦尸靠近。于是，尊师，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与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激战。尊师，在这场战役中，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打败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将其生擒。于是，尊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思考：'虽然此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害我这个不害之人，但是，其是我的外甥。我收缴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的所有象军，收缴所有马军，收缴所有车军，收缴所有步军，将其释放回去如何？'于是，尊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将摩揭陀国王韦提希妃之子阿阇世的所有象军收缴，所有马军收缴，所有车军收缴，所有步军收缴，然后将其释放回去。"

佛陀了知此事，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人必去夺取，对其有用物；
他人来夺时，其所夺被夺。
愚者思理由，未为恶恼故；
当恶成熟时，其便获得苦。
杀者得杀害，胜者得胜利；
骂者得恶骂，嗔者得嗔恚；
当业成立时，其所夺被夺。"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末利经（Mallikāsuttaṃ）

12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这时，有个人接近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拘萨罗国王波斯匿耳旁悄声报告："陛下，末利王妃诞下一位公主。"听闻此言，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心感不悦。

佛陀了知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心感不悦，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陛下，
世间有人虽为女，堪比男子更优秀；
具有智慧具有戒，孝敬公婆忠于夫。
从其所生之男儿，勇敢无畏统四方；
如此贤良女之子，亦可教导王国众。"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不放逸经（Appamādasuttaṃ）

12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向佛陀如下问道："尊师，是否有这样一法，为了二者利益，即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修习而住立？"

"陛下，有这样一法，为了二者利益，即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修习而住立。"

"那么，尊师，是什么一法，为了二者利益，即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修习而住立？"

"陛下，是不放逸一法，为了二者利益，即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修习而住立。例如，陛下，荒野中有很多生物的足迹，然而，其所有足迹都统摄在大象的足迹里，大象的足迹因其巨大性而被称为是彼等之顶点。正像这样，陛下，不放逸一法，为了二者利益，即现世利益和来世利益，修习而住立。"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长寿无病相庄严，生于天界富贵家；
不断渴望诸喜乐，相续不断在扩大。
贤圣之人皆称赞，于诸福业不放逸；
贤圣之人不放逸，二者利益均获得。
亦有现世之利益，亦有来世之利益；
现观此义坚固者，则被称为贤圣人。"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8. 善友经（Kalyāṇamittasuttaṃ）

12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法为世尊所善说，然而，其是为了善朋、为了善友、为了善伙伴，不是为了恶朋，不是为了恶友，不是为了恶伙伴。'"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陛下，法为我所善说，然而，其是为了善朋、为了善友、为了善伙伴，不是为了恶朋，不是为了恶友，不是为了恶伙伴。

"陛下，一次，我住在释迦国一个名为纳葛罗迦的释迦族城镇。陛下，阿难陀比丘接近我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我，然后坐于一旁。于是，陛下，坐于一旁的阿难陀比丘对我如下说道：'尊师，此善朋性、善友性、善伙伴性是梵行的一半。'

"听闻此言，陛下，我对阿难陀比丘如下说道：'阿难陀，不是那样！阿难陀，不是那样！因为，阿难陀，此善朋性、善友性、善伙伴性就是梵行的全部。阿难陀，对于善朋、善友、善伙伴的比丘，可期待其修习八正道，多修八正道。

"阿难陀，善朋、善友、善伙伴的比丘如何修习八正道，多修八正道？

"在此，阿难陀，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

通向舍尽的正见；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思；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语；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业；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命；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精进；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念；比丘修习依止远离、依止离贪、依止灭尽、通向舍尽的正定。像这样，阿难陀，善朋、善友、善伙伴的比丘修习八正道，多修八正道。

"阿难陀，通过这个方法，亦可以知道此善朋性、善友性、善伙伴性就是梵行的全部。

"阿难陀，因为善朋的我，生法的有情从生脱离，老法的有情从老脱离，病法的有情从病脱离，死法的有情从死脱离，愁、悲、苦、忧、恼法的有情从愁、悲、苦、忧、恼脱离。阿难陀，通过这个方法，应知道此善朋性、善友性、善伙伴性就是梵行的全部。'

"陛下，因此，你应如此学习：'我要做善朋、善友、善伙伴。'像这样，陛下，你应如此学习。

"陛下，你成为善朋、善友、善伙伴，应于诸法不放逸，依止此一法而住。

"陛下，由于你是依止不放逸的不放逸住者，后宫随侍也会这样思考：'大王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来，我们也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

"陛下，由于你是依止不放逸的不放逸住者，诸刹帝利随从也会这样思考：'大王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来，我们也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

"陛下，由于你是依止不放逸的不放逸住者，军队也会这样思考：'大王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来，我们也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

"陛下，由于你是依止不放逸的不放逸住者，城镇、地方的民众也会这样思考：'大王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来，我们也依止不放逸，住于不放逸。'

"陛下，由于你是依止不放逸的不放逸住者，自己也将受到守护和保护；后宫随侍也将受到守护和保护；谷仓、宝库、房舍也将受到守护和保护。"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不断渴望诸财物，相续不断在扩大。
贤圣之人皆称赞，于诸福业不放逸；
贤圣之人不放逸，二者利益均获得。
亦有现世之利益，亦有来世之利益；
现观此义坚固者，则被称为贤圣人。"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无子者第一经（Paṭhama-aputtakasuttaṃ）

13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正值正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佛陀对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说道："陛

下，你为什么在正午前来？”

“尊师，在此舍卫城，有位居家长者去世。其无子嗣，我是来将其个人财产收归王宫的。尊师，金币竟然有八百万，更不用说银币了。然而，尊师，该居家长者受用着如此饮食：其吃糙米饭和酸粥。受用着如此衣服：其穿着三块布缝制的麻布衣。受用着如此车乘：其乘坐撑着树叶伞盖的小破车出行。”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像这样，陛下，非善之人即使获得巨大财富，也不令自己快乐，不令自己满足；不令父母快乐，不令父母满足；不令妻儿快乐，不令妻儿满足；不令奴隶、杂役、佣人快乐，不令奴隶、杂役、佣人满足；不令朋友、相识快乐，不令朋友、相识满足；不向沙门、婆罗门提供可令上升、可获天界善报、令至天界的供养。如此没有充分受用的该财物，或国王获取，或盗贼夺取，或火焚烧，或水冲走，或为不可爱的后继者拿走。陛下，像这样，没有充分受用的该财物散失殆尽，没有被受用。

“例如，陛下，于非人处有莲池，其水清澈、凉爽、甘美、透明、充沛、令人愉悦。然而，人们不能拿来，不能饮用，不能沐浴，不能随意所作。像这样，陛下，没有充分受用的该水干涸，没有被受用。正像这样，陛下，非善之人即使获得巨大财富，也不令自己快乐，不令自己满足；不令父母快乐，不令父母满足；不令妻儿快乐，不令妻儿满足；不令奴隶、杂役、佣人快乐，不令奴隶、杂役、佣人满足；不令朋友、相识快乐，不令朋友、相识满足；不向沙门、婆罗门提供可令上升、可获天界善报、令至天界的供养。如此没有充分受用的该财物，或国王获取，或盗贼夺取，或火焚烧，或水冲走，或为不可爱的后继者拿走。陛下，像这样，没有充分受用的该财物

散失殆尽，没有被受用。

“陛下，善人获得巨大财富，令自己快乐，令自己满足；令父母快乐，令父母满足；令妻儿快乐，令妻儿满足；令奴隶、杂役、佣人快乐，令奴隶、杂役、佣人满足；令朋友、相识快乐，令朋友、相识满足；向沙门、婆罗门提供可令上升、可获天界善报、令至天界的供养。如此充分受用的该财物，国王没有获取，盗贼也没有夺取，火也没有焚烧，水也没有冲走，也没有为不可爱的后继者拿走。陛下，像这样，充分受用的该财物被受用，没有散失殆尽。

“例如，陛下，在村庄或城镇外有莲池，其水清澈、凉爽、甘美、透明、充沛、令人愉悦。人们拿来，亦饮用，亦沐浴，亦随意所作。正像这样，陛下，善人获得巨大财富，令自己快乐，令自己满足；令父母快乐，令父母满足；令妻儿快乐，令妻儿满足；令奴隶、杂役、佣人快乐，令奴隶、杂役、佣人满足；令朋友、相识快乐，令朋友、相识满足；向沙门、婆罗门提供可令上升、可获天界善报、令至天界的供养。如此充分受用的该财物，国王没有获取，盗贼也没有夺取，火也没有焚烧，水也没有冲走，也没有为不可爱的后继者拿走。陛下，像这样，充分受用的该财物被受用，没有散失殆尽。”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非人之处水清凉，未被饮用而干涸；
邪恶之人纵有财，自不受用亦不施。
贤明智者得财物，行使义务亦受用；
人中牛王养亲眷，万无一失至天界。”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无子者第二经（Dutiya-aputtakasuttaṃ）

13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正值正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佛陀对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说道："陛下，你为什么在正午前来？"

"尊师，在此舍卫城，有位居家长者去世。其无子嗣，我是来将其个人财产收归王宫的。尊师，金币竟然有一千万，更不用说银币了。然而，尊师，该居家长者受用着如此饮食：其吃糙米饭和酸粥。受用着如此衣服：其穿着三块布缝制的麻布衣。受用着如此车乘：其乘坐撑着树叶伞盖的小破车出行。"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往昔，陛下，该居家长者供养多迦罗尸弃辟支佛饭食。其称'你们要给沙门供养食物'，然后从座位起身，走了出去。然而，其布施以后又后悔：'把这些饭食给奴隶、杂役、佣人食用该有多好。'其又为了自己的财产而将兄弟的独子杀死。

"陛下，该居家长者因为供养多迦罗尸弃辟支佛饭食，因为该业的果报，七次再生于善趣的天界。因为该业的果报残余，七次于此舍卫城再生于长者位。

"陛下，该居家长者因为布施以后又后悔：'把这些饭食给奴隶、杂役、佣人食用该有多好。'因为该业的果报，所以其心不倾向于殊胜食物的受用，心不倾向于殊胜衣物的受用，心不倾向于殊胜车

乘的受用，心不倾向于殊胜五种妙欲的受用。

“陛下，该居家长者为了自己的财产而将兄弟的独子杀死，因为该业的果报，所以数年、数百年、数千年、数百千年在地狱中受苦。因为该业的果报残余，所以其第七次没有子嗣，个人财产被收归王宫。陛下，该居家长者以前的功德殆尽，而且又没有积累新的功德，所以，陛下，现在，该居家长者在大叫唤地狱受苦。”

“的确，尊师，该居家长者再生于大叫唤地狱。”

“的确，陛下，该居家长者再生于大叫唤地狱。”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谷物财物及金银，亦或拥有任何财；
奴仆杂役及佣人，对其依附生存者。
不能带走此一切，一切都将被舍弃；
通过身体所造业，通过语言或者意。
其将都是彼自己，带着这些而离去；
其是此人随行者，如影随形不分离。
因此应当行善业，为了后世积财富；
于彼世界诸功德，成为生命之依止。”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七结发外道五王经，桶食经和二战役经；
末利不放逸善友经，及两个无子共十经。

（三）第三品（Tatiyavaggo）

1. 人经（Puggalasuttaṃ）

13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于是，佛陀向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说道："陛下，世上存在此四种人。哪四种？从黑暗至黑暗者、从黑暗至光明者、从光明至黑暗者、从光明至光明者。

"那么，陛下，人如何成为从黑暗至黑暗者？在此，陛下，有人再生于旃陀罗家、编竹工家、猎人家、造车匠家、屠夫家等卑微家庭，贫穷、缺少饮食、生活艰苦，难以获得衣食。其又丑陋、相貌凶残、身材矮小、多病，或一眼，或一手，或一足，或挛躄，或偏瘫，对于食物、饮品、衣服、车乘，对于花、香、油，对于住处、卧床、灯明等都难以获得。其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因为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其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苦处、恶处、难处的地狱。例如，陛下，有人从黑暗的地方走向黑暗的地方，从暗黑的地方走向暗黑的地方，从血污的地方走向血污的地方。陛下，我说这种人就是像这样。陛下，像这样的人就是从黑暗至黑暗者。

"那么，陛下，人如何成为从黑暗至光明者？在此，陛下，有

人再生于旃陀罗家、编竹工家、猎人家、造车匠家、屠夫家等卑微家庭，贫穷、缺少饮食、生活艰苦，难以获得衣食。其又丑陋、相貌凶残、身材矮小、多病，或一眼，或一手，或一足，或挛躄，或偏瘫，对于食物、饮品、衣服、车乘，对于花、香、油，对于住处、卧床、灯明等都难以获得。其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因为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其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善道的天界。例如，陛下，有人从地上登上椅子，或从椅子登上马背，或从马背登上象背，或从象背登上高楼。陛下，我说这种人就是像这样。陛下，像这样的人就是从黑暗至光明者。

“那么，陛下，人如何成为从光明至黑暗者？在此，陛下，有人再生于刹帝利大富豪家、婆罗门大富豪家、居家者大富豪家等上层家庭，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其相貌英俊，仪表庄严，容貌清净，具有莲花般的无上美貌。对于食物、饮品、衣服、车乘，对于花、香、油，对于住处、卧床、灯明等都轻松获得。其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因为身行恶行、语行恶行、意行恶行，其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苦处、恶处、难处的地狱。例如，陛下，有人从高楼下到象背，或从象背下到马背，或从马背下到椅子，或从椅子下到地上。陛下，我说这种人就是像这样。陛下，像这样的人就是从光明至黑暗者。

“那么，陛下，人如何成为从光明至光明者？在此，陛下，有人再生于刹帝利大富豪家、婆罗门大富豪家、居家者大富豪家等上层家庭，富裕，有大财产、大财富，拥有众多黄金、白银，拥有众多财物，拥有众多谷物。其相貌英俊，仪表庄严，容貌清净，具有莲花般的无上美貌。对于食物、饮品、衣服、车乘，对于花、香、

油，对于住处、卧床、灯明等都轻松获得。其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因为身行善行、语行善行、意行善行，其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善道的天界。例如，陛下，有人从椅子移到椅子，或从马背移到马背，或从象背移到象背，或从高楼移到高楼。陛下，我说这种人就是像这样。陛下，像这样的人就是从光明至光明者。陛下，这些就是世上存在的四种人。”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陛下，
有人很贫穷，无信又悭吝；
吝啬又邪思，邪见无敬意。
诽谤又谩骂，沙门婆罗门；
及他旅行者，嗔害并无视；
对于乞食者，遮止对其施。
人王应了知，此人若死后；
堕入地狱中，由黑到达黑。
陛下，
有人很贫穷，有信不悭吝；
以施为最上，意念不混乱。
起身示恭敬，沙门婆罗门；
及他旅行者，平等行学习。
对于乞食者，无碍对其施。
人王应了知，此人若死后；
生于卅三天，由黑到达明。
陛下，

有人虽富裕，无信又悭吝；
吝啬又邪思，邪见无敬意。
诽谤又谩骂，沙门婆罗门；
及他旅行者，嗔害并无视；
对于乞食者，遮止对其施。
人王应了知，此人若死后；
堕入地狱中，由明到达黑。
陛下，
有人虽富裕，有信不悭吝；
以施为最上，意念不混乱。
起身示恭敬，沙门婆罗门；
及他旅行者，平等行学习；
对于乞食者，无碍对其施。
人王应了知，此人若死后；
生于卅三天，由明到达明。”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祖母经（Ayyikāsuttaṃ）

13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正值正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佛陀对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说道：“陛

下，你为什么在正午前来？”

“尊师，我的祖母去世。其已经年老，年事已高，已达晚年，是老年人，是高龄人，生来已经一百二十岁。尽管如此，尊师，对于我来说，祖母可爱、可意。

“尊师，如果用象宝可以获得我的祖母不死，那么，我就给出象宝，不要让我的祖母死去。

“尊师，如果用马宝可以获得我的祖母不死，那么，我就给出马宝，不要让我的祖母死去。

“尊师，如果用上等村庄可以获得我的祖母不死，那么，我就给出上等村庄，不要让我的祖母死去。

“尊师，如果用国土可以获得我的祖母不死，那么，我就给出国土，不要让我的祖母死去。”

“陛下，一切有情都必然死，最终都要死，都不能越过死。”

“尊师，真是希有！尊师，真是未曾有！尊师，此为世尊所善加阐述：‘陛下，一切有情都必然死，最终都要死，都不能越过死。’”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一切有情都必然死，最终都要死，都不能越过死。陛下，例如，无论陶工制作的哪一件陶器，无论是未烧，还是已烧，都必然破碎，最终都要破碎，都不能越过破碎。正像这样，陛下，一切有情都必然死，最终都要死，都不能越过死。”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一切有情皆将死，生命以死为终结；
随业所行到达处，接受福报或恶果；
造恶业者堕地狱，造福业者升善趣。
因此应当行善业，为了后世积财富；

于彼世界诸功德，成为生命之依止。”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世间经（Lokasuttaṃ）

13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有多少生起的世间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

"陛下，有三种生起的世间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哪三种？陛下，贪欲就是生起的世间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陛下，嗔恚就是生起的世间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陛下，愚痴就是生起的世间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陛下，就是此三种生起的世间法，为了不利、苦、不安住而生起。"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彼等内心邪恶者，贪欲嗔恚和愚痴；
自我生起害自我，恰如竹为自身果。"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箭术经（Issattasuttaṃ）

13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应该向哪里布施？"

"陛下，应该向心清净处。"

"那么，尊师，哪里的布施具有大果报？"

"陛下，'应该向哪里布施'与'哪里的布施具有大果报'不同。陛下，向具戒者布施具有大果报，向恶戒者却没有。那么，陛下，在此，我来反问你。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回答。

"陛下，对此如何思考？在此，因为战争爆发，你召集兵士。假如一位刹帝利男子前来。其未被训练，手臂未被训练，搭弓未被训练，箭术未被训练，且胆小、胆怯、恐惧、逃跑。你是否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是否对你有意义？"

"尊师，我不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意义。"

"陛下，同样，婆罗门男子或吠舍男子或首陀罗男子前来。其未被训练，手臂未被训练，搭弓未被训练，箭术未被训练，且胆小、胆怯、恐惧、逃跑。你是否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是否对你有意义？"

"尊师，我不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意义。"

"陛下，对此如何思考？在此，因为战争爆发，你召集兵士。假如一位刹帝利男子前来。其已被训练，手臂亦被训练，搭弓亦被

训练，箭术亦被训练，且不胆小、不胆怯、不恐惧、不逃跑。你是否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是否对你有意义？”

“尊师，我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对我有意义。”

“陛下，同样，婆罗门男子或吠舍男子或首陀罗男子前来。其已被训练，手臂亦被训练，搭弓亦被训练，箭术亦被训练，且不胆小、不胆怯、不恐惧、不逃跑。你是否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是否对你有意义？”

“尊师，我会雇用此人，这样的人对我有意义。”

“正像这样，陛下，有位舍家出家之人。其舍弃五支，具足五支，对其布施具有大果报。

“哪五支被舍弃？贪欲被舍弃；嗔恚被舍弃；昏沉睡眠被舍弃；掉举后悔被舍弃；疑被舍弃。此五支被舍弃。

“哪五支被具足？无学戒蕴被具足；无学定蕴被具足；无学慧蕴被具足；无学解脱蕴被具足；无学解脱智见蕴被具足。此五支被具足。

“像这样，对舍弃五支、具足五支之人布施具有大果报。”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此有青年婆罗门，强壮勇敢懂箭术；
战时王将其雇用，非因出生怯懦者。
唯具忍辱及柔和，于诸正法不动摇；
即使出身卑微家，圣行有智应供养。
应当建造乐草庵，在此安住多闻者；
亦于荒野来奉水，在难行处修道路。
食品饮品和硬食，以及衣服坐卧处；

以清净明净之心，对正行者应供给。
层层云中闪电光，云中响起雷鸣声；
雨水降落大地上，高地洼地皆充满。
因此有信多闻者，应施食物及饮品；
贤者以此来供养，乞士旅人得满足。
内心欢喜来散播，称赞布施应布施；
此为所发雷鸣声，天神降落甘露雨；
因其拥有大功德，施者普受此甘露。”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山喻经（Pabbatūpamasuttaṃ）

13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正值正午，拘萨罗国王波斯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佛陀对坐于一旁的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如下说道：“陛下，你为什么在正午前来？”

“尊师，作为灌顶刹帝利王，陶醉于权利，纠缠于欲贪，国土已经安定，征服并住于广大土地，有着国王义务。现在，我一直在为这些义务而努力工作。”

“陛下，对此如何思考？在此，从东方有位有信赖、值得信赖之人来到你面前。其靠近以后对你如下说道：‘陛下，请知晓，我是来自东方。在那里，我看到，有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峰正摧毁一

切生命而来。陛下，您应该做自己应做之事。’

“同样，第二位从西方有位有信赖、值得信赖之人来到你面前。其靠近以后对你如下说道：‘陛下，请知晓，我是来自西方。在那里，我看到，有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峰正摧毁一切生命而来。陛下，您应该做自己应做之事。’

“同样，第三位从北方有位有信赖、值得信赖之人来到你面前。其靠近以后对你如下说道：‘陛下，请知晓，我是来自北方。在那里，我看到，有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峰正摧毁一切生命而来。陛下，您应该做自己应做之事。’

“同样，第四位从南方有位有信赖、值得信赖之人来到你面前。其靠近以后对你如下说道：‘陛下，请知晓，我是来自南方。在那里，我看到，有座高耸入云的巨大山峰正摧毁一切生命而来。陛下，您应该做自己应做之事。’

“像这样，陛下，对于你，面对所生起的强大、可灭尽人类的大恐惧，于难得人身的状态，什么才是应做之事？”

“像这样，尊师，对于我，面对所生起的强大、可灭尽人类的大恐惧，于难得人身的状态，除了梵行，除了平等行，除了善业，除了福业，没有其他应做之事。”

“陛下，我来告诉你。陛下，我来对你说。陛下，老死在靠近你。陛下，如果老死靠近，对于你，什么才是应做之事？”

“尊师，如果老死靠近，对于我，除了梵行，除了平等行，除了善业，除了福业，没有其他应做之事。

“尊师，对于灌顶刹帝利王，陶醉于权利，纠缠于欲贪，国土已经安定，征服并住于广大土地，有象战。尊师，当老死靠近时，

彼等象战没有归处，没有边界。

“同样，尊师，对于灌顶刹帝利王，陶醉于权利，纠缠于欲贪，国土已经安定，征服并住于广大土地，有马战、车战、步兵战。尊师，当老死靠近时，彼等马战、车战、步兵战没有归处，没有边界。

“尊师，此王家有咒术大臣。当怨敌侵犯时，可以用咒术破来敌。尊师，当老死靠近时，彼等咒术战没有归处，没有边界。

“尊师，在此王家，拥有众多黄金、白银，在大地、在空中，用这些财物，我们可以说服前来的怨敌。尊师，当老死靠近时，彼等财物战没有归处，没有边界。

“尊师，当老死靠近时，除了梵行，除了平等行，除了善业，除了福业，哪里还有其他应做之事？”

“的确如此，陛下！的确如此，陛下！当老死靠近时，除了梵行，除了平等行，除了善业，除了福业，没有其他应做之事。”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恰似那高耸入云，冲破天空的山峰；
摧毁所有的一切，从四方横扫万物。
刹帝利和婆罗门，吠舍首陀罗非人；
对于所有一切人，老死都将会出现；
谁都不能回避之，一切都将被粉碎。
无论大象或是马，无论步兵或咒术；
或者通过财计谋，没有战胜之余地。
因此智慧之男子，正观自己之利益；
对于佛法以及僧，智慧之人确立信。
通过身语或者意，行法之人在此世；

其会得到众赞叹，死后于天获满足。”

此为佛陀所说。拘萨罗国王波斯匿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三品完 此品共包含五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人经祖母经，世间箭术经；
山喻经五经，为佛陀讲说。

（第三之拘萨罗相应完）

第四、魔相应

（Mār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三品构成，共包含二十五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苦行经（Tapokammasuttaṃ）

13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初证正等觉。当时，佛陀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事实上，我已从此苦行解脱。善哉，事实上，我已从此无伴随意义的苦行解脱。善哉，事实上，我已解脱，已证得菩提。"

魔罗帕皮魔以心得知佛陀心中所思，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从苦行离开，学人不清净；
思不净为净，汝离清净道。"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凡不死苦行，我知均无意；
无意义伴随，如沙漠划桨。
以觉为目的，修戒定慧道；
我已最清净，魔你已被杀。"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

沮丧，瞬间消失。

2. 象王貌经（Hatthirājavaṇṇasuttaṃ）

13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初证正等觉。当时，佛陀于黑暗的深夜露地而坐，雨点一滴一滴地降落。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佛陀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便化作巨大象王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恰似巨大木槵子摩尼宝，其头就是这个样子。恰似纯白银，其牙就是这个样子。恰似巨大锄柄，其鼻就是这个样子。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长时在轮回，现净不净色；
帕皮魔应止，魔你已被杀。”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3. 净经（Subhasuttaṃ）

13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初证正等觉。当时，佛陀于黑暗的深夜露地而坐，雨点一滴一滴

地降落。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佛陀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佛陀的不远处化现出种种净不净形色。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长时在轮回，现净不净色；
帕皮魔应止，魔你已被杀。
彼等身语意，善加守护者；
不随魔势力，不为魔所缚。”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4. 魔网第一经（Paṭhamamārapāsasuttaṃ）

14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波罗奈外仙人堕处的鹿野苑。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因为如理作意、如理正勤，从而已到达无上解脱，已证得无上解脱。诸比丘，你们也要如理作意、如理正勤，从而达到无上解脱，证得无上解脱。”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你为魔网缚，天上及人间；
你为魔缚缚，沙门不离我。”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我已离魔网，天上及人间；
我已离魔缚，魔你已被杀。”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5. 魔网第二经（Dutiyamārapāsasuttaṃ）

14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波罗奈外仙人堕处的鹿野苑。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我已从天上及人间的一切网脱离。诸比丘，你们也已从天上及人间的一切网脱离。诸比丘，去游化！为了更多众生的利益，为了更多众生的安乐，为了对世间的怜悯，为了天人的利益、功德、安乐去游化。你们要独行，禁止二人同行。诸比丘，去阐述初善、中善、后善、有内容、有形式、完整圆满、清净的法，令梵行明晰。有薄尘类众生。不随顺法者损失，将会有法的了悟者。诸比丘，为了说法，我也将去郁鞞罗的斯那镇。”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

陀说道：

“你为众网缚，天上及人间；
为大缚所缚，沙门不离我。”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我已离众网，天上及人间；
我已离大缚，魔你已被杀。”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6. 蛇经（Sappasuttaṃ）

14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佛陀于黑暗的深夜露地而坐，雨点一滴一滴地降落。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佛陀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便化作巨蟒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恰似巨大的独木舟，其身就是这个样子。恰似酒槽簸箕，其头就是这个样子。恰似拘萨罗产的巨大铜钵，其眼就是这个样子。恰似轰鸣的雷神发出闪电，其从口中吐出的舌头就是这个样子。恰似锻工呼呼作响的风箱发出呼呼的声音，其发出的呼吸声就是这个样子。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亲近空房彼牟尼，认为自己是卧床；

其应舍弃去游化，因此与其相适应。
走兽类多恐惧多，蚊虻类多爬虫多；
进入空房大牟尼，身毛丝毫不动摇。
即使天裂地动摇，一切生命皆恐慌；
亦或箭矢抵胸前，诸佛不做避难所。"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7. 眠经（Supatisuttaṃ）

14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佛陀于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露地经行，黎明时分，洗足，进入精舍，右胁如狮子卧，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具正念、具正知，作意起身之念。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人睡觉因何睡，不幸之人方睡眠；
认为空房故睡觉，太阳升起仍在睡？"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对于有网爱著者，渴爱无处不引导；
觉者灭尽所有依，睡觉与尔有何干？"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8. 欢喜经（Nandatisuttaṃ）

14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父母因子而欢喜，牛主因牛而欢喜；
彼因所依而欢喜，若无所依不欢喜。”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父母因子而忧愁，牛主因牛而忧愁；
彼因所依而忧愁，若无所依不忧愁。”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9. 寿命第一经（Paṭhamaāyusuttaṃ）

14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人类的寿命短暂。来世是所去处。应行善，应修梵行。没有生者的不死。诸比丘，即使是长寿之人，其也不过百岁左右。”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人类寿命很长，善人不应轻视；
恰似哺乳婴儿，死神不会降临。”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人类寿命很短，善人不应轻视；
恰似头顶火燃，死神不会不至。”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10. 寿命第二经（Dutiyaāyusuttaṃ）

14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此人类的寿命短暂。来世是所去处。应行善，应修梵行。没有生者的不死。诸比丘，即使是长寿之人，

其也不过百岁左右。”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昼夜不会逝去，生命不会灭亡；
人寿循环往复，如同车轮随轴。”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夜晚终将逝去，生命必将灭亡；
人类寿命将尽，如同小河断流。”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第一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苦行经象王貌经，净经和二魔网经；
蛇经眠经欢喜经，以及两部寿命经。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岩石经（Pāsāṇasuttaṃ）

14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当时，佛陀于黑暗的深夜露地而坐，雨点一滴一滴地降落。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佛陀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佛陀的不远处击碎巨大岩石。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如下说道：

“即使你撼动，整座灵鹫山；
正解脱诸佛，丝毫不动摇。”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2. 何故狮子经（Kinnusīhasuttaṃ）

14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在众人围绕下说法。

这时，魔罗帕皮魔心想："此沙门乔达摩在众人围绕下说法。为了扰乱他们，我接近沙门乔达摩如何？"于是，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何故在众中，无畏狮子吼；
于你无对手，自认全胜否？"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大雄实欢喜，无畏在众中；
如来具强力，已度世执故。"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3. 碎岩经（Sakalikasuttaṃ）

14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一处名为曼达库直的鹿野苑。当时，佛陀的一只脚被碎石刺伤。佛陀生起强烈的疼痛，实际上，承受着强烈、痛苦、剧烈、激烈、沉重、不欢喜、不可意的身体感受。佛陀具正念、具正知，加以忍受，不为恼害。于是，佛陀把大衣四折叠起，具正念、具正知，右胁如狮子卧，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上。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是否懈怠而侧卧，或因沉浸于诗作？
你的目的非很多，独于远离坐卧处；
为何满面是睡意，为何在此入睡眠？”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非因懈怠而侧卧，亦非沉浸于诗作；
我之目的已达到，是已远离忧愁者；
独于远离坐卧处，侧卧怜悯诸有情。
胸为箭矢所射中，心脏仍然在跳动；
彼等中箭亦睡眠，我已离箭无睡眠。
不畏清醒不惧眠，昼夜令己不苦恼；
不见减损于世间，怜悯有情故睡眠。”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4. 适合经（Patirūpasuttaṃ）

15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萨罗国拥有一个集会堂的婆罗门村。当时，佛陀在众多居家者的围绕下说法。

这时，魔罗帕皮魔心想：“此沙门乔达摩在众多居家者的围绕下说法。为了扰乱他们，我接近沙门乔达摩如何？”于是，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教诫他人事，与你不相应；
于随顺及否，莫执著此行。”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教诫他人事，佛陀具慈悯；
于随顺及否，如来已自由。”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5. 意经（Mānasasuttaṃ）

15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罗网行虚空，其随意游走；
我以此恼你，沙门不离我。”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色声香味触，即使皆悦意；
我已离意欲，魔你已被杀。”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6. 钵经（Pattasuttaṃ）

15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针对五取蕴，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

这时，魔罗帕皮魔心想："此沙门乔达摩针对五取蕴，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为了扰乱他们，我接近沙门乔达摩如何？"

当时，在房门外放置着很多钵。于是，魔罗帕皮魔便化作一头公牛，接近那些钵所在的地方。这时，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说道："比丘，比丘，那头公牛会打碎钵。"

听闻此言，佛陀对彼比丘如下说道："比丘，那不是公牛。那是魔罗帕皮魔来扰乱你们。"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色受想行识，此等皆非我；
此等非我所，如此故离贪。
离贪自安稳，斩断诸结缚；
于诸处探求，魔军寻不得。"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7. 六触处经（Chaphassāyatanasuttaṃ）

15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毗舍离外大林中的重阁讲堂。当时，佛陀针对六触处，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

这时，魔罗帕皮魔心想："此沙门乔达摩针对六触处，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为了扰乱他们，我接近沙门乔达摩如何？"

于是，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距离佛陀不远处发出巨大恐怖声，仿佛大地即将崩裂。这时，一位比丘对另一位比丘说道："比丘，比丘，此大地快要崩裂。"

听闻此言，佛陀对彼比丘如下说道："比丘，此大地不会崩裂。那是魔罗帕皮魔来扰乱你们。"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全部色声香，味触以及法；
此世财恐怖，世人故执迷。
佛弟子具念，对此皆超越；
亦超魔领域，如太阳普照。"

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8. 钵食经（Piṇḍasuttaṃ）

15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摩揭陀国的槃阇萨罗婆罗门村附近。当时，槃阇萨罗婆罗门村正在为少女们举办赠礼节。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槃阇萨罗婆罗门村托钵乞食。这时，槃阇萨罗的婆罗门居家者们被魔罗帕皮魔蛊惑："让沙门乔达摩乞不到钵食。"

于是，佛陀空钵进入槃阇萨罗婆罗门村托钵乞食，又空钵返回。于是，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你是否乞到钵食？"

"帕皮魔，难道不是你令我乞不到钵食吗？"

"那么，尊师，世尊再次进入槃阇萨罗婆罗门村托钵乞食。这样，我将让世尊乞到钵食。"

于是，佛陀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如下说道：

"魔罗造非福，攻击彼如来；
你何故认为，恶于我不熟。
实我等生乐，对此无障碍；
将以喜为食，如光音天神。"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9. 农夫经（Kassakasuttaṃ）

15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针对涅槃，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

这时，魔罗帕皮魔心想："此沙门乔达摩针对涅槃，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我接近沙门乔达摩如何？"于是，魔罗帕皮魔便化作农夫，肩扛大锄头，拿着赶牛长棒，头发散乱，穿着麻布衣，脚上沾满泥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是否看见我的公牛？"

"帕皮魔，你如何用公牛？"

"沙门，眼是我的，色是我的，眼触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将去哪里？想从我逃脱？

"沙门，耳是我的，声是我的，耳触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将去哪里？想从我逃脱？

"沙门，鼻是我的，香是我的，鼻触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将去哪里？想从我逃脱？

"沙门，舌是我的，味是我的，舌触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将去哪里？想从我逃脱？

"沙门，身是我的，触是我的，身触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将去哪里？想从我逃脱？

“沙门，意是我的，法是我的，意触识处是我的。沙门，你将去哪里？想从我逃脱？”

“帕皮魔，眼是你的，色是你的，眼触识处是你的。然而，帕皮魔，没有眼，没有色，没有眼触识处，帕皮魔，没有你的行处。

“帕皮魔，耳是你的，声是你的，耳触识处是你的。然而，帕皮魔，没有耳，没有声，没有耳触识处，帕皮魔，没有你的行处。

“帕皮魔，鼻是你的，香是你的，鼻触识处是你的。然而，帕皮魔，没有鼻，没有香，没有鼻触识处，帕皮魔，没有你的行处。

“帕皮魔，舌是你的，味是你的，舌触识处是你的。然而，帕皮魔，没有舌，没有味，没有舌触识处，帕皮魔，没有你的行处。

“帕皮魔，身是你的，触是你的，身触识处是你的。然而，帕皮魔，没有身，没有触，没有身触识处，帕皮魔，没有你的行处。

“帕皮魔，意是你的，法是你的，意触识处是你的。然而，帕皮魔，没有意，没有法，没有意触识处，帕皮魔，没有你的行处。”

魔罗帕皮魔以此诗偈对佛陀说道：

“沙门，
说此为我所，亦说是我所；
此若有汝意，汝休逃脱我。”

于是，佛陀说道：

“说者非我所，说者等非我；
恶魔你应知，亦不见我路。”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

沮丧，瞬间消失。

10. 王国经（Rajjasuttaṃ）

15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萨罗国喜马拉雅山腹的阿兰若库邸。当时，佛陀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可否通过法建立这样的王国，无杀、无令杀，无战胜、无令战胜，无忧愁、无令忧愁？”

魔罗帕皮魔以心得知佛陀心中所思，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建立王国。请善逝通过法建立这样的王国，无杀、无令杀，无战胜、无令战胜，无忧愁、无令忧愁。”

“帕皮魔，你于我看到了什么，从而这样对我说：‘尊师，请世尊建立王国，请善逝通过法建立这样的王国，无杀、无令杀，无战胜、无令战胜，无忧愁、无令忧愁’？”

“尊师，四神足已为世尊所修习、多做、通晓、掌握、经验、熟知、勤精进。尊师，如果世尊希望喜马拉雅山王成为黄金，那么其就成为黄金。”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即便整座山，是黄金金币；
即使是二倍，不满足一人；
如此了知后，应平等修行。
见苦因缘者，怎会屈于欲？

知依世染故，人应学调伏。”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世尊知道我，善逝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第二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岩石何故狮子经，碎岩适合和意经；
钵经和六触处经，钵食农夫王国经。

（三）第三品（Tatiyavaggo）

1. 多数经（Sambahulasuttaṃ）

15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释迦国的希拉瓦提附近。当时，众多比丘在距离佛陀不远的地方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于是，魔罗帕皮魔便化作婆罗门，梳着大辫子，穿着羊皮衣，衰老，如椽木般弯曲，呼呼喘着粗气，拄着优昙花木拐杖，接近彼比丘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彼比丘众如下说道："诸位尊者是青年出家者，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年，虽处于人生的第一阶段，却不享受诸欲。诸位尊者，请享受人类的诸欲！不要舍弃现世，请随顺时光。"

"婆罗门，我们不是舍弃现世，随顺时光。婆罗门，我们是舍弃时光，随顺现证。因为，婆罗门，时光是诸欲，是世尊所说的多苦多恼，此中过患更多。此法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

听闻此言，魔罗帕皮魔摇着头，咂着舌，皱着眉，拄着拐杖离开。

于是，彼比丘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我们在世尊不远处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于是，有位婆罗门，梳着大辫子，穿着羊皮衣，衰老，如椽木般弯曲，呼呼

喘着粗气，拄着优昙花拐杖，接近我们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我们如下说道：‘诸位尊者是青年出家者，是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年，虽处于人生的第一阶段，却不享受诸欲。诸位尊者，请享受人类的诸欲！不要舍弃现世，请随顺时光。’

“听闻此言，尊师，我们对彼婆罗门如下说道：‘婆罗门，我们不是舍弃现世，随顺时光。婆罗门，我们是舍弃时光，随顺现证。因为，婆罗门，时光是诸欲，是世尊所说的多苦多恼，此中过患更多。此法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听闻此言，尊师，彼婆罗门摇着头，咂着舌，皱着眉，拄着拐杖离开。”

于是，佛陀说道：“诸比丘，那不是婆罗门。那是魔罗帕皮魔来扰乱你们。”

佛陀了知此事，于是，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见苦因缘者，怎会屈于欲？
知依世染故，人应学调伏。”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萨米提经（Samiddhisuttaṃ）

15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释迦国的希拉瓦提附近。当时，尊者萨米提在距离佛陀不远的地方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这时，尊者萨米提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的导师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我实在是利得！

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的同梵行者具戒、善法。”

这时，魔罗帕皮魔以心得知尊者萨米提心中所思，便接近尊者萨米提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距离尊者萨米提不远处发出巨大恐怖声，仿佛大地即将崩裂。

于是，尊者萨米提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尊者萨米提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我在世尊不远处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此我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的导师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的同梵行者具戒、善法。’尊师，在距离我不远处有巨大恐怖声，仿佛大地即将崩裂。”

“萨米提，此大地不会崩裂。那是魔罗帕皮魔来扰乱你。萨米提，你去吧，要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

“好，尊师。”尊者萨米提应诺佛陀以后从座位起身，顶礼佛陀，右转离开。

第二次，尊者萨米提在距离佛陀不远的地方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尊者萨米提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的导师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我实在是利得！我实在是善利得！因为我的同梵行者具戒、善法。”

第二次，魔罗帕皮魔以心得知尊者萨米提心中所思，便接近尊

者萨米提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距离尊者萨米提不远处发出巨大恐怖声，仿佛大地即将崩裂。

于是，尊者萨米提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如下说道：

“我因信出家，从家至无家；
念慧为我觉，心亦善统一；
汝欲造诸色，莫要打扰我。”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萨米提比丘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3. 瞿笛迦经（Godhikasuttaṃ）

15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瞿笛迦住在仙吞山的黑岩。尊者瞿笛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然后，尊者瞿笛迦从该一时心解脱退出。

第二次，尊者瞿笛迦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然后，第二次，尊者瞿笛迦又从该一时心解脱退出。

第三次，尊者瞿笛迦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然后，第三次，尊者瞿笛迦又从该一时心解脱退出。

第四次，尊者瞿笛迦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然后，第四次，尊者瞿笛迦又从该一时心解脱退出。

第五次，尊者瞿笛迦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然后，第五次，尊者瞿笛迦又从该一时心解脱退出。

第六次，尊者瞿笛迦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然后，第六次，尊者瞿笛迦又从该一时心解脱退出。

第七次，尊者瞿笛迦亦不放逸、正精勤、自精进而住，触达一时心解脱。这时，尊者瞿笛迦如下思考："我已经六次从此一时心解脱退出。我取出刀如何？"

魔罗帕皮魔以心得知尊者瞿笛迦心中所思，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大雄大智慧，神通名声耀；
已度众怨怖，我礼具眼者。
大雄放光者，战胜死亡者；
汝弟子欲死，应加以阻止。
世尊世所闻，弟子乐汝教；
有学心未至，何故欲绝命？"

正在此时，尊者瞿笛迦已经取出刀。

佛陀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如下说道：

"贤者如此行，于命不期待；
拔除有根爱，瞿笛迦涅槃。"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我们接近仙吞山的黑岩。在那里，善家子瞿笛迦已经取出刀。"

"好，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于是，佛陀与众多比丘一起接近仙吞山的黑岩。佛陀从远处看

到尊者瞿笛迦的身体侧卧在卧床上。这时，隐隐黑雾飘到东方，飘到西方，飘到北方，飘到南方，飘到上方，飘到下方，飘到各处。

于是，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看到彼隐隐黑雾，飘到东方，飘到西方，飘到北方，飘到南方，飘到上方，飘到下方，飘到各处吗？"

"看到，尊师。"

"诸比丘，那是魔罗帕皮魔在寻找善家子瞿笛迦的识：'善家子瞿笛迦的识究竟住立在哪里？'诸比丘，善家子瞿笛迦的识无住立，已经般涅槃。"

魔罗帕皮魔拿着木瓜状的黄色琵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彼我上下横，四维各方向；
寻却未找到，瞿笛迦何趣？"

于是，佛陀说道：

"贤者具智慧，禅定恒乐禅；
日夜勤修行，不再欲求生。
战胜死魔军，不再有再生；
拔除渴爱根，瞿笛迦涅槃。"

结集比丘称：

"败于忧愁者，琵琶从腋落；
彼恶慧夜叉，瞬间便消失。"

4. 七年跟踪经（Sattavassānubandhasuttaṃ）

16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当时，魔罗帕皮魔用七年时间跟踪佛陀，等待机会，然而，却始终没有获得机会。

于是，魔罗帕皮魔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汝于林中定，住于忧愁否；
财富有所失，亦或有何求。
难道于村庄，犯有何罪恶；
何故与人们，无有所交往；
你与任何人，都无有亲交？”

于是，佛陀说道：

“一切忧愁根，皆已被掘出；
无罪亦无愁，我住于禅定。
有贪之渴望，一切被斩断；
汝等放逸族，我禅定无恼。”

于是，魔罗帕皮魔说道：

“沙门，
说此为我所，亦说是我所；

此若有汝意，汝休逃脱我。”

于是，佛陀说道：

“说者非我所，说者等非我；
恶魔你应知，亦不见我路。”

于是，魔罗帕皮魔说道：

“若道已随觉，至安稳不死；
你可一人去，为何教他人？”

于是，佛陀说道：

“欲至彼岸人，询问不死境；
我告知彼问，谛是无依止。”

于是，魔罗帕皮魔说道：“尊师，例如，村子或城镇的不远处有一个莲池，里面有螃蟹。尊师，很多青年男子或青年女子离开他们的村子或城镇，接近彼莲池，靠近以后把螃蟹从水中捞出放到陆地上。尊师，如果彼螃蟹伸出蟹钳，青年男子或青年女子则用木棍或小石头将其斩断、打碎、捣烂。像这样，尊师，彼螃蟹的所有蟹钳都被斩断、被打碎、被捣烂，不可能再进入莲池。像这样，尊师，任何歪曲、狡辩、偏执之人，其全部为世尊所斩断、打碎、捣烂。尊师，现在，我不可能再伺机接近世尊。”

然后，魔罗帕皮魔于佛陀面前诵出以下令人厌恶的诗偈：

“岩石呈肉相，乌鸦盘旋飞；

以为能发现，有柔软美味。
于此不得味，乌鸦自飞去；
如鸦击岩石，我厌乔达摩。”

5. 魔女经（Māradhītusuttaṃ）

16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当时，魔罗帕皮魔于佛陀面前诵完诸令人可厌诗偈以后，从那里离开，在距离佛陀不远的地方盘腿而坐，沉默、面红、落魄、低头、悲忧、沮丧，用根木棍在地上划着。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接近魔罗帕皮魔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魔罗帕皮魔说道：

“父亲为何不高兴，何人令您如此忧；
我们撒下贪爱网，如缚林中之大象；
将其带到您面前，您可随意处理之。”

于是，魔罗帕皮魔说道：

“世有善逝阿罗汉，难以贪欲诱惑之；
已经越过魔境界，因此我才极忧愁。”

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商议：“男人有

各种欲求。我们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少女如何？”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便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少女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商议：“男人有各种欲求。我们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未生过孩子的少妇如何？”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未生过孩子的少妇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商议：“男人有各种欲求。我们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仅生过一次孩子的少妇如何？”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仅生过一次孩子的少妇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商议：“男人有各种欲求。我们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仅生过二次孩子的少妇如何？”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仅生过二次孩子的少妇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商议：“男人有各种欲求。我们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中年女子如何？”于是，魔

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中年女子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商议："男人有各种欲求。我们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老女人如何？"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各变化一百，化作百位老女人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们服侍您的双足。"然而，佛陀毫无作意，因其已是无上所依灭尽的解脱者。

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退到一边，如下说道："我们的父亲所言确是事实。

'世有善逝阿罗汉，难以贪欲诱惑之；
已经越过魔境界，因此我才极忧愁。'

"然而，如果我们用这些方法引诱其他未离欲的沙门或婆罗门，他们的心脏就会迸裂，或者热血就会从口中喷出，或者就会陷入痴迷癫狂。恰似被割下的新鲜芦苇干枯、枯竭、枯萎，像这样，他们干枯、枯竭、枯萎。"

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魔罗之女丹诃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汝于林中定，住于忧愁否；
财富有所失，亦或有何求。
难道于村庄，犯有何罪恶；
何故与人们，无有所交往；
你与任何人，都无有亲交？"

于是，佛陀说道：

“已达到目的，心处于寂静；
战胜可爱意，色种种魔军。
我独自禅定，随觉禅定乐；
因此与人们，无有所交往；
我与任何人，都无有亲交。”

于是，魔罗之女阿罗蒂以此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比丘如何住，于此有多住；
已越五湍流，此为第六个。
对于多欲想，将其排除掉：
如何行禅定，不为其所得？”

于是，佛陀说道：

“身体是轻安，心是善解脱，
无执具正念，不再有造作。
于法有觉知，禅定无思量，
无动无流淌，亦无有沉没。
比丘如此住，于此有多住，
已越五湍流，此为第六个；
对于多欲想，将其排除掉，
如此行禅定，不为其所得。”

于是，魔罗之女罗伽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斩断贪欲者，带领众僧行，
汝有多信者，诚与共践行；
无有执着者，率领此众人，
脱离生死海，将到达彼岸。"

于是，佛陀说道：

"大雄诸如来，引领以正法；
有谁妒知者，其以法引领？"

于是，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接近魔罗帕皮魔所在的地方。魔罗帕皮魔看到魔罗之女丹诃、阿罗蒂、罗伽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以此诗偈说道：

"汝等愚蠢人，
欲以黄莲茎，打碎大山峰；
以爪划破山，以牙咀嚼铁。
以头顶起山，深渊寻洞穴；
以胸夯木桩，请离乔达摩。"

结集比丘称：

渴爱不乐贪，靠近放光者；
导师将其除，如风吹落棉。

（第三品完 此品共包含五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多数萨米提经，瞿笛迦七年经；
佛陀教导魔女，此第五魔最上。

（第四之魔相应完）



第五、比丘尼相应
（Bhikkhunīsaṃyuttaṃ）

本相应包含十部经。

1. 阿罗婆迦经（Āḷavikāsuttaṃ）

16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阿罗婆迦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为了寻求远离而接近安陀林。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阿罗婆迦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远离退却，便接近比丘尼阿罗婆迦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阿罗婆迦说道：

“世本无出离，汝远离做甚？
应享受欲乐，莫要后生悔。”

比丘尼阿罗婆迦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阿罗婆迦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远离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阿罗婆迦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世本有出离，我以慧善触。
放逸族恶魔，你不知此迹。
诸欲似剑戟，为蕴断头台；
你所说欲乐，于我其非乐。”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阿罗婆迦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

瞬间消失。

2. 索玛经（Somāsuttaṃ）

16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索玛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索玛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定中退却，便接近比丘尼索玛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索玛说道：

“目的难得之，仙人方可得；
女性慧低劣，不可能得之。”

比丘尼索玛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索玛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索玛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善入定之心，依转起之智；
是正观法者，女性又如何？
称我是女人，男人或其他，
对于此想者，才值魔罗说。”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索玛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3. 耆萨乔达弥经（Kisāgotamīsuttaṃ）

16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耆萨乔达弥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耆萨乔达弥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定中退却，便接近比丘尼耆萨乔达弥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耆萨乔达弥说道：

“恰似汝丧子，一人坐此哭；
独入林中坐，难道在求偶？”

比丘尼耆萨乔达弥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耆萨乔达弥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耆萨乔达弥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朋友，
孩子总归死，男人亦会终；

无泣无忧愁，我不惧怕你。
处处喜被杀，黑蕴已破碎；
战胜死魔军，我依无漏住。”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耆萨乔达弥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4. 毕佳亚经（Vijayāsuttaṃ）

16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毕佳亚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毕佳亚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定中退却，便接近比丘尼毕佳亚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毕佳亚说道：

“你是美少妇，我是正少年；
以五支乐器，大姊来享乐。”

比丘尼毕佳亚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毕佳亚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毕佳亚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

答道：

“色声及香味，接触是悦意；
我已给汝魔，并非我希求。
此身腐败坏，乃易坏性质；
我苦恼惭愧，欲爱已断除。
或色界有情，或无色界者；
已达等至者，处处黑暗除。”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毕佳亚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5. 莲花色经（Uppalavaṇṇāsuttaṃ）

16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莲花色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站在一棵鲜花盛开的娑罗树下。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莲花色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定中退却，便接近比丘尼莲花色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莲花色说道：

“笨女人，
尼师独自一人进，盛开娑罗树下立；

蠢女美貌无有二，难道你不惧恶人？”

比丘尼莲花色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莲花色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莲花色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纵使恶人有百千，如你一般来到此；
我皆没有丝毫惧，何况是你一恶魔？
我可从此处消失，或者进入你肚里；
或者立于睫毛间，然而你却不见我。
我善修行如意足，心已具足自在力；
我已脱离一切缚，朋友我不惧怕你。”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莲花色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6. 遮罗经（Cālāsuttaṃ）

16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遮罗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比丘尼遮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比丘尼遮罗说道："比丘尼，你不欢喜什么？"

"朋友，我不欢喜生。"

于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如下说道：

"为何你不欢喜生，生者享受诸欲乐；
是谁令你持此想，比丘尼莫要喜生？"

比丘尼遮罗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遮罗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遮罗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生者皆都有死亡，生者皆都接触苦；
束缚杀戮和遍恼，因此莫要欢喜生。
世尊已经说示法，是从生存超越法；
为了舍弃一切苦，其令我应住于谛。
无论色界有情众，亦或无色界有情；
若不了知涅槃者，则为再生而再来。"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遮罗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7. 优婆遮罗经（Upacālāsuttaṃ）

16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优婆遮罗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比丘尼优婆遮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比丘尼优婆遮罗说道："比丘尼，你想生到哪里？"

"朋友，我不想生到任何地方。"

于是，魔罗帕皮魔便以诗偈如下说道：

"有三十三天神，还有耶摩天神；
有兜率陀天神，化乐自在天神；
若心志向那里，你将体验快乐。"

比丘尼优婆遮罗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优婆遮罗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优婆遮罗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有三十三天神，还有耶摩天神；
有兜率陀天神，化乐自在天神；
彼等为欲束缚，再次陷入魔掌。
所有世界在烧，所有世界在燃；
所有世界炽热，所有世界颤抖。
有不动不燃烧，非凡夫之所依；
彼魔罗不去处，于此我心欢喜。"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优婆遮罗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8. 式修婆遮罗经（Sīsupacālāsuttaṃ）

16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式修婆遮罗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接近比丘尼式修婆遮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比丘尼式修婆遮罗说道：“比丘尼，你喜欢谁的教派？”

“朋友，我不喜欢谁的教派。”

于是，魔罗帕皮魔以诗偈如下说道：

“你指定谁而剃头，看似一位沙门尼；
既然不欢喜教派，愚者何故要行持？”

比丘尼式修婆遮罗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式修婆遮罗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式修婆遮罗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此外还有他教派，彼等欢喜于诸见；

我不欢喜彼等法，因其对法不贤明。
有彼生于释迦族，觉悟且无有比肩；
战胜一切破除魔，于一切处立不败。
脱离一切无依止，是具眼者见一切；
已经灭尽所有业，灭尽所依已解脱；
我师就是彼世尊，对其教导我欢喜。”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式修婆遮罗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9. 施罗经（Selāsuttaṃ）

17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施罗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施罗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定中退却，便接近比丘尼施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施罗说道：

“身体依何而生，身体作者是谁；
身体因何生起，身体因何灭尽？”

比丘尼施罗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

人？”进而，比丘尼施罗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施罗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身体不是自造，亦不是他所造；
缘于因而发生，因分离而灭尽。
如同一粒种子，播种在田地里；
汲取地味水分，依此二者生长。
诸蕴诸界六处，此等亦复如是；
缘于因而发生，因分离而灭尽。”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施罗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10. 婆耆罗经（Vajirāsuttaṃ）

17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尼婆耆罗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游化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安陀林去昼住。进入安陀林深处，在一棵树下静坐昼住。

这时，魔罗帕皮魔欲令比丘尼婆耆罗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其从定中退却，便接近比丘尼婆耆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比丘尼婆耆罗说道：

“有情依何而生，有情作者是谁；
有情因何生起，有情因何灭尽？”

比丘尼婆耆罗如下思考：“这位说诗偈者是什么？是人还是非人？”进而，比丘尼婆耆罗如下思考：“这是魔罗帕皮魔欲令我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欲令我从定中退却而说诗偈。”比丘尼婆耆罗知道“这是魔罗帕皮魔”，便以此诗偈对魔罗帕皮魔应答道：

“你以谁为有情，魔罗你有恶见；
此有情不可得，唯是诸行积集。
如各部件整合，生起车乘之名；
由于诸蕴存在，生起有情之名。
实则唯苦生起，苦住立及离去；
苦之外无生起，苦之外无灭尽。”

于是，魔罗帕皮魔发现“婆耆罗比丘尼知道我”，便痛苦、沮丧，瞬间消失。

（第五之比丘尼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相应摄颂如下：

阿罗婆迦索玛经，及耆萨乔达弥经；
毕佳亚莲花色经，遮罗优婆遮罗经；
及式修婆遮罗经，施罗和婆耆罗经。

（第五之比丘尼相应完）



第六、梵天相应
（Brahm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两品构成，共包含十五部经。

（一）第一品（Paṭhamavaggo）

1. 梵天祈请经（Brahmāyācanasuttaṃ）

17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初证正等觉。当时，佛陀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我所证得的此法，甚深、难见、难解、寂静、殊妙、深奥、微妙，唯智者可感受。然而，此人类爱著于喜、爱著于乐、爱著于悦。对于这些爱著于喜、爱著于乐、爱著于悦的人类，此道理是难见的依此缘性而有生起的缘起法。此道理也是难见的一切行的止息、一切依的离舍、渴爱的尽灭、离贪、灭尽、涅槃。如果我说法，他人不能充分理解我，这将成为我的负累，这将成为我的苦恼。"实际上，佛陀心中生起如此前所未闻的不可思议诗偈：

"历经苦难已达到，现无阐述之必要；
为贪嗔所打败者，如此之法难觉悟。
逆流而行且殊妙，甚深难见又微细；
贪染著者看不见，因为黑暗所笼罩。"

实际上，佛陀深思精察，心倾向于无为，不意欲说法。

这时，梵天萨罕帕提以心察知佛陀的心中所思而如下思考："啊，

实际上世界就要灭亡！实际上世界就要消亡！因为如来、阿罗汉、正等觉者的心倾向于无为，不意欲说法。”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梵天萨罕帕提从梵天界消失，出现在佛陀面前。于是，梵天萨罕帕提一肩搭衣，右膝着地，向佛陀合掌，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请世尊说法，请善逝说法。有薄尘类众生。不随顺法者损失，将会有法的了悟者。”

梵天萨罕帕提说完此言。说完此言以后，进而如下说道：

“垢思者之不净法，曾于摩揭陀出现；
不死之门未关闭，为听离垢随觉法。
恰似山巅岩上立，俯瞰一切诸众生；
善巧者啊普眼者，请登楼阁法所成；
离忧愁者细观察，败于生老忧愁者。
勇猛战士应奋起，无债商主游世界；
恭请世尊教示法，将会出现开悟者。”

佛陀得知梵天萨罕帕提的请求，出于对众生的慈悲而以佛眼审视世界。佛陀以佛眼审视世界，看到众生中有薄尘者、多尘者，有利根者、钝根者，有善行相者、恶行相者，有易教者、难教者，一类众生看到彼世罪过的恐怖而住，一类众生没有看到彼世罪过的恐怖而住。恰似青莲池、红莲池、白莲池中，一部分青莲、红莲、白莲生于水中，在水中成长，随顺着水，浸没在水下生长。一部分青莲、红莲、白莲生于水中，在水中成长，浮在水面。一部分青莲、红莲、白莲生于水中，在水中成长，跃出水面，不取著于水而住。像这样，佛陀以佛眼审视世界，看到众生中有薄尘者、多尘者，有利根者、

钝根者，有善行相者、恶行相者，有易教者、难教者，一类众生看到彼世罪过的恐怖而住，一类众生没有看到彼世罪过的恐怖而住，看到以后以诗偈对梵天萨罕帕提应答道：

“梵天，
为彼打开不死门，有耳之人舍前信；
有害想者于人众，不轻易说妙胜法。”

梵天萨罕帕提确知“世尊说法的机会已经创造”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右转，瞬间消失。

2. 尊重经（Gāravasuttaṃ）

17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郁鞞罗村外尼连禅河岸边的阿踰波罗尼拘律树下初证正等觉。当时，佛陀在独坐禅思时，心中生起如下深思：“不尊重、不顺从者住于苦。我尊敬、尊重、依止某位沙门或婆罗门而住如何？”

佛陀又如下思考：“对于戒蕴未圆满者，为了圆满，应尊敬、尊重、依止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而住。然而，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我更具足戒，从而令我尊敬、尊重、依止而住。

“对于定蕴未圆满者，为了圆满，应尊敬、尊重、依止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而住。然而，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我更具足定，

从而令我尊敬、尊重、依止而住。

“对于慧蕴未圆满者，为了圆满，应尊敬、尊重、依止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而住。然而，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我更具足慧，从而令我尊敬、尊重、依止而住。

“对于解脱蕴未圆满者，为了圆满，应尊敬、尊重、依止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而住。然而，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我更具足解脱，从而令我尊敬、尊重、依止而住。

“对于解脱智见蕴未圆满者，为了圆满，应尊敬、尊重、依止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而住。然而，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沙门或婆罗门比我更具足解脱智见，从而令我尊敬、尊重、依止而住。此法为我所现等觉，我尊敬、尊重、依止此法而住如何？”

这时，梵天萨罕帕提以心察知佛陀的心中所思，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梵天萨罕帕提从梵天界消失，出现在佛陀面前。于是，梵天萨罕帕提一肩搭衣，右膝着地，向佛陀合掌，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的确如此！善逝，的确如此！尊师，过去有彼等阿罗汉、正等觉者，彼等世尊亦曾只尊敬、尊重、依止法而住。尊师，未来有彼等阿罗汉、正等觉者，彼等世尊亦将只尊敬、尊重、依止法而住。尊师，现在，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亦应只尊敬、尊重、依止法而住。”梵天萨罕帕提说完此言。说完此言以后，进而如下说道：

“过去正等觉者，及未来诸世尊；

现在正等觉者，灭亡众多忧愁。
过去现在未来，均为尊重正法；
曾住现住将住，此是诸佛法性。
故依自我意愿，不断希求伟大；
忆念诸佛教者，皆应尊重正法。”

梵天萨罕帕提说完此言。说完此言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右转，瞬间消失。

3. 梵提婆经（Brahmadevasuttaṃ）

17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名叫梵提婆的婆罗门女的儿子在佛陀面前舍家出家。于是，尊者梵提婆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梵提婆成为一位阿罗汉。

尊者梵提婆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次第游化乞食，逐渐向自己母亲的家宅接近。当时，尊者梵提婆的母亲婆罗门女长久以来一直为梵天尽心供奉。于是，梵天萨罕帕提如下思考：“此尊者梵提婆的母亲婆罗门女长久以来一直为梵天尽心供奉。我接近她，令其生起敬畏如何？”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梵天萨罕帕提从梵天界消失，出现在尊者梵提婆的母亲面前。于是，梵天萨

罕帕提立于上空以诗偈对尊者梵提婆的母亲说道：

“婆罗门女虽长久，尽心供奉梵天界；
梵天界距此遥远，此食又非梵天食。
对于梵道无知者，你之渴望是什么？
婆罗门女汝当知，那是你的梵提婆；
乃无依止超天子，是比丘无所有者；
无有其他养育者，为托钵食入你家。
其有明智堪受供，是已自我修习者；
为了人天而受供，已经排除诸邪恶；
是无取著清净者，为乞饭食而行动。
其无有前无有后，寂静无欲无嗔恼；
于动不动舍棍棒，其受用你第一供。
内心寂静无敌对，如善调象不动行；
比丘善戒心解脱，其受用你第一供。
于其净信无动摇，坚定供养应供物；
见脱湍流之牟尼，应做来世乐功德。”

结集比丘称：

“于其净信无动摇，坚定供养应供物；
见脱湍流之牟尼，已做来世乐功德。”

4. 梵天婆伽经（Bakabrahmasuttaṃ）

17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梵天婆伽生起如下邪见：“此是常，此是恒常，此是常住，此是完全，此是不衰坏法。因为此是不生、不老、不死、不坏、不再生，没有其他更殊胜的出离。”

这时，佛陀以心察知梵天婆伽的心中所思，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佛陀从祇陀林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梵天婆伽看到佛陀从远处过来，看到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欢迎，朋友！善来，朋友！尊者已经很久没有提供机会，已经很久没有来。朋友，此是常，此是恒常，此是常住，此是完全，此是不衰坏法。因为此是不生、不老、不死、不坏、不再生，没有其他更殊胜的出离。”

如此听闻，佛陀对梵天婆伽如下说道：“朋友，实际上，梵天婆伽陷入无明！朋友，实际上，梵天婆伽陷入无明！因为竟然把无常说成常，竟然把非恒常说成恒常，竟然把非常住说成常住，竟然把非完全说成完全，竟然把衰坏法说成不衰坏法。进而，把彼生、老、死、坏、再生，说成是不生、不老、不死、不坏、不再生。进而，把有其他更殊胜的出离说成没有其他更殊胜的出离。”

于是，梵天婆伽说道：

“乔达摩，

七十二贤有明智，具福业有自在力；
超越生老居梵天，此为人类所希求。”

于是，佛陀说道：

“婆伽，
汝自以为是长寿，其实短暂非长寿；
纵然百千及大数，我知你于梵天寿。”

于是，梵天婆伽说道：

“世尊，
我是具有无边见，生老忧愁已脱离；
何是我昔所护戒，请告诉我令我知。”

于是，佛陀说道：

“众多炎热干渴人，你为其人供饮水；
此是汝昔所护戒，我随念之如梦觉。
人在鹿舍被抓捕，被拘来时汝放之；
此是汝昔所护戒，我随念之如梦觉。
船于恒河长流中，暴龙欲来抓捕人；
以力征服此暴龙，令船与人得解脱；
此是汝昔所护戒，我随念之如梦觉。
曾是迦波侍奉汝，因你对戒具正觉；
此是汝昔所护戒，我随念之如梦觉。”

于是，梵天婆伽说道：

“你确记得我之寿，亦如佛陀知其他；
因你巨大光芒力，光明住立梵天界。”

5. 某梵天经（Aññatarabrahmasuttaṃ）

17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某梵天生起如下邪见：“没有哪个沙门或婆罗门能来到这里。”

这时，佛陀以心察知彼梵天的心中所思，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佛陀从祇陀林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佛陀在彼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

这时，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思考：“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尊者摩诃目犍连以清净非凡的天眼看到佛陀在某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看到以后，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尊者摩诃目犍连从祇陀林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尊者摩诃目犍连在东方，略低于佛陀，在彼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

这时，尊者摩诃迦叶如下思考：“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尊者摩诃迦叶以清净非凡的天眼看到佛陀在某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看到以后，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尊者摩诃迦叶从祇陀林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尊者摩诃迦叶在南方，略低于佛陀，在彼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

这时，尊者摩诃劫宾那如下思考："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尊者摩诃劫宾那以清净非凡的天眼看到佛陀在某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看到以后，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尊者摩诃劫宾那从祇陀林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尊者摩诃劫宾那在西方，略低于佛陀，在彼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

这时，尊者阿那律如下思考："世尊现在住于何处？"尊者阿那律以清净非凡的天眼看到佛陀在某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看到以后，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尊者摩阿那律从祇陀林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尊者阿那律在北方，略低于佛陀，在彼梵天的上空结跏趺而坐，入于火界三昧。

于是，尊者摩诃目犍连以诗偈对彼梵天说道：

"朋友汝今之所见，是否往昔汝所见？
汝今看到梵天界，超过极限之光芒。"

于是，彼梵天说道：

"人类我今之所见，已非往昔我所见；
我今看到梵天界，超过极限之光芒；
彼我现今怎会说，我是恒常我是常。"

令彼梵天生起敬畏以后，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佛陀从彼梵天界消失，出现在祇陀林。

于是，彼梵天对某位梵天随众说道："朋友，你去，接近尊者摩诃目犍连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说道：'朋友目犍连，在世尊的弟子中还有其他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神通者，如尊者目犍连、迦叶、劫宾那、阿那律吗？'"

"好，朋友。"彼梵天随众应答彼梵天以后接近尊者摩诃目犍连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尊者摩诃目犍连如下说道："朋友目犍连，在世尊的弟子中还有其他具有如此大神力、如此大神通者，如尊者目犍连、迦叶、劫宾那、阿那律吗？"

于是，尊者摩诃目犍连以诗偈对彼梵天随众说道：

"已达三明有神通，熟知他人心差别；
烦恼灭尽阿罗汉，世尊弟子有众多。"

彼梵天随众对尊者摩诃目犍连的回答欢喜、随喜以后，接近彼梵天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彼梵天如下说道："梵天，摩诃目犍连尊者如下说道：

'已达三明有神通，熟知他人心不同；
烦恼灭尽阿罗汉，世尊弟子有众多。'"

此为彼梵天随众所说。彼梵天内心喜悦，欢喜彼梵天随众所说。

6. 梵天界经（Brahmalokasuttaṃ）

17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正进

入昼住，在禅坐。辟支梵天善梵和辟支梵天净居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各自靠近门两侧站立。

于是，辟支梵天善梵对辟支梵天净居如下说道："朋友，现在不是拜访世尊的时间。世尊正进入昼住，在禅坐。有个梵天界富裕、繁荣，梵天因此住于放逸住。朋友，我们去接近彼梵天界，靠近以后令彼梵天生起敬畏。"

"好，朋友。"辟支梵天净居应答辟支梵天善梵。

于是，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辟支梵天善梵和辟支梵天净居从佛陀面前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

彼梵天看到彼诸梵天从远处过来，看到以后对彼诸梵天如下说道："朋友，你们从哪里来？"

"朋友，我们从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那里来。朋友，你应该去供养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

听闻此言，彼梵天不同意其言说，将自己变化一千次以后对辟支梵天善梵如下说道："朋友，你是否看到我的如此神通威力？"

"朋友，我看到了你的如此神通威力。"

"朋友，我是如此大神通、如此大威力，那么，我还要去供养其他哪位沙门或婆罗门吗？"

于是，辟支梵天善梵将自己变化两千次以后，对彼梵天如下说道："朋友，你是否看到我的如此神通威力？"

"朋友，我看到了你的如此神通威力。"

"朋友，彼世尊是超过你我的大神通者、大威力者。朋友，你应该去供养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

于是，彼梵天以诗偈对辟支梵天善梵说道：

“三百只金翅鸟，四百只白天鹅；
及五百只雄鹰，皆属于禅定者；
此天宫放大光，于北方自照耀。”

于是，辟支梵天善梵说道：

“纵汝天宫放光，于北方自照耀；
于色见诤恐惧，故贤者不喜色。”

辟支梵天善梵和辟支梵天净居令彼梵天生起敬畏以后瞬间消失。之后，彼梵天便去供养彼佛陀、阿罗汉、正等觉者。

7. 拘迦利迦经（Kokālikasuttaṃ）

17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正进入昼住，在禅坐。辟支梵天善梵和辟支梵天净居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各自靠近门两侧站立。

于是，辟支梵天善梵针对比丘拘迦利迦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测量不可测量者，智者有谁会思量？
测量不可测量者，唯有覆障彼凡夫。”

8. 迦吒莫罗迦帝萨经（Katamodakatissasuttaṃ）

17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正进入昼住，在禅坐。辟支梵天善梵和辟支梵天净居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各自靠近门两侧站立。

于是，辟支梵天善梵针对比丘迦吒莫罗迦帝萨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测量不可测量者，智者有谁会思量？
测量不可测量者，唯有覆障彼凡夫。”

9. 兜楼梵经（Turūbrahmasuttaṃ）

18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拘迦利迦患病，是痛苦的重病患者。

辟支梵天兜楼梵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比丘拘迦利迦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立于上空，对比丘拘迦利迦如下说道：“拘迦利迦，应对舍利弗、目犍连有净信。舍利弗、目犍连是温和之人。”

比丘拘迦利迦说道：“朋友，你是谁？”

“我是辟支梵天兜楼梵。”

“朋友，你不是被世尊预言为不还果吗？为何来此？看，这是你的罪过。”

于是，辟支梵天兜楼梵如下说道：

“人类一出生时，斧便生于口中；
愚者口出恶语，因此反伤自己。
称赞应责难者，责难应称赞者；
其以口积不利，依不利不见乐。
赌博失财倾家，此不利尚为少；
对善逝意嗔恚，此乃更大不利。
是百千及大数，三十六和五垓；
恶语呵责圣贤，彼皆接近地狱。”

10. 拘迦利迦经（Kokālikasuttaṃ）

18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丘拘迦利迦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比丘拘迦利迦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舍利弗、目犍连是邪欲之人，为邪欲所支配。”

听闻此言，佛陀对比丘拘迦利迦如下说道：“拘迦利迦，不要那样说！拘迦利迦，不要那样说！拘迦利迦，应对舍利弗、目犍连有净信。舍利弗、目犍连是温和之人。”

第二次，比丘拘迦利迦再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虽然世尊为我所信，是可信赖者，然而，尊师，舍利弗、目犍连是邪欲之人，为邪欲所支配。"

第二次，佛陀再对比丘拘迦利迦如下说道："拘迦利迦，不要那样说！拘迦利迦，不要那样说！拘迦利迦，应对舍利弗、目犍连有净信。舍利弗、目犍连是温和之人。"

第三次，比丘拘迦利迦仍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虽然世尊为我所信，是可信赖者，然而，尊师，舍利弗、目犍连是邪欲之人，为邪欲所支配。"

第三次，佛陀仍对比丘拘迦利迦如下说道："拘迦利迦，不要那样说！拘迦利迦，不要那样说！拘迦利迦，应对舍利弗、目犍连有净信。舍利弗、目犍连是温和之人。"

于是，比丘拘迦利迦从座位起身，顶礼佛陀，右转出去。

比丘拘迦利迦离开后不久，全身长满芝麻大小的疙瘩。长到芝麻大小以后变成绿豆大小；长到绿豆大小以后变成豌豆大小；长到豌豆大小以后变成枣核大小；长到枣核大小以后变成大枣大小；长到大枣大小以后变成山楂大小；长到山楂大小以后变成橡子大小；长到橡子大小以后变成木瓜大小；长到木瓜大小以后破裂，流出脓和血。因为该病，比丘拘迦利迦死亡。因为对舍利弗、目犍连心生嗔怒，比丘拘迦利迦死后再生于红莲地狱。

梵天萨罕帕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祇陀林，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梵天萨罕帕提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拘迦利迦比丘死亡。尊师，因为对舍利弗、目犍连心生嗔怒，拘迦利迦比丘死后再生于红莲地狱。"

梵天萨罕帕提说完此言。说完此言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右转，瞬间消失。

那个夜晚过去以后，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在这个夜晚，梵天萨罕帕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衹陀林，接近我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我，然后立于一旁。于是，诸比丘，立于一旁的梵天萨罕帕提对我如下说道：'尊师，拘迦利迦比丘死亡。尊师，因为对舍利弗、目犍连心生嗔怒，拘迦利迦比丘死后再生于红莲地狱。'梵天萨罕帕提说完此言。说完此言以后，顶礼我，然后右转，瞬间消失。"

听闻此言，有位比丘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红莲地狱，寿量有多长？"

"比丘，在红莲地狱，寿量很长，不能说是这么多年、这么多百年、这么多千年、这么多百千年，实在是难以计量。"

"那么，尊师，能做个比喻吗？"

"可以，比丘。"佛陀回答道。

"比丘，例如，货车上装有二十担拘萨罗产的芝麻包。于是，有人每一百年将一粒芝麻卸下来。比丘，该人对装有二十担拘萨罗产芝麻包的货车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已经快速完成，已经结束，然彼一个阿浮陀地狱尚未结束。

"进而，比丘，二十个阿浮陀地狱相当于一个尼罗浮陀地狱。比丘，二十个尼罗浮陀地狱相当于一个安浮陀地狱。比丘，二十个安浮陀地狱相当于一个阿吒吒地狱。比丘，二十个阿吒吒地狱相当于一个阿诃诃地狱。比丘，二十个阿诃诃地狱相当于一个黄莲地狱。比丘，二十个黄莲地狱相当于一个青莲地狱。比丘，二十个青莲地

狱相当于一个郁波罗地狱。比丘，二十个郁波罗地狱相当于一个白莲地狱。比丘，二十个白莲地狱相当于一个红莲地狱。

“比丘，因为对舍利弗、目犍连心生嗔怒，拘迦利迦比丘死后再生于红莲地狱。”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人类一出生时，斧便生于口中；
愚者口出恶语，因此反伤自己。
称赞应责难者，责难应称赞者；
其以口积不利，依不利不见乐。
赌博失财倾家，此不利尚为少；
对善逝意嗔恚，此乃更大不利。
是百千及大数，三十六和五垓；
恶语呵责圣贤，彼皆接近地狱。”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一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祈请尊重梵提婆经，婆伽梵天和未来见；
放逸拘迦利迦帝萨，兜楼梵经拘迦利迦。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萨南童子经（Sanaṅkumārasuttaṃ）

18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叶毗尼河岸边。当时，梵天萨南童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叶毗尼河岸边，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梵天萨南童子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若依种姓论，刹帝利最高，
若在人天中，明行足最高。”

此为梵天萨南童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梵天萨南童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2. 提婆达多经（Devadattasuttaṃ）

18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中。当时，提婆达多刚离开不久。梵天萨罕帕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灵鹫山，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梵

天萨罕帕提针对提婆达多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果实生起芭蕉衰，竹子芦苇亦如是；
恭敬生起邪恶衰，犹如马驹对母马。”

此为梵天萨南童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梵天萨南童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3. 安达迦文达经（Andhakavindasuttaṃ）

18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摩揭陀国的安达迦文达附近。当时，佛陀于黑暗的深夜露地而坐，雨点一滴一滴地降落。

梵天萨南童子于黎明时分，以殊胜姿容遍照安达迦文达，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梵天萨南童子在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依止边地坐卧处，解脱结缚而修行；
于此若未证得喜，自护具念住僧团。
托钵遊化诸人家，护根有智具正念；
依止边地坐卧处，离恐无畏得解脱。
在毒蛇怖畏之处，天神鸣雷电光闪；
于黑暗昏暗夜晚，比丘端坐无恐怖。
此为我亲眼所见，此并非道听途说；
于此清净修行中，千人已经舍弃死。

更有五百有学者，十之十之十倍人；
均为到达预流者，不再进入畜生道。
此外还有其他人，我知其有功德分；
其数量无法计量，惭于妄语不轻言。”

此为梵天萨南童子所说，导师加以认可。于是，梵天萨南童子得知“导师认可我”以后，顶礼佛陀，右转，瞬间消失。

4. 阿鲁纳瓦帝经（Aruṇavatīsuttaṃ）

18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有位名叫阿鲁纳瓦的国王。诸比丘，阿鲁纳瓦王以阿鲁纳瓦帝城为首都。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住在首都阿鲁纳瓦帝城。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以阿比布和散巴瓦两位弟子为二贤首。

“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对阿比布比丘说道：‘梵志，在吃饭时间到来之前，我们去接近某梵天界。’‘好，尊师。’阿比布比丘应诺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于是，诸比丘，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和阿比布比丘从首都阿鲁纳瓦帝城消失，出现在彼梵天界。

“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对阿比布比丘说道：‘梵志，你来为彼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开示法语。’‘好，尊师。’诸比丘，阿比布比丘应诺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以后，以法语教示、教诫、鼓励彼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令其欢喜。于是，诸比丘，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讥嫌、讥讽、毁訾道：‘朋友，真是希有！朋友，真是未曾有！弟子怎么在导师面前讲法？’

“于是，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对阿比布比丘说道：‘梵志，彼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讥嫌：“朋友，真是希有！朋友，真是未曾有！弟子怎么在导师面前讲法？”既然如此，那么，梵志，你来进一步让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生起敬畏。’‘好，尊师。’诸比丘，阿比布比丘应诺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以后，以可见之身说法；以不可见之身说法；以可见下半身、不可见上半身说法；以可见上半身、不可见下半身说法。于是，诸比丘，彼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遂生起希有未曾有之心：‘朋友，真是希有！朋友，真是未曾有！沙门的大神通、大威力！’

“于是，阿比布比丘对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如下说道：‘尊师，记得我曾在比丘僧团中说过如此之言：“朋友，我可以立于梵天界，以音声教导千世界。”’

“‘梵志，现在正是时候。梵志，现在正是时候。梵志，你立于梵天界，以音声教导千世界。’‘好，尊师。’诸比丘，阿比布比丘应诺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以后，立于梵天界以此诗偈说道：

‘努力再努力，于佛教精进；
扫荡诸魔军，如象踏茅棚。
不放逸之人，住此法和律；

舍弃生死轮，令苦悉终结。’

“于是，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与阿比布比丘令梵天、梵天众、梵天随众生起敬畏以后，恰似一个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和阿比布比丘从彼梵天界消失，出现在首都阿鲁纳瓦帝城。

“于是，诸比丘，尸弃佛、阿罗汉、正等觉者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你们是否听到阿比布比丘立于梵天界，对千世界诵出的诗偈？’

“‘尊师，我们听到了阿比布比丘立于梵天界，对千世界诵出的诗偈。’

“‘那么，诸比丘，你们是如何听到阿比布比丘立于梵天界，对千世界诵出的诗偈？’

“‘尊师，我们是这样听到阿比布比丘立于梵天界，对千世界诵出的诗偈：

努力再努力，于佛教精进；
扫荡诸魔军，如象踏茅棚。
不放逸之人，住此法和律；
舍弃生死轮，令苦悉终结。

尊师，我们就是这样听到阿比布比丘立于梵天界，对千世界诵出的诗偈。’

“‘很好，诸比丘，很好！诸比丘，你们正确地听到阿比布比丘立于梵天界，对千世界诵出的诗偈。’”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般涅槃经（Parinibbānasuttaṃ）

18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尸那罗外的末罗族人的优婆跋特纳娑罗树林，将要在娑罗双树之间般涅槃。佛陀对彼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现在，我教诫你们：'诸行灭尽性，精进勿放逸！'此是如来最后所说。"

于是，佛陀进入初禅，出初禅进入二禅，出二禅进入三禅，出三禅进入四禅，出四禅进入空无边处定，出空无边处定进入识无边处定，出识无边处定进入无所有处定，出无所有处定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出非想非非想处定进入想受灭定。

出想受灭定进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出非想非非想处定进入无所有处定，出无所有处定进入识无边处定，出识无边处定进入空无边处定，出空无边处定进入四禅，出四禅进入三禅，出三禅进入二禅，出二禅进入初禅，出初禅进入二禅，出二禅进入三禅，出三禅进入四禅，佛陀出四禅直接般涅槃。

就在佛陀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发生了令人恐惧、毛骨悚然的大地震，雷声轰鸣。就在佛陀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梵天主萨罕帕提以诗偈如下说道：

"世间所有生命，全部舍弃身体，
即便如此尊师，世间无比肩者，
具足力量如来，觉者亦般涅槃。"

就在佛陀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天神之主帝释天以诗偈如

下说道：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生灭灭已，寂灭为乐。”

就在佛陀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尊者阿难陀以诗偈如下说道：

“此时甚恐怖，此时汗毛竖，
于具一切相，觉者涅槃时。”

就在佛陀般涅槃时，与般涅槃同时，尊者阿那律以诗偈如下说道：

“如此心住者，已无有呼吸；
寂静无动著，具眼者涅槃。
以不退之心，承受苦感受，
如灯火熄灭，是为心解脱。”

（第二品完 此品共包含五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萨南提婆达多，安达迦文达经；
阿鲁纳瓦帝经，般涅槃被宣说。

（第六之梵天相应完）

第七、婆罗门相应

（Brāhmaṇ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二品构成，共包含二十二部经。

（一）阿罗汉品（Arahantavaggo）

1. 陀南佳尼经（Dhanañjānīsuttaṃ）

18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有位巴罗德瓦加姓的婆罗门，其有一位名为陀南佳尼的婆罗门女对佛、法、僧有净信。

陀南佳尼婆罗门女在给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侍奉饭食时被绊倒，脱口三次说出："顶礼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顶礼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顶礼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

听闻此言，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对陀南佳尼婆罗门女如下说道："这个贱人在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总是这样屡屡称赞那个秃头沙门。我现在就去论破你的那个导师。"

"婆罗门，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论破彼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婆罗门，去吧！去了以后您就会知道。"

于是，气愤、不满的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斩断什么住于乐，斩断什么无忧愁；
究竟对于哪一法，乔达摩欢喜杀害？"

于是，佛陀说道：

“斩断愤怒住于乐，斩断愤怒无忧愁；
对于愤怒之毒根，貌似最上甘美蜜；
圣人赞赏其杀害，将其斩断无忧愁。”

听闻此言，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2. 谩骂经（Akkosasuttaṃ）

18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阿荀萨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听说“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在沙门乔达摩面前舍家出家”，气愤、不满，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卑劣、粗暴之言谩骂、诽谤佛陀。

听闻此言，佛陀对阿荀萨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如下说道：“婆罗门，对此如何思考？是否会有朋友、相识、亲眷、族人来你这里做客？”

“朋友乔达摩，偶尔会有朋友、相识、亲眷、族人来我这里做客。”

“婆罗门，对此如何思考？你是否会把硬食、软食、各种美食拿给他们？”

“朋友乔达摩，偶尔我会把硬食、软食、各种美食拿给他们。”

“婆罗门，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么，其会是谁的？”

“朋友乔达摩，如果他们不接受，那么，其还是我的。”

“正像这样，婆罗门，你对我们不谩骂者谩骂，对不愤怒者愤怒，对不争吵者争吵，然而，对于你的那些，我们不接受。婆罗门，其还是你的。婆罗门，其还是你的。婆罗门，对于谩骂报以谩骂，对于愤怒报以愤怒，对于争吵报以争吵，婆罗门，此即被称为共食、互换。婆罗门，我们与你既没有共食，也没有互换。婆罗门，其还是你的。婆罗门，其还是你的。”

“包括国王在内的人们像这样知道乔达摩尊者：‘沙门乔达摩是阿罗汉。’尽管如此，乔达摩尊者却发怒。”

于是，佛陀说道：

“彼无怒者怎会怒，对于调御正命者；
对于寂静如是者，对于了知解脱者。
对愤怒报以愤怒，由此其将更邪恶；
不以愤怒报愤怒，难胜之战得胜利。
为了自己和他人，双方利益而行走；
了知他人之激怒，正念之人得寂静。

对于自己和他人，彼此双方行治疗；
众人以之为愚痴，因为对法不熟知。”

听闻此言，阿荀萨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阿荀萨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阿荀萨迦·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3. 阿修林达经（Asurindakasuttaṃ）

18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阿修林达·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听说“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在沙门乔达摩面前舍家出家”，气愤、不满，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卑劣、粗暴之言谩骂、诽谤佛陀。

听闻此言，佛陀默不作声。于是，阿修林达·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你已被战胜。沙门，你已被战胜。”

于是，佛陀说道：

“愚者以为其胜利，是以言语暴口者；
因为了别而忍耐，其才是得胜利者。
对愤怒报以愤怒，由此其将更邪恶；
不以愤怒报愤怒，难胜之战得胜利。
为了自己和他人，双方利益而行走；
了知他人之激怒，正念之人得寂静。
对于自己和他人，彼此双方行治疗；
众人以之为愚痴，因为对法不熟知。”

听闻此言，阿修林达·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阿修林达·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阿修林达·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4. 毕兰乞迦经（Bilaṅgikasuttaṃ）

19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毕兰乞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听说“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在沙门乔达摩面前舍家出家”，气愤、不满，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默然立于一旁。佛陀以心得知毕兰乞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的心中所思，便以诗偈对毕兰乞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如下说道：

“清净无垢无恶者，若人对其行嗔怒；
犹如逆风扬细尘，此恶必返愚痴人。”

听闻此言，毕兰乞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毕兰乞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毕兰乞迦·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5. 阿信萨卡经（Ahiṃsakasuttaṃ）

19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阿信萨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阿信萨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我是阿信萨卡。乔达摩尊者，我是阿信萨卡。"

于是，佛陀说道：

"如名副其实，你是无害人；
不以身语意，行杀害之业；
彼不害其他，确是无害者。"

听闻此言，阿信萨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阿信萨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阿信萨卡·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

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阿信萨卡·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6. 迦吒经（Jaṭāsuttaṃ）

19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迦吒·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迦吒·巴罗德瓦加婆罗门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人为结缚所结缚，于内外处被结缚；
为此我问乔达摩，谁可解开此结缚？”

于是，佛陀说道：

“具慧之人守戒律，其人俱修心与慧；
正勤贤明之比丘，其可解开此结缚。
对于贪婪和嗔恚，以及无明已舍断；
灭尽烦恼阿罗汉，其可解开此结缚。
对于色想有对想，以及对于名与色；
彻底无余灭尽者，其可解开此结缚。”

听闻此言，迦吒·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

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迦吒·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迦吒·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7. 苏底卡经（Suddhikasuttaṃ）

19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苏底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苏底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于世持戒亦苦行，然非清净婆罗门；
明行具足圆满者，其乃清净非其他。”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当如是知，
虽有出身有多言，实未成为婆罗门；
因内污浊及污染，是依著于欺诈者。
刹帝利或婆罗门，亦或吠舍首陀罗；

亦或秽业卑贱者，精进勤奋自勉励；
恒常坚固大勇猛，得成最上清净者。”

听闻此言，苏底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苏底卡·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苏底卡·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8. 阿耆迦经（Aggikasuttaṃ）

19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贮藏酥和粥，心想：“我要供火，我要行供火祭。”

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王舍城托钵乞食。在王舍城次第乞食，逐渐向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的家宅接近，靠近以后立于一旁。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看到为了托钵而站立的佛陀，看到以后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三明具足圆满者，博闻多识善生者；
明行具足圆满者，方可享用苏摩粥。”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
虽有出身有多言，实未成为婆罗门；
因内污浊及污染，是依著于欺诈者。
感知昔日所住处，亦见天界及苦处；
已经达到生灭尽，证知成就称牟尼。
正是依据此三明，方为三明婆罗门；
明行具足圆满者，方可享用苏摩粥。”

于是，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说道：“乔达摩尊者请吃，请受用。尊者是婆罗门。”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
讽诵诗偈非我食，对正观者非是法；
诸佛遣除诵诗偈，有法才是其规则。
另有完满大仙人，烦恼灭尽无恶作；
应以饮食供养之，于求福者是良田。”

听闻此言，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

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阿耆迦·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阿耆迦·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9. 孙陀利经（Sundarikasuttaṃ）

19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萨罗国的孙陀利河岸边。当时，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孙陀利河岸边供火，行供火祭。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孙陀利河岸边供火，行供火祭以后，从座位起身，环视四周，心想：“谁可以食用此剩余供品？”

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看到佛陀在一棵树下静坐，从头到脚都被衣蒙着，看到以后，左手持剩余供品，右手持水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听到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的脚步声，佛陀露出头。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发现“此尊者是秃头。此尊者是秃头”，便意欲从那里返回。这时，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心想：“有些婆罗门也是秃头，那么，我靠近他，询问出身如何？”

于是，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尊者是什么出身？”

于是，佛陀说道：

“莫问出身应问行，火花乃从薪中生；
贱族亦可成圣贤，坚毅慎行乃良驹。
有依真谛调御者，已达圣道梵行毕；
带祭品者去拜访，适时供奉彼应供。”

于是，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说道：

“此乃我之正善供，曾见其他明智人；
未见与你等同者，彼等食用剩祭品。
乔达摩尊者，请受用。尊者是婆罗门。”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
讽诵诗偈非我食，对正观者非是法；
诸佛遣除诵诗偈，有法才是其规则。
另有完满大仙人，烦恼灭尽无恶作；
应以饮食供养之，于求福者是良田。”

“那么，乔达摩尊者，我应把此剩余供品给谁？”

“婆罗门，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除了如来、如来弟子，婆罗门，我没有看到有其他可以彻底消化此剩余供品者。那么，婆罗门，你将此剩余供品丢弃在无草的地方或沉到无生物的水里。”

于是，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将该剩余供品沉到无生物的水里。当该剩余供品被丢弃到水里时，“哧”地一声，嗞嗞作响、冒出蒸汽、生起浓雾。恰似太阳下暴晒的铁板被丢弃到水里时，“哧”

地一声，嗞嗞作响、冒出蒸汽、生起浓雾。

于是，恐惧、汗毛倒竖的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立于一旁。佛陀以诗偈对立于一旁的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如下说道：

“婆罗门，
焚烧木柴非清净，因为其仅是外在；
善者不称其清净，因其于外寻遍净。
焚烧木柴我已舍，唯在内部放火光；
常放火光恒入定，我是梵行阿罗汉。
傲慢是汝之负重，愤怒是烟妄语灰；
心是火处舌是勺，调御自我人光辉。
法是湖泊戒渡口，清净善人赞善人；
于此沐浴明智者，不湿身体至彼岸。
自制梵行谛与法，于中依止抵梵天；
你应顶礼正直者，我称其是随法者。”

听闻此言，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孙陀利·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孙陀利·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

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10. 多女儿经（Bahudhītarasuttaṃ）

19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萨罗国的某处密林。当时，有位巴罗德瓦加姓的婆罗门丢失了十四头公牛。于是，该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在寻找那些公牛时接近该密林，靠近以后看到佛陀在该密林中结跏趺而坐，保持身体正直，于面前起念，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于佛陀面前以此诸诗偈说道：

“此处沙门无此事，十四头公牛丢失；
不见至今已六日，故此沙门是安乐。
此处沙门无此事，庄稼田地遭破坏；
仅剩一片两片叶，故此沙门是安乐。
此处沙门无此事，空荡谷仓老鼠现；
老鼠欢快在舞蹈，故此沙门是安乐。
此处沙门无此事，七个月间铺盖物；
全为跳蚤所布满，故此沙门是安乐。
此处沙门无此事，七个女儿成寡妇；
各带一两个孩子，故此沙门是安乐。
此处沙门无此事，满脸斑点丑陋女；

用脚叫醒沉睡者，故此沙门是安乐。
此处沙门无此事，讨债之人清晨至；
催促还钱快还钱，故此沙门是安乐。”

于是，佛陀说道：

“对我来说无此事，十四头公牛丢失；
不见至今已六日，故我梵行具足乐。
对我来说无此事，庄稼田地遭破坏；
仅剩一片两片叶，故我梵行具足乐。
对我来说无此事，空荡谷仓老鼠现；
老鼠欢快在舞蹈，故我梵行具足乐。
对我来说无此事，七个月间铺盖物；
全为跳蚤所布满，故我梵行具足乐。
对我来说无此事，七个女儿成寡妇；
各带一两个孩子，故我梵行具足乐。
对我来说无此事，满脸斑点丑陋女；
用脚叫醒沉睡者，故我梵行具足乐。
对我来说无此事，讨债之人清晨至；
催促还钱快还钱，故我梵行具足乐。”

听闻此言，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明示了法。在此，尊师，我皈依世尊，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请允许我

在乔达摩尊者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

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在佛陀面前出家，获得具足戒。获得具足戒以后不久，尊者巴罗德瓦加一个人住于远离，不放逸、正勤、自我精进，如善家子正确出家，不久便于现世自我证知、证得、成就无上梵行而住，了知“生命已尽，梵行已毕，应作已作，无有再生”。尊者巴罗德瓦加成为一位阿罗汉。

（阿罗汉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陀南佳尼谩骂经，阿修林达毕兰乞；
阿信萨卡迦吒经，苏底卡阿耆迦经；
孙陀利多女儿经，此处共有十部经。

（二）优婆塞品（Upāsakavaggo）

1. 迦尸巴罗德瓦加经(Kasibhāradvājasuttaṃ)

19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摩揭陀国南山外的一那罗婆罗门村。当时，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播种时把五百多犁联结在一起。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耕作的地方。

这时，到了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的吃饭时间。于是，佛陀接近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的进食处，靠近以后立于一旁。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看到为了托钵而站立的佛陀，看到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我耕作、播种。耕作、播种以后，我吃饭。沙门，你也耕作、播种。耕作、播种以后，你也吃饭。"

"婆罗门，我也耕作、播种。耕作、播种以后，我吃饭。"

"我们没有看到乔达摩尊者的轭或犁或锄或鞭或牛，然而，乔达摩尊者却说：'婆罗门，我也耕作、播种。耕作、播种以后，我吃饭。'"于是，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你虽自称是农人，我却未见你耕作；
请回答我农人问，如何知晓你耕作？"

于是，佛陀说道：

“信是种子苦行雨，智慧于我是轭犁；
意为纽带惭是辕，正念于我是锄鞭。
善护身行及语业，对于食物节制腹；
我以圣谛除杂草，柔和于我是解脱。
精进于我是力牛，搬运平稳又安稳；
向前行进不后退，所到之处无忧愁。
如此耕作为耕作，彼即是为不死果；
耕作如此耕作后，离一切苦得解脱。”

于是，迦尸·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说道：“乔达摩尊者请受用，尊者是耕作者。因为乔达摩尊者的耕作是耕作不死果。”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
讽诵诗偈非我食，对正观者非是法；
诸佛遣除诵诗偈，有法才是其规则。
另有完满大仙人，烦恼灭尽无恶作；
应以饮食供养之，于求福者是良田。”

听闻此言，阿耆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2. 优陀耶经（Udayasuttaṃ）

19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优陀耶婆罗门的家宅。于是，优陀耶婆罗门用粥饭将佛陀的钵盛满。

第二次，佛陀又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优陀耶婆罗门的家宅。于是，优陀耶婆罗门第二次用粥饭将佛陀的钵盛满。

第三次，佛陀又于上午，着衣，持衣钵，接近优陀耶婆罗门的家宅。于是，优陀耶婆罗门第三次用粥饭将佛陀的钵盛满，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这个沙门乔达摩很烦人，一次次地过来。"

于是，佛陀说道：

"农人一次次播种，雨王一次次下雨；
农人一次次耕作，王国一次次丰收。
乞丐一次次乞讨，施者一次次布施；
因为一次次布施，一次次接近天界。
乳牛一次次榨乳，牛犊一次次倚母；
愚者一次次疲劳，一次次战栗入胎。
一次次出生死亡，一次次运到墓地；
广慧者已得道路，无有再生不再生。"

听闻此言，优陀耶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

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3. 提婆希达经（Devahitasuttaṃ）

19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风痛，恰好尊者优波摩耶在为佛陀做侍者。佛陀对尊者优波摩耶说道：“优波摩耶，你应为我了知热水。”

“好，尊师。”尊者优波摩耶应诺佛陀以后，着衣，持衣钵，接近提婆希达婆罗门的家宅，靠近以后默然立于一旁。

提婆希达婆罗门看到默然立于一旁的尊者优波摩耶，看到以后以诗偈对尊者优波摩耶说道：

“尊者默然立，剃发披僧衣；
你想要什么，所求是什么？”

于是，尊者优波摩耶说道：

“世间善逝阿罗汉，牟尼处于风痛中；
婆罗门若有热水，请为牟尼行供养。
供养应受供养者，尊敬应被尊敬者；
尊重应得尊重者，我愿你为其拿来。”

于是，提婆希达婆罗门令人拿来担热水的扁担，又将砂糖罐递给尊者优波摩耶。于是，尊者优波摩耶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用温水帮佛陀沐浴，然后用热水冲开砂糖递给佛陀。于是，佛陀的风痛止息。

于是，提婆希达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提婆希达婆罗门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布施应向何处施，施于何处有大果，
对于如何行供养，如何供养获成功？”

于是，佛陀说道：

“感知昔日所住处，亦见天界及苦处；
已经达到生灭尽，证知成就称牟尼。
布施应向此处施，施于此处有大果；
对于如此行供养，如此供养获成功。”

听闻此言，提婆希达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4. 大户家经（Mahāsālasuttaṃ）

20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婆罗门大家落魄，身着破旧外衣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彼婆罗门大家如下说道："婆罗门，你为何落魄，身着破旧外衣？"

"乔达摩尊者，我有四个儿子。他们与妻子们密谋将我赶出家门。"

"既然如此，那么，婆罗门，你记住这些诗偈，然后在大众聚集的集会所，在你的儿子们也一起共坐时唱诵：

因其出生而欢喜，为其生长而祈愿；
其却与妻相谋我，对我似狗提防猪。
彼等不善卑贱者，口口称我为父亲；
貌似儿子实罗刹，彼等舍弃年老者。
正如老马不中用，一切饮食被剥夺；
彼等愚人之老父，到他人家去乞讨。
儿子如此不孝顺，木棍实更利益我；
可以防止凶暴牛，亦可防止凶暴狗。
暗中行走棍在前，于深坑处得倚仗；
可以凭借棍之力，摔倒以后再爬起。"

于是，彼婆罗门大家在佛陀面前记住此诗偈以后，在大众聚集的集会所，在儿子们也一起共坐时唱诵道：

因其出生而欢喜，为其生长而祈愿；
其却与妻相谋我，对我似狗提防猪。
彼等不善卑贱者，口口称我为父亲；
貌似儿子实罗刹，彼等舍弃年老者。
正如老马不中用，一切饮食被剥夺；
彼等愚人之老父，到他人家去乞讨。
儿子如此不孝顺，木棍实更利益我；
可以防止凶暴牛，亦可防止凶暴狗。
暗中行走棍在前，于深坑处得倚仗；
可以凭借棍之力，摔倒以后再爬起。”

于是，儿子们将彼婆罗门大家接回家里，为其沐浴，分别给其披上一件衣。彼婆罗门大家便带着一件衣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婆罗门大家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我们婆罗门为了老师到处寻找谢师物。乔达摩尊者请为我接受谢师物。"

佛陀以慈悯之心接受。

于是，彼婆罗门大家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

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5. 摩那他达经（Mānatthaddhasuttaṃ）

20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名叫摩那他达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其既不尊敬母亲，也不尊敬父亲，既不尊敬老师，也不尊敬兄长。

当时，佛陀在大众围绕下说法。于是，摩那他达婆罗门如下思考："此沙门乔达摩在大众围绕下说法。为了扰乱他们，我接近沙门乔达摩如何？如果沙门乔达摩对我讲话，那么我也对他讲话。如果沙门乔达摩不对我讲话，那么我也不对他讲话。”于是，摩那他达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默然立于一旁。佛陀并没有对其讲话，于是，摩那他达婆罗门心想“此沙门乔达摩什么都不知道”，便准备从那里返回。佛陀以心得知摩那他达婆罗门的心中所思，便以诗偈对摩那他达婆罗门说道：

“婆罗门，
傲慢为不善，于此有求者；
为所求而来，应令其降伏。”

摩那他达婆罗门明白“沙门乔达摩了知我心”以后，当场扑倒在佛陀脚下，以头顶礼，并亲吻佛陀的双脚，用手抚摸，报上名字：“乔达摩尊者，我是摩那他达。乔达摩尊者，我是摩那他达。”

于是，彼等大众生起未曾有之心：“朋友，真是希有！朋友，

真是未曾有！此摩那他达婆罗门既不尊敬母亲，也不尊敬父亲，既不尊敬老师，也不尊敬兄长，然而却对沙门乔达摩行如此最高的五体投地礼。”

于是，佛陀对摩那他达婆罗门如下说道：“好了，摩那他达，起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因为你已经于我生起净信之心。”

于是，摩那他达婆罗门起身，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以后，以此诗偈对佛陀说道：

“于谁不应慢，于谁应敬重；
对谁应尊敬，对谁善供养？”

于是，佛陀说道：

“母亲和父亲，长兄和老师；
于其不应慢，于其应敬重；
对其应尊敬，对其善供养。
清净阿罗汉，无漏且无为；
无有执拗者，应抛弃傲慢；
对其无上者，稽首归命礼。”

听闻此言，摩那他达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6. 跋遮尼迦经（Paccanīkasuttaṃ）

20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名叫跋遮尼迦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跋遮尼迦婆罗门如下思考："我接近沙门乔达摩所在的地方如何？只要沙门乔达摩说话，我就对其一一加以反驳。"

当时，佛陀正在露地经行。跋遮尼迦婆罗门便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正在经行的佛陀如下说道："请讲沙门法。"

于是，佛陀说道：

"依欢喜反驳，依杂染之心；
及依多激愤，不易知善说。
调伏心不净，止息心躁动；
舍弃恚心者，彼乃知善说。"

听闻此言，跋遮尼迦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7. 那婆健米迦经（Navakammikasuttaṃ）

20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那婆健米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正在令人在那片密林工作。那婆健米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看到佛陀在一棵娑罗树下结跏趺而坐，保持身体正直，于面前起念。看到以后，其如下思考：“我在这片密林令人工作而获得欢乐。此沙门乔达摩是令人做什么而获得欢乐呢？”

于是，那婆健米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所作何业是应作，比丘你在密林中；
一人独在阿兰若，乔达摩了知欢喜？”

于是，佛陀说道：

“我于密林无应做，我之林根被铲除；
故我无欲无烦恼，舍弃不乐独欢喜。”

听闻此言，那婆健米迦·巴罗德瓦加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

一生的皈依处。”

8. 砍柴者经（Kaṭṭhahārasuttaṃ）

20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有位巴罗德瓦加姓的婆罗门，其众多内住弟子中的砍柴青年婆罗门接近那片密林，靠近以后看到佛陀在该密林中结跏趺而坐，保持身体正直，于面前起念，看到以后，接近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如下说道：“大德，请尊师了知，沙门乔达摩在某某密林中结跏趺而坐，保持身体正直，于面前起念。”

于是，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与彼青年婆罗门众一起接近该密林，靠近以后看到佛陀在该密林中结跏趺而坐，保持身体正直，于面前起念，看到以后，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比丘，
进入无人空兰若，深邃多恐密林中；
安住不动且欢喜，依之入定喜于形。
无有歌曲无音乐，牟尼一人住兰若；
于密林中独欢喜，对我此乃希有色。
人皆欲与世主住，欲生无上卅三天；
尊者为何住空林，苦行是为至梵天？”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

任何期待或欢喜，各自依止于异界；

希求以无智为根，有根已为我全灭。

我无期待无依执，于一切法见清净；

已获无上正等觉，无畏寂静于禅定。”

听闻此言，巴罗德瓦加姓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9. 马独婆萨卡经（Mātuposakasuttaṃ）

20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马独婆萨卡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马独婆萨卡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我依法乞食。依法乞食以后赡养父母。乔达摩尊者，我这样做是否是在做该做之事？”

“婆罗门，你这样的确是在做该做之事。婆罗门，依法乞食，依法乞食以后赡养父母者，其功德巨大。

人依法赡养，母亲和父亲，

赡养父母故，贤者称赞之；
此世得称赞，死后于天喜。”

听闻此言，马独婆萨卡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10. 比噶卡经（Bhikkhakasuttaṃ）

20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比噶卡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比噶卡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我也是乞食者，尊者也是乞食者，在此，我们有何不同？”

于是，佛陀说道：

“仅仅从他来乞食，凭此非为乞食者；
仅仅受持异臭法，并不成为乞食者。
不问功德和邪恶，于此行持清净行；
慎重思量行世界，方可称为乞食者。”

听闻此言，比噶卡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11. 伤歌罗经（Saṅgāravasuttaṃ）

20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名为伤歌罗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是水净行者，通过水重获清净，早晚专注于以水洗涤尘垢的实践而住。

尊者阿难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在舍卫城次第乞食，饭食讫，结束托钵食，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于是，坐于一旁的尊者阿难陀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在此，有位名为伤歌罗的婆罗门住在舍卫城，是水净行者，通过水重获清净，早晚专注于以水洗涤尘垢的实践而住。尊师，请世尊以慈悲接近伤歌罗婆罗门的住处。"佛陀默然应允。

于是，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向伤歌罗婆罗门的住处接近。到达以后坐在准备好的坐具上。伤歌罗婆罗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与佛陀互致问候，互致值得忆念的欢喜语言以后坐于一旁。佛陀对坐于一旁的伤歌罗婆罗门如下说道："婆罗门，听说你是水净行者，通过水重获清净，早晚专注于以水洗涤尘垢的实践而住，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乔达摩尊者。”

“那么，婆罗门，作为水净行者，通过水重获清净，早晚专注于以水洗涤尘垢的实践而住，你是看到什么利益吗？”

“乔达摩尊者，在此，我白天造了恶业，傍晚通过沐浴将其清除，晚上造了恶业，早上通过沐浴将其清除。乔达摩尊者，我就是看到此利益，所以，作为水净行者，通过水重获清净，早晚专注于以水洗涤尘垢的实践而住。”

于是，佛陀说道：

“婆罗门，
法是湖泊戒渡口，清净善人赞善人；
于此沐浴明智者，不湿身体至彼岸。”

听闻此言，伤歌罗婆罗门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成为优婆塞，做我一生的皈依处。”

12. 考末图萨经（Khomadussasuttaṃ）

20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释迦国一个名为考末图萨的释迦族城镇附近。

佛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进入考末图萨托钵乞食。

当时，考末图萨的婆罗门居家者因为某些应做之事而聚集在集会所里，雨点一滴一滴地降落。于是，佛陀接近该集会所。考末图萨的婆罗门居家者看到佛陀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如下说道："什么人是秃头沙门？什么人会了解集会法？"于是，佛陀以诗偈对诸考末图萨的婆罗门居家者说道：

"无圣人处非集会，不说法者非圣人；
舍弃贪欲嗔恚痴，阐述法者为圣人。"

听闻此言，考末图萨的婆罗门居家者对佛陀如下说道："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实在是殊胜！乔达摩尊者，恰似扶起跌倒者，打开覆盖物，给迷路之人指明道路，为了让有眼之人看到诸色而在黑暗中点亮灯火。像这样，乔达摩尊者采用多种方法阐明了法。在此，乔达摩尊者，我们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从今以后，请乔达摩尊者接受我们成为优婆塞，做我们一生的皈依处。"

（优婆塞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二部经 比丘尼慧音译）

本品摄颂如下：

迦尸经及优陀耶经，提婆希达某大户家；
摩那他达经遮尼迦，那婆健米迦砍柴者；
马独婆萨卡比噶卡，伤歌罗考末图萨经。

（第七之婆罗门相应完）

第八、鹏耆舍相应
（Vaṅgīsasaṃyuttaṃ）

本相应包含十二部经。

1. 出离经（Nikkhantasuttaṃ）

209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鹏耆舍与剃度师尊者尼瞿陀劫宾一起住在阿罗毗城外的阿伽罗毗塔院。

当时，刚出家不久的尊者鹏耆舍作为新参留下来看守精舍。这时，很多盛装打扮的女性来到阿伽罗毗塔院参观精舍。尊者鹏耆舍看到那些女性后生起不喜，贪欲令心起伏。于是，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实际上我是非利得，实际上我没有利得！实际上我是恶得，实际上我没有善得！因为我生起不喜，贪欲令心起伏。让别人为我除去不喜，令喜生起，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获得？我自己为自己除去不喜，令喜生起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自己为自己除去不喜，令喜生起以后，就在那个时候，说出此诸诗偈：

"我实际已经出离，由家成为无家者；
此等傲慢之寻思，自黑暗一直围绕。
大弓术之显贵子，已经学得坚固法；
面对千人不退缩，平等齐射令四散。
故而即使有更多，女性之众来这里；
亦不令我生烦恼，我已于法自住立。
因为我已有所闻，太阳族佛之所说；
去往涅槃之道路，此是我意之所好。

我是如此而住立，恶魔你若靠近我；
死神我将如此做，你却不见我之路。”

2. 不喜经（Aratisuttaṃ）

210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鹏耆舍与剃度师尊者尼瞿陀劫宾一起住在阿罗毗城外的阿伽罗毗塔院。

当时，尊者尼瞿陀劫宾饭食讫，结束托钵食，进入精舍，到了傍晚或第二天的正时再出来。尊者鹏耆舍生起不喜，贪欲令心起伏。于是，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实际上我是非利得，实际上我没有利得！实际上我是恶得，实际上我没有善得！让别人为我除去不喜，令喜生起，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获得？我自己为自己除去不喜，令喜生起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自己为自己除去不喜，令喜生起以后，就在那个时候，说出此诸诗偈：

“比丘尽弃喜不喜，以及居家之寻思；
处处爱欲不放纵，彼是无欲无喜者。
色于大地或虚空，乃至埋藏于地中；
一切无常皆衰损，自知之人赞此行。
人被缚着于所依，见闻有对和所知；
除去欲乐不动者，无秽染者称牟尼。
依止六十有寻思，凡夫执着于非法；

任何时处不聚群，比丘不讲粗恶语。
堪能长期入定者，无欺无求具贤明；
牟尼证得寂静句，入般涅槃以待时。”

3. 木讷经（Pesalasuttaṃ）

211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鹏耆舍与剃度师尊者尼瞿陀劫宾一起住在阿罗毗城外的阿伽罗毗塔院。当时，尊者鹏耆舍自恃辩才而轻视其他木讷比丘。

于是，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实际上我是非利得，实际上我没有利得！实际上我是恶得，实际上我没有善得！我自恃辩才而轻视其他木讷比丘。”于是，尊者鹏耆舍自我生起反悔，就在那个时候，说出此诸诗偈：

“乔达摩快舍弃慢，亦将慢路无余弃；
于慢路上热衷者，漫长黑夜深追悔。
为覆所染之人们，为慢所败入地狱；
为慢所胜生地狱，于漫长夜甚愁苦。
比丘恒时不忧愁，依道而胜是正行；
感受赞誉和安乐，自精进是具法者。
因此不犟勤精进，舍弃诸盖得清净；
无余舍弃慢之人，寂静于明尽边际。”

4. 阿难陀经（Ānandasuttaṃ）

212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阿难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

尊者阿难陀于上午，着衣，持衣钵，以尊者鹏耆舍为随侍沙门，进入舍卫城托钵乞食。这时，尊者鹏耆舍生起不喜，贪欲令心起伏。于是，尊者鹏耆舍以诗偈对尊者阿难陀说道：

“我为贪欲所烧灼，我心现为遍烧灼；
请乔达摩以慈悲，善告知我令灭尽。”

于是，尊者阿难陀说道：

“因为所思皆颠倒，故你之心遍烧灼；
对于样相应回避，伴随贪欲之净相。
应观诸行皆从他，即苦切莫依从我；
应令大贪皆消尽，不要再三被烧灼。
应依不净修习心，将心定置于一处；
应该修习身至念，应该修习多厌离。
亦应修习无相法，对慢随眠应舍弃；
从而止息诸慢故，你将寂静去游行。”

5. 善说经（Subhāsitasuttaṃ）

21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四支具足的话语是善说，不是恶说，亦是无过失，不为智者非难。哪四支？在此，诸比丘，比丘只讲说善说，而非恶说；只讲法，而非非法；只讲爱语，而非不爱语；只讲真谛，而非妄语。"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圣者称善说为首，第二讲法非非法；
第三爱语非不爱，第四真谛非妄语。"

这时，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鹏耆舍，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诸诗偈赞叹道：

"应该讲此语，不困苦自己；
不困苦他人，其言是善说。
应该讲爱言，其言受欢迎；
不取著诸恶，讲他人喜爱。
真谛非死语，此法是永恒；
圣者说定立，于谛意及法。
佛陀所言语，为令苦终结；
平稳至涅槃，其为言最上。"

6. 舍利弗经（Sāriputtasuttaṃ）

214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舍利弗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舍利弗以优雅、明了、清净、了知意义之言，以法语教示、教诫、鼓励比丘众，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

这时，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此舍利弗尊者以优雅、明了、清净、了知意义之言，以法语教示、教诫、鼓励彼比丘，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我在舍利弗尊者面前以恰当诗偈加以赞叹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尊者舍利弗合掌，然后对尊者舍利弗如下说道："舍利弗尊者，我已明白。舍利弗尊者，我已明白。"

于是，尊者舍利弗说道："鹏耆舍尊者，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尊者舍利弗面前以此恰当诸诗偈赞叹道：

"智者具有甚深智，道非道之熟知者；
大智慧者舍利弗，为诸比丘教示法。
以简略方式开示，又详细加以解说；
人称恰似九宫鸟，具有辩才善阐述。
当其加以阐述时，似听如蜜甘美音；
声音具有感染力，和雅令人生欢喜；

内心踊跃心欢喜，诸比丘众倾耳听。”

7. 自恣经（Pavāraṇāsuttaṃ）

21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与皆为阿罗汉的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舍卫城外东园的鹿母讲堂，当时，于彼布萨日，于十五日自恣时，佛陀在比丘僧团的围绕下坐于露地。这时，佛陀环视沉默的比丘僧团，然后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现在我向你们行自恣。请你们呵责我任何，若身业，若语业。"

听闻此言，尊者舍利弗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我们不呵责世尊任何，若身业，若语业。尊师，因为世尊是未形成之路的创造者，是未生起之路的令生者，是未被告知之路的告知者，是道知者，是道明者，是道善巧者。尊师，现在弟子众也随道而住，是后具足者。尊师，现在我也向世尊行自恣。请世尊呵责我任何，若身业，若语业。"

"舍利弗，我不呵责你任何，若身业，若语业。舍利弗，你是贤者。舍利弗，你是大慧者。舍利弗，你是广慧者。舍利弗，你是敏慧者。舍利弗，你是速慧者。舍利弗，你是利慧者。舍利弗，你是明达慧者。例如，舍利弗，转轮王之长子正确随转父亲所转之轮，正像这样，舍利弗，你正确随转我所转起的无上法轮。"

"尊师，如果世尊不呵责我任何，若身业，若语业，那么，尊师，世尊也不呵责此处五百比丘任何，若身业，若语业。"

"舍利弗，我也不呵责此处五百比丘任何，若身业，若语业。

因为，舍利弗，此处五百比丘众中，六十位比丘是三明者，六十位比丘是六通者，六十位比丘是俱分解脱者，其余都是慧解脱者。”

这时，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鹏耆舍，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诗偈赞叹道：

“今天十五清净日，五百比丘尽来集；
均已斩断结和缚，不动仙人尽再有。
犹如彼转轮圣王，为诸大臣所围绕；
普遍游历一切处，大海围绕此大地。
对彼无往而不胜，无上商队之首领；
彼诸弟子皆尊敬，其具三明舍弃死。
他们皆为佛之子，散心杂话不存在；
虔诚顶礼太阳族，渴爱之箭毁灭者。”

8. 过千经（Parosahassasuttaṃ）

21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与一千二百五十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一起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针对涅槃，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

这时，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此世尊针对涅槃，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

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我在世尊面前以恰当诗偈加以赞叹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鹏耆舍，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诸诗偈赞叹道：

“比丘过千众，来亲近善逝；
彼教离尘法，无畏之涅槃。
倾听离垢法，正等觉所教；
觉者实光耀，为比丘尊敬。
世尊实为龙，诸仙第七位；
以广大云雨，灌注诸弟子。
昼住结束后，为欲见导师；
弟子鹏耆舍，顶礼大雄足。”

“鹏耆舍，这些诗偈是你昔日深思熟虑过，还是此时于你灵光乍现？”

“尊师，这些诗偈不是我昔日深思熟虑过，而是此时于我灵光乍现。”

“既然如此，那么，鹏耆舍，你以昔日未深思熟虑过的诗偈再进一步来表明。”

“好，尊师。”尊者鹏耆舍应诺佛陀以后，以昔日未深思熟虑过的此诸诗偈再进一步赞叹道：

“征服魔邪道，捣毁障碍行；

看彼脱缚者，不著善分别。
为度湍流故，告知多条道；
得知彼不死，见法定不动。
发光者洞察，见遍住超越；
彼了知现证，为五教最上。
于此善教法，知法不放逸；
常学彼佛教，应恒皈命礼。”

9. 憍陈如经（Koṇḍaññasuttaṃ）

21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尊者阿若憍陈如时隔很久来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扑倒在佛陀脚下，以头顶礼，并亲吻佛陀的双脚，用手抚摸，报上名字：“尊师，我是憍陈如。尊师，我是憍陈如。”

这时，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此阿若憍陈如尊者时隔很久来接近世尊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扑到在世尊脚下，以头顶礼，并亲吻世尊的双脚，用手抚摸，报上名字：‘尊师，我是憍陈如。尊师，我是憍陈如。’我在世尊面前以恰当诗偈对阿若憍陈如尊者加以赞叹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鹏耆舍，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诸诗偈对尊者阿若憍陈

如赞叹道：

“随佛觉悟彼长老，勇猛精进憍陈如；
对于乐住和远离，是为恒常利得者。
应为弟子获得者，依师教导有实践；
其已全部被获得，因不放逸学习故。
具大神力三明者，了知熟知他人心；
佛陀传人憍陈如，顶礼导师之双足。”

10. 目犍连经（Moggallānasuttaṃ）

21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与皆为阿罗汉的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住在王舍城外仙人山腹地的迦洛西罗。实际上尊者目犍连以心思维彼等已解脱、无依止之心。

这时，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此世尊与皆为阿罗汉的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住在王舍城外仙人山腹地的迦洛西罗。实际上目犍连尊者以心思维彼等已解脱、无依止之心。我在世尊面前以恰当诗偈对目犍连尊者加以赞叹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鹏耆舍，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诸诗偈对尊者目犍连赞叹道：

“牟尼坐于山腰处，已经至苦之彼岸；
诸弟子众来亲近，均具三明舍弃死。
大神变者目犍连，以心遍历彼等众；
探寻彼等之内心，皆已解脱无依止。
牟尼诸支已具足，已经至苦之彼岸；
具足种种诸行相，亲近如此乔达摩。”

11. 伽伽莲池经（Gaggarāsuttaṃ）

21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瞻波城外的伽伽莲池边，与由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以及七百优婆塞、七百优婆夷、数千天人在一起。无论从容貌，还是从名声，佛陀都远远超过他们，大放光明。

这时，尊者鹏耆舍如下思考：“此世尊住在瞻波城外的伽伽莲池边，与由五百比丘组成的大比丘僧团以及七百优婆塞、七百优婆夷、数千天人在一起。无论从容貌，还是从名声，世尊都远远超过他们，大放光明。我在世尊面前以恰当诗偈加以赞叹如何？”

于是，尊者鹏耆舍从座位起身，一肩搭衣，向佛陀合掌，然后对佛陀如下说道：“世尊，我已明白。善逝，我已明白。”

于是，佛陀说道：“鹏耆舍，你来表明。”

于是，尊者鹏耆舍于佛陀面前以此恰当诗偈赞叹道：

“如明月无云当空，如太阳无瑕照耀；
放光者啊大牟尼，因为名声耀全域。”

12. 鹏耆舍经（Vaṅgīsasuttaṃ）

22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鹏耆舍成为阿罗汉尚不久，感知解脱之乐，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曾经乐于诗作，游荡城镇村庄；
时遇正等觉者，信于我等生起。
其向我教示法，蕴处以及要素；
彼我听闻法后，出家趋向非家。
为更多人利益，牟尼证得菩提；
为比丘比丘尼，彼等定能见达。
于我佛陀面前，实际我已通晓；
已经达到三明，实践佛之教导。
我已了知宿住，天眼已得净化；
具三明及神通，熟知他人之心。”

（第八之鹏耆舍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二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相应摄颂如下：

出离经和不喜经，木讷经阿难陀经；
善言经舍利弗经，自恣经和过千经；
憍陈如和目犍连，伽伽莲池鹏耆舍。

（第八之鹏耆舍相应完）

第九、树林相应
（Vanasaṃyuttaṃ）

本相应共包含十四部经。

1. 远离经（Vivekasuttaṃ）

221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该比丘在昼住时思维与居家有关的邪不善思维。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该比丘，为了令该比丘警醒，便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为欲远离入密林，然汝之心乐于外；
人应于人调伏欲，从而离贪具幸福。
舍弃不乐具足念，令汝想起具正念；
尘垢深渊难渡过，勿让欲尘将汝夺。
如同鸟儿抖尘土，抖落沾染之尘土；
比丘具念勤精进，除落沾染之尘土。”

于是，该比丘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2. 现起经（Upaṭṭhānasuttaṃ）

222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该比丘在昼住时睡觉。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该比丘，为了令该比丘警醒，便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诸诗偈

对该比丘说道：

“比丘请起因何卧，睡眠对你有何益；
对于中箭或患病，苦恼之人何为眠？
因为信仰而出家，从有家入非家者；
应令该信得增大，莫为睡眠所驱使。”

于是，比丘说道：

“诸欲无常不安定，愚钝之人热衷此；
为何苦恼出家人，其已脱缚无系著。
调伏欲贪和贪欲，已经超越无明故；
为何苦恼出家人，其智已经得净化。
通过明斩断无明，诸烦恼已灭尽故；
为何苦恼出家人，其无忧愁和苦恼。
精进勤策自奋进，恒常坚固勤勇猛；
为何苦恼出家人，其于涅槃恒渴望。”

3. 迦萨帕氏经（Kassapagottasuttaṃ）

223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迦萨帕氏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尊者迦萨帕氏在昼住时开导一名猎人。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尊者迦萨帕氏，为了令尊者迦萨帕氏警醒，便接近尊者迦萨帕氏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尊者迦萨帕氏说道：

“猎人邪行于山中，没有智慧又无心；
比丘非时教导之，在我看来是愚钝。
其于所教导之法，虽有听闻却不解；
虽有眺望却不见，愚者不觉其意义。
纵然是你迦萨帕，十根手指都发光；
虽有诸色然不见，因为于其无有眼。”

于是，尊者迦萨帕氏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4. 多数经（Sambahulasuttaṃ）

224 如是我闻。

一时，众多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该比丘众结束三个月安居以后去游化。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因为看不到彼比丘众而哭泣，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我现感觉不快乐，看到众多空坐具；
彼等妙言博闻之，瞿昙弟子去哪里？”

听闻此言，另一位女神以诗偈对该女神说道：

“去摩揭陀拘萨罗，有些去跋耆领地；
似鹿游走无执著，诸比丘无家而住。”

5. 阿难陀经（Ānandasuttaṃ）

225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阿难陀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尊者阿难陀长期对居家者大量教导而住。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尊者阿难陀，为了令尊者阿难陀警醒，便接近尊者阿难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尊者阿难陀说道：

“来到密林树根下，放置涅槃于心里；
瞿昙入定莫放逸，杂谈对你有何用？”

于是，尊者阿难陀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6. 阿那律经（Anuruddhasuttaṃ）

226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阿那律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尊者阿那律曾经的妻子再生为三十三天神，名叫阇利尼。其接近尊者阿那律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尊者阿那律说道：

“请心朝向彼，往昔你所住；
三十三天中，一切欲富有；
为天女敬从，于彼处发光。”

于是，尊者阿那律说道：

“天女实不幸，执著于有身；
有情亦不幸，欲求天女故。”

于是，阇利尼说道：

“彼等不知乐，未见欢喜故；
天人之住处，著名卅三天。”

于是，尊者阿那律说道：

“你愚痴不知，如阿罗汉言；
一切行无常，生灭性质者；
生起后灭去，其寂灭为乐。
阇利尼应知，我无再生天；
生之轮灭尽，现已无再有。”

7. 那伽达多经（Nāgadattasuttaṃ）

227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那伽达多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尊者那伽达多过早进入村庄，过了中午才离开。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尊者那伽达多，为了令尊者那伽达多警醒，便接近尊者那伽达多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尊者那伽达多说道：

“那伽达多正时入，游走滞留日中回；
与居家者相亲近，同时存在乐与苦。
我担心那伽达多，傲慢为家所束缚；
死神之王具大力，莫要靠近死神界。”

于是，尊者那伽达多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8. 主妇经（Kulagharaṇīsuttaṃ）

228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该比丘长期进入某人家而住。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该比丘，为了令该比丘警醒，便化成该家主妇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于河岸和休息处，于集会所和车道；
人们聚集而闲聊，说你说我说其他。”

于是，该比丘说道：

“过多声音是障碍，依靠苦行可忍受；
不应因此而面赤，因不为其所污染。
对于声音有恐惧，如同林中之羚羊；
人们称之轻心者，净行对其不生起。”

于是，该比丘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9. 跋阇子经（Vajjiputtasuttaṃ）

229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是跋阇族子，住在毘舍离外的某一片树林。当时，在毘舍离，跋阇族子彻夜举行仪式。该比丘听到毘舍离铜锣等乐器的演奏声悲叹，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如下说道：

“我们独住于兰若，恰似林中所弃木；
在如此这般夜晚，究竟谁比我们惨？”

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该比丘，为了该比丘警醒，便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你们独住于兰若，恰似林中所弃木；
彼众因之而羡慕，似地狱者对天人。”

于是，该比丘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10. 读诵经（Sajjhāyasuttaṃ）

230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该比丘曾经长期多读诵而住，后来，其不再意欲，保持默然不动。这时，住

在该片树林的女神听不到该比丘的法，便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比丘何不学法句，汝与比丘众共住；
闻法获得净信者，于现世获得称赞。”

于是，该比丘说道：

“昔日意欲于法句，在获得离贪之前；
因为已至离贪故，所见所闻与所觉；
对于所有皆了知，圣人说是舍弃者。”

11. 不善思维经（Akusalavitakkasuttaṃ）

231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该比丘在昼住时思维诸邪不善思维，即欲思维、嗔思维、害思维。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该比丘，为了令该比丘警醒，便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因为不如理作意，彼为思维所侵蚀；
应该舍弃不如理，应该如理深思维。
根据师法和僧伽，以及自己之诸戒；
汝将到达喜悦地，欢喜喜乐及无疑；
故而拥有众喜悦，灭尽诸苦令无余。”

于是，该比丘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12. 正午经（Majjhanhikasuttaṃ）

232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此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正午时分住立时，众鸟安静栖息时；
大阿兰若发出声，其于我显为恐惧。”

于是，比丘说道：

“正午时分住立时，众鸟安静栖息时；
大阿兰若发出声，其于我显为欢乐。”

13. 诸根不调御经（Pākatindriyasuttaṃ）

233 如是我闻。

一时，众多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掉举、傲慢、躁动、饶舌、闲谈、失念、无正知、未入定、心散乱、诸根未调御。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彼比丘众，为了令彼比丘众警醒，便接近彼比丘众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彼比丘众说道：

“诸位乔达摩弟子，比丘曾是乐生者；
托钵乞食无所欲，诸坐卧处无所欲。

了知世间无常性，彼等已作苦终结。
而今甘做难养人，恰似村庄之村主；
享受享用乐横卧，其他家庭自迷失。
我向僧团合掌礼，说此众中一类人；
彼等孤独被舍弃，彼等恰如死亡者。
彼等住于放逸人，我是针对彼等说；
不住放逸彼诸人，我向他们皈命礼。”

于是，彼比丘众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14. 盗香经（Gandhatthenasuttaṃ）

234 如是我闻。

一时，有位比丘住在拘萨罗国的某一片树林。当时，饭食讫，结束托钵食，该比丘进入莲池嗅莲花。这时，住在该片树林的女神为了怜悯、利益该比丘，为了令该比丘警醒，便接近该比丘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该比丘说道：

“此乃水中花，你不与取嗅；
其是盗心支，你是盗香人。”

于是，该比丘说道：

“未取未破坏，远远嗅莲花；
凭借何因缘，称我盗香人？
有人掘莲根，破坏诸白莲；

如此乱为者，彼何不被说？”

于是，女神说道：

“凶暴乱为人，如污浊乳服；
于其我无语，但你值我说。
对于无秽者，恒求清净者；
毛端些许恶，思之甚为大。”

于是，该比丘说道：

“夜叉实知我，时时怜悯我；
再见如此时，夜叉请再说。”

于是，女神说道：

“我不依存你，亦非你佣人；
比丘你当知，如何趣善道。”

于是，该比丘因为该女神而生起信仰并警醒。

（第九之树林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四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相应摄颂如下：

远离经和现起经，迦萨帕氏多数经；
阿难陀和阿那律，那伽达多和主妇。
毘舍离之跋阇子，和不如理读诵经；
不善思维正午经，诸根不御盗香经。

（第九之树林相应完）

第十、夜叉相应
（Yakkhasaṃyuttaṃ）

本相应共包含十二部经。

1. 因陀迦经（Indakasuttaṃ）

23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因陀顶山中因陀迦夜叉的领域。当时，因陀迦夜叉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诸佛皆称色非命，然其如何知此身；
因何有此骨和肝，如何附着此胎内？”

于是，佛陀说道：

“首先形成羯罗蓝，羯罗蓝成阿部昙；
阿部昙生出闭尸，由闭尸生出犍南；
犍南生出钵罗奢，以及头发和毛爪。
母亲为其而食用，食物饮品诸饮食；
依靠这些而存续，其是进入母胎人。”

2. 释伽那摩经（Sakkanāmasuttaṃ）

23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当时，释伽那摩夜叉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以诗偈对佛陀说道：

“你已舍弃一切缚，已获解脱具正念；

对于如此之沙门，教导他人非为善。”

于是，佛陀说道：

“释伽，
无论具有何相貌，生起与之相共住；
以意对其怀怜悯，与具慧者不相符。
如果是以澄净意，对于他人行教导；
则其不为彼所缚，无论同情或怜悯。”

3. 须弃娄麻经（Sūcilomasuttaṃ）

23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伽耶附近须弃娄麻夜叉的领域。当时，伽罗夜叉和须弃娄麻夜叉在佛陀附近经过。于是，伽罗夜叉对须弃娄麻夜叉如下说道：“那是沙门。”

须弃娄麻夜叉说道：“那不是沙门，那是假沙门。”

伽罗夜叉说道：“他或许是沙门，他或许是假沙门，我要弄清楚。”

于是，须弃娄麻夜叉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把手伸向佛陀身体。于是，佛陀将身体闪开。

这时，须弃娄麻夜叉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你畏惧我吗？”

于是，佛陀说道：“朋友，我不畏惧你，然而，你的接触邪恶。”

“沙门，我要向你提问。你如果不为我解答，那么，我或让你的心混乱，或让你的心脏破裂，或抓住你的双脚扔到恒河对岸。”

于是，佛陀说道：“朋友，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

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谁或让我的心混乱，或让我的心脏破裂，或抓住我的双脚扔到恒河对岸。然而，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你尽管问。”

于是，须弃娄麻夜叉以诗偈对佛陀如下说道：

“贪嗔缘于何理由，好恶惊恐从何生；
内心思维从何起，如同少年放乌鸦？”

于是，佛陀说道：

“贪嗔缘于此理由，好恶惊恐从此生；
内心思维从此起，如同少年放乌鸦。
是从我生从爱生，如尼拘律从干生；
更多纠缠于诸欲，如同蔓草林中生。
夜叉当知因此故，了知之人将其除；
此难度未度湍流，彼等度过无再有。”

4. 摩尼跋陀经（Maṇibhaddasuttaṃ）

23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摩揭陀国的摩尼麻利塔院摩尼跋陀夜叉的领域。当时，摩尼跋陀夜叉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在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具念之人恒吉祥，因为具念乐增广；
具念之人将更好，亦从怨中得解脱。”

于是，佛陀说道：

“具念之人恒吉祥，因为具念乐增广；
具念之人将更好，不从怨中得解脱。
无论白天或黑夜，恒时不害意欢喜；
于诸有情行慈悲，其对任何都无怨。”

5. 撒怒经（Sānusuttaṃ）

23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位优婆夷的儿子，名叫撒怒，被夜叉控制。悲泣的该优婆夷，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说道：

“十四和十五，半月第八日；
神奇半月日，善具八斋戒。
行持梵行者，进入布萨者；
夜叉不与戏，我从罗汉闻；
然我今天见，夜叉戏撒怒。”

于是，夜叉说道：

“十四和十五，半月第八日；
神奇半月日，善具八斋戒。
行持梵行者，进入布萨者；
夜叉不与戏，我从罗汉闻；

应对撒怒说，此是夜叉说：
勿做邪恶业，明里或暗里。
若有邪恶业，将做或已做；
不从苦解脱，即便跳起走。”

于是，撒怒说道：

“人们哭死者，或生而不见；
看我尚存活，妈妈为何哭？”

于是，该优婆夷说道：

“人们哭死者，或生而不见；
其弃诸欲人，却又再来此；
或哭那种人，已生还再死。
儿已出热炭，却欲再进入；
儿已离地狱，却欲再进入。
快跑吉祥人，我等嫌弃谁；
火中已取出，却欲再被烧。”

6. 毗亚迦罗经（Piyaṅkarasuttaṃ）

240 如是我闻。

一时，尊者阿那律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尊者阿那律在夜晚，于黎明时分站起，诵说诸法句。于是，夜叉女毗亚迦罗之母如下安抚孩子：

“毗亚迦罗勿出声，比丘正在诵法句；
了知法句且实践，将对我们有利益。
我们自制于生命，不讲故意之妄语；
学习善戒为自己，将从鬼胎得脱离。”

7. 富那婆娑经（Punabbasusuttaṃ）

24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针对涅槃，以法语对比丘众进行教示、教诫、鼓励，令其欢喜。彼比丘众亦深思、作意，集中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听法。

这时，夜叉女富那婆娑之母如下安抚孩子：

“优达利迦请沉默，富那婆娑请安静；
待我听闻最胜佛，导师所教之正法。
世尊已经说涅槃，一切结缚令解脱；
长久以来我亦然，充满爱意于此法。
孩子是我世间爱，丈夫是我世间爱；
于我更加可爱者，是对此法之求觅。
无论孩子或丈夫，虽然可爱不离苦；
对于正法得听闻，可令生命从苦离。
苦所围绕之世间，与老和死相结合；
为了脱离老和死，正法已经现正觉；
我欲听闻彼正法，富那婆娑请安静。”

于是，富那婆娑说道：

“妈妈我将不讲话，此优达利迦沉默；
妈妈请您倾听法，听闻正法才是乐；
对于正法不知故，妈妈我们行于苦。
对于痴迷天人众，其是光明制作者；
觉悟之人最后身，具眼之人教示法。”

于是，夜叉女富那婆娑之母说道：

“真是贤明吉祥人，孩子从我胸出生；
我的孩子有喜爱，最胜佛之清净法。
富那婆娑具足乐，因我今日有上升；
优达利迦亦因我，听闻所见诸圣谛。”

8. 须达多经（Sudattasuttaṃ）

24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尸陀林。当时，给孤独居家者为某些应做之事来到王舍城。给孤独居家者听说佛陀已出世，便想立即去见佛陀。然而，给孤独居家者如下思考：“现在去见世尊不是时候。明天正时的时候，我去见世尊。”于是，便意念佛陀而卧。晚上三次以为已经是早上而起身。

于是，给孤独居家者向坟场门所在的地方接近。非人众打开门。对于出城的给孤独居家者，光明消失，黑暗出现，于是，其生起恐惧、

全身僵硬、汗毛倒竖，甚至想从那里逃跑。这时，尸婆迦夜叉隐没起来，以声音告知：

"百头大象百匹马，百辆骡马拉的车；
还有百千美少女，摩尼耳环巧装饰；
然比双足交互行，不及十六分之一。
居家者，请前行，居家者，请前行；
你应前行勿退后！"

于是，对于给孤独居家者，黑暗消失，光明出现。其将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止息。

第二次，对于给孤独居家者，光明消失，黑暗出现，于是，其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甚至想从那里逃跑。第二次，尸婆迦夜叉隐没起来，以声音告知：

"百头大象百匹马，百辆骡马拉的车；
还有百千美少女，摩尼耳环巧装饰；
然比双足交互行，不及十六分之一。
居家者，请前行，居家者，请前行；
你应前行勿退后！"

于是，对于给孤独居家者，黑暗消失，光明出现。其将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止息。

第三次，对于给孤独居家者，光明消失，黑暗出现，于是，其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甚至想从那里逃跑。第三次，尸婆迦夜叉隐没起来，以声音告知：

“百头大象百匹马，百辆骡马拉的车；
还有百千美少女，摩尼耳环巧装饰；
然比双足交互行，不及十六分之一。
居家者，请前行，居家者，请前行；
你应前行勿退后！”

于是，对于给孤独居家者，黑暗消失，光明出现。其将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止息。于是，给孤独居家者向尸陀林，向佛陀所在的地方接近。

这时，佛陀于黑暗的黎明时分起身，在露地经行。佛陀看到给孤独居家者从远处走来，看到以后结束经行，坐在准备好的坐具上。坐下以后，佛陀对给孤独居家者如下说道：“善来，须达多。”

给孤独居家者得知“世尊在以名字对我讲话”，欢喜、雀跃，当场扑倒在佛陀脚下，以头顶礼，并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世尊睡眠安乐否？”

于是，佛陀说道：

“的确恒常寝安乐，已达寂静婆罗门；
无有秽染于诸欲，已经清凉无依著。
一切执著已斩断，调伏恐惧于心地；
寂静之人寝安乐，寂静已为心获得。”

此为佛陀所说。给孤独居家者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叔迦第一经（Paṭhamasukkāsuttaṃ）

24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比丘尼叔迦在大众围绕下说法。这时，有位对比丘尼叔迦有净信的夜叉，在王舍城，从道路去到道路，从四衢去到四衢，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诸诗偈如下说道：

"王舍城人做什么，如饮甘蜜后倒卧；
不去亲近叔迦尼，其在教示不死句。
因为对其无厌足，富含营养无杂质；
具慧之人饮用之，恰如旅者遇雨云。"

10. 叔迦第二经（Dutiyasukkāsuttaṃ）

24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有位优婆塞供养比丘尼叔迦食物。当时，有位对比丘尼叔迦有净信的夜叉，在王舍城，从道路去到道路，从四衢去到四衢，就在那个时候，以此诗偈如下说道：

"众多功德实已生，此优婆塞有智慧；
其为叔迦奉食物，一切结缚不相遇。"

11. 吉罗经（Cīrāsuttaṃ）

24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当时，有位优婆塞供养比丘尼吉罗僧衣。当时，有位对比丘尼吉罗有净信的夜叉，在王舍城，从道路去到道路，从四衢去到四衢，就在那个时候，以诗偈如下说道：

“众多功德实已生，此优婆塞有智慧；
其为吉罗奉僧衣，一切结缚不相遇。”

12. 阿罗跋迦经（Āḷavakasuttaṃ）

24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阿罗跋迦城附近阿罗跋迦夜叉的领域。当时，阿罗跋迦夜叉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出去。”

“好，朋友。”佛陀出去。

“沙门，进来。”

“好，朋友。”佛陀进来。

第二次，阿罗跋迦夜叉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出去。”

“好，朋友。”佛陀出去。

“沙门，进来。”

“好，朋友。”佛陀进来。

第三次，阿罗跋迦夜叉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出去。"

"好，朋友。"佛陀出去。

"沙门，进来。"

"好，朋友。"佛陀进来。

第四次，阿罗跋迦夜叉对佛陀如下说道："沙门，出去。"

"朋友，我不为你出去。你有应做之事，请你快做。"

"沙门，我要向你提问。你如果不为我解答，那么，我或让你的心混乱，或让你的心脏破裂，或抓住你的双脚扔到恒河对岸。"

于是，佛陀说道："朋友，在有天、有魔、有梵、有沙门、婆罗门、有人天众的此世界，我还没有看到谁或让我的心混乱，或让我的心脏破裂，或抓住我的双脚扔到恒河对岸。然而，朋友，如果有什么疑问，你尽管问。"

于是，阿罗跋迦夜叉说道：

"人之何财是最上，于何行持带来乐；
什么食材更美味，什么活命是最高？"

于是，佛陀说道：

"人之信财是最上，于法行持带来乐；
真谛食材更美味，慧命活命是最高。"

于是，阿罗跋迦夜叉说道：

"究竟如何度湍流，究竟如何渡海洋；
究竟如何战胜苦，究竟如何得清净？"

于是，佛陀说道：

“依靠信仰度湍流，依不放逸渡海洋；
通过精进战胜苦，依靠智慧得清净。”

于是，阿罗跋迦夜叉说道：

“究竟如何获得慧，究竟如何拥有财；
究竟如何得声誉，究竟如何结交友；
从此世至于彼世，如何死后不忧愁？”

于是，佛陀说道：

“对阿罗汉具有信，为了获得涅槃法；
欲倾听者获得慧，是不放逸具眼人。
行为恰当堪负重，奋起之人拥有财；
通过真谛得声誉，布施之人结交友；
从此世至于彼世，如此死后不忧愁。
在此具有四种法，真谛调御坚固舍；
对其具信有家者，其人死后实不愁。
你也可以问他人，众多沙门婆罗门；
真谛调御舍堪忍，可有比此更上者？”

于是，阿罗跋迦夜叉说道：

“为何需要问其他，众多沙门婆罗门；
因我现在已了知，何为当来之利益。
世尊实是为了我，住于此阿罗跋迦；

现在我已经了知，如何布施有大果。
彼我将从村至村，从城至城去游走；
时时顶礼正等觉，以及法之妙法性。”

（第十之夜叉相应完 此相应共十二经 比丘尼慧音译）

此相应摄颂如下：

因陀迦和释迦，须弃摩尼跋陀；
撒怒经毗亚迦，和罗富那婆娑；
须达多二叔迦，吉罗阿罗跋迦。

（第十之夜叉相应完）



第十一、帝释相应
（Sakkasaṃyuttaṃ）

本相应由三品构成，共包含二十五部经。

（一）第一品（Arahantavaggo）

1. 苏毕罗经（Suvīrasuttaṃ）

24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苏毕罗天子说道：'亲爱的苏毕罗，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亲爱的苏毕罗，速去迎战阿修罗众！''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苏毕罗天子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却生起放逸。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再次对苏毕罗天子说道：'亲爱的苏毕罗，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亲爱的苏毕罗，速去迎战阿修罗众！''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苏毕罗天子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却再次生起放逸。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第三次对苏毕罗天子说道：'亲爱的苏毕罗，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亲爱的苏毕罗，速去迎战阿修罗众！''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苏毕罗天子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却第三次生起放逸。于是，诸比丘，此时，天神之主帝

释天以诗偈如下说道：

‘若悠哉闲散，能至安乐处；
苏毕罗当去，亦令我到达。’

“于是，苏毕罗天子说道：

‘闲散且悠哉，义务事不做；
若能成诸愿，帝释示教我。’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如下说道：

‘若闲散悠哉，能至乐极处；
苏毕罗当去，亦令我到达。’

“于是，苏毕罗天子说道：

‘无作得安乐，无愁无苦恼；
愿天人尊胜，帝释示教我。’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如下说道：

‘无作亦无生，唯彼涅槃路；
苏毕罗当去，亦令我到达。’

“实际上，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依自身福德之果报而生存，统治三十三天神，行使王权，是奋起、精进的称赞者。为此，诸比丘，你们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为了未获得的获得，为了未到达的达到，为了未证得的证得，应精进、努力、策励，令其光耀。”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须尸摩经（Susīmasuttaṃ）

24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须尸摩天子说道：'亲爱的须尸摩，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亲爱的须尸摩，速去迎战阿修罗众！''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须尸摩天子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却生起放逸。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再次对须尸摩天子说道：'亲爱的须尸摩，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亲爱的须尸摩，速去迎战阿修罗众！''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须尸摩天子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却再次生起放逸。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第三次对须尸摩天子说道：'亲爱的须尸摩，阿修罗众攻击诸天神。亲爱的须尸摩，速去迎战阿修罗众！''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须尸摩天子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却第三次生起放逸。于是，诸比丘，此时，天神之主帝释天以诗偈如下说道：

'若悠哉闲散，能至安乐处；
须尸摩当去，亦令我到达。'

"于是，须尸摩天子说道：

'闲散且悠哉，义务事不做；
若能成诸愿，帝释示教我。'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如下说道：

'若闲散悠哉，能至乐极处；
须尸摩当去，亦令我到达。'

"于是，须尸摩天子说道：

'无作得安乐，无愁无苦恼；
愿天人尊胜，帝释示教我。'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如下说道：

'无作亦无生，唯彼涅槃路；
须尸摩当去，亦令我到达。'

"诸比丘，实际上，天神之主帝释天依自身福德之果报而生存，统治三十三天神，行使王权，是屹立、精进的称赞者。诸比丘，为此，你们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为了未获得的获得，为了未到达的达到，为了未证得的证得，应精进、努力、策励，令其光耀。"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幡顶经（Dhajaggasuttaṃ）

24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众与阿修罗众之间爆发战争。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三十三天神说道：‘朋友，如果战斗中的天神众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那时，应仰望我的幡顶。因为你们仰望我的幡顶，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若不仰望我的幡顶，请仰望生主神波阇波提天王的幡顶。因为你们仰望生主神波阇波提天王的幡顶，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若不仰望生主神波阇波提天王的幡顶，请仰望水神婆流那天王的幡顶。因为你们仰望水神婆流那天王的幡顶，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若不仰望水神婆流那天王的幡顶，请仰望自在天神伊沙那天王的幡顶。因为你们仰望自在天神伊沙那天王的幡顶，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诸比丘，或仰望天神之主帝释天的幡顶，或仰望生主神波阇波提天王的幡顶，或仰望水神婆流那天王的幡顶，或仰望自在天神伊沙那天王的幡顶，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或将被舍断，或将未被舍断。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天神之主帝释天未离贪、未离嗔、未离痴，恐惧、全身僵硬、战栗，是逃亡者。

“诸比丘，我也如是说：‘诸比丘，如果你们或进入阿兰若或来到树下或进入空弃房屋，若生起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那时，请随念我：彼佛陀乃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诸比丘，因为你们随念我，若有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若不随念我，请随

念法：‘法为佛陀所善说，是自证、随时、应善来见、具引导性、智者各自可经验。’诸比丘，因为你们随念法，若有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若不随念法，请随念僧众：‘佛陀的弟子僧众是善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正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正理行者，佛陀的弟子僧众是和敬行者，佛陀的此四双八辈弟子僧众是应被供食者，是应被供献者，是应被供养者，是应被合掌者，是世间的无上福田。’诸比丘，因为你们随念僧众，若有恐惧、全身僵硬、汗毛倒竖，其将被舍弃。此为何故？诸比丘，因为如来、阿罗汉、正等觉者已离贪、已离嗔、已离痴，无恐惧、无全身僵硬、无战栗，是不逃亡者。”此为佛陀所说。善逝如是说以后，导师进而如下说道：

“兰若或树下，比丘闲静居；
随念正觉者，于汝无恐惧。
若不随念佛，世尊人牛王；
则请随念法，出离被善说。
若不随念法，出离被善说；
则请随念僧，无上之福田。
如此诸比丘，随念佛法僧，
恐惧及僵硬，战栗等皆无。”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毗摩质提经（Vepacittisuttaṃ）

25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众与阿修罗众之间爆发战争。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对阿修罗众说道：‘诸位朋友，如果在天神与阿修罗的战斗中阿修罗战胜，天神战败，那么，请将天神之主帝释天五花大绑，绑缚后押送到阿修罗城我的面前。’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也对三十三天神说道：‘诸位朋友，如果在天神与阿修罗的战斗中天神战胜，阿修罗战败，那么，请将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五花大绑，绑缚后押送到正法堂我的面前。’于是，诸比丘，在战斗中天神战胜，阿修罗战败。于是，诸比丘，三十三天神将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五花大绑，绑缚后押送到正法堂天神之主帝释天的面前。诸比丘，事实上，被五花大绑绑缚的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粗俗、粗暴的语言谩骂、责骂进出正法堂的天神之主帝释天。于是，诸比丘，车夫摩头离以诗偈对天神之主帝释天如下说道：

‘摩伽婆帝释，恐惧或懦弱；
毗摩当面骂，听闻却能忍？’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非恐惧懦弱，忍受毗摩质；
如我这般智，怎与愚相合？’

“于是，车夫摩头离说道：

‘愚者害更多，若无阻止者；

故以重惩罚，贤者止愚者。’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我如是思量，唯此止愚者；
了知他嗔后，具念者寂静。’

“于是，车夫摩头离说道：

‘我从忍受中，见到此过失；
愚者思量之，因惧忍于我；
愚者更嚣张，如牛逐逃者。’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无论思或不思欲，因为恐惧忍于我；
为得己之最上利，唯有忍辱无堪比。
彼实际上是强者，却能忍受于弱者；
此乃堪称最上忍，弱者常常唯忍受。
彼愚蠢者之力量，谓之无力之力量；
为法护者之力量，不知其有所抗逆。
对愤怒报以愤怒，由此其将更邪恶；
不以愤怒报愤怒，难胜之战得胜利。
为了自己和他人，双方利益而行走；
了知他人之激怒，正念之人得寂静。
对于自己和他人，彼此双方行治疗；
众人以之为愚痴，因为对法不熟知。’

“诸比丘，实际上，天神之主帝释天依靠自身福德的果报而得生，统治三十三天神，行使王权，获得忍辱、柔和的赞誉。诸比丘，为此，你们在如此善说的法和律下出家，应以忍辱、柔和，令其光耀。”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善说胜利经（Subhāsitajayasuttaṃ）

25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众与阿修罗众之间爆发战争。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对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天神之主，请依善说取胜！’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毗摩质提，请依善说取胜！’

“于是，诸比丘，诸天神和阿修罗众各自集结站立：‘此等知晓我们的善说、恶说。’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对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天神之主，请说诗偈！’听闻此言，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阿修罗王毗摩质提说道：‘毗摩质提，你们是古老天神。请说诗偈！’如此听闻，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颂出如下诗偈：

‘若无阻止者，愚者炽更焰；
当以重惩罚，贤者止愚者。’

“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说出此诗偈后，阿修罗众随喜，天神众沉默。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对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天神之主，请说诗偈！’如此听闻，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以此诗偈说道：

‘我如是思量，唯此止愚者；
了知他嗔后，具念者寂静。’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说出此诗偈后，天神众随喜，阿修罗众沉默。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阿修罗王毗摩质提说道：‘毗摩质提，请说诗偈！’如此听闻，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此诗偈说道：

‘我从忍受中，见到此过失；
愚者思量之，因惧忍于我；
愚者更嚣张，如牛逐逃者。’

“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说出此诗偈后，阿修罗众随喜，天神众沉默。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对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天神之主，请说诗偈！’如此听闻，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以此诸诗偈说道：

‘无论思或不思欲，因为恐惧忍于我；
为得己之最上利，唯有忍辱无堪比。
彼实际上是强者，却能忍受于弱者；
此乃堪称最上忍，弱者常常唯忍受。
彼愚蠢者之力量，谓之无力之力量；

为法护者之力量，不知其有所抗逆。
对愤怒报以愤怒，由此其将更邪恶；
不以愤怒报愤怒，难胜之战得胜利。
为了自己和他人，双方利益而行走；
了知他人之激怒，正念之人得寂静。
对于自己和他人，彼此双方行治疗；
众人以之为愚痴，因为对法不熟知。’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说出此等诗偈后，天神众随喜，阿修罗众沉默。于是，诸比丘，天神众和阿修罗众集众说道：‘阿修罗王毗摩质提所说的诗偈，带有惩罚性，带有刀剑，是纷争者，是执异议者，是不和者。天神之主帝释天所说的诗偈，不带有惩罚性，不带有刀剑，是非纷争者，是非执异议者，是非不和者。天神之主帝释天依善说取胜。’像这样，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依善说取胜。”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鸟巢经（Kulāvakasuttaṃ）

25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众与阿修罗众之间爆发战争。诸比丘，在此次战斗中，阿修罗众战胜，天神众战败。诸比丘，

战败的天神众朝着北方撤退，阿修罗众追击他们。这时，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车夫摩头离以诗偈如下说道：

‘车夫驾辕请避开，申恕树中有鸟巢；
宁舍身命予修罗，莫令鸟儿无棲巢。’

“‘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令千匹骏马的战车折返。于是，诸比丘，阿修罗众如下思考：‘乘坐千匹骏马战车的天神之主帝释天如今折返。天神众将再次与阿修罗众交战。’于是，阿修罗众害怕，便进入阿修罗城。诸比丘，就是这样，天神之主帝释天依法获得胜利。”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无害经（Nadubbhiyasuttaṃ）

25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之主帝释天独自静坐时，生起如下心中所思：‘即使有怨敌出现，我也不会加害于他’。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心察知天神之主帝释天的心中所思，便接近天神之主帝释天。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看见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从远处而来。看见以后，对阿修罗王毗摩质提如下说道：‘站住，毗摩质提！你已被捉。’

“‘朋友，请你不要舍断你先前的心。’

“‘毗摩质提，为了不起害意，请向我发誓。’

“于是，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诗偈如下说道：

‘说谎言是恶，谤圣贤是恶；
弃信义是恶，不知恩是恶；
害汝善生主，接触此等恶。’”

8. 阿修罗王毗留奢那经（Verocanasurindasuttaṃ）

25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正在禅坐昼住。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和阿修罗王毗留奢那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各自靠近门两侧站立。于是，阿修罗王毗留奢那在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达成目的前，人应勤精进；
成就得光耀，此为毗奢言。”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达成目的前，人应勤精进；
成就得光耀，忍辱是最上。”

于是，阿修罗王毗留奢那说道：

“有情皆因生，处处有相应；
和合是最上，诸生达共食；
成就得光耀，此为毗奢言。”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有情皆因生，处处有相应；
和合是最上，诸生达共食；
成就得光耀，忍辱是最上。”

9. 阿兰若处仙人经（Araññāyatanaisisuttaṃ）

25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众多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安住在阿兰若处的草庵里。当时，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和阿修罗王毗摩质提接近彼有戒行、具足善法仙人众所在的地方。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穿着多层羊毛靴，带着佩剑，撑着阳伞，从正门进入草庵后，若无其事地经过。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脱去多层羊毛靴，将佩剑交给他人，放下阳伞，从侧门进入草庵后，在下风处，向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合掌行礼而立。于是，诸比丘，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对天神之主帝释天以诸诗偈如下说道：

‘诸仙出家久，其身伴有香；
其香离身去，随风渐远行。
千眼者帝释，请由此退避；
诸天王帝释，仙人香不净。’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诸仙出家久，其身伴有香；
其香离身去，随风渐远行。
如头上花蔓，庄严相状好；
诸大德应知，我等待此香；
诸天于此处，无有厌腻想。’”

10. 海边经（Samuddakasuttaṃ）

25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众多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安住在海边的草庵里。此时，天神众与阿修罗众之间爆发战争。于是，诸比丘，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如下思考：‘天神众是如法者，阿修罗众是非法者。我们或有来自阿修罗的恐怖。我们接近阿修罗王散婆罗，乞求无畏布施如何？’

“于是，诸比丘，恰似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

的手臂，像这样，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从海边草庵消失，出现在阿修罗王散婆罗面前。于是，诸比丘，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对阿修罗王散婆罗以诗偈如下说道：

‘仙人乞求无畏施，抵达散婆罗王处；
给予是汝之随意，无论怖畏或无畏。’

“于是，阿修罗王散婆罗说道：

‘亲近帝释邪恶仙，无畏于其不存在；
乞求无畏汝等辈，我所给予唯怖畏。’

“于是，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说道：

‘乞求无畏吾等辈，汝所给予唯怖畏。
吾等接受汝之施，汝之怖畏无有尽。
无论播种什么种，其人收获其果实；
行善之人得善果，行恶之人得恶果；
种子已为汝播种，收获果实于将来。’

“于是，诸比丘，彼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诅咒阿修罗王散婆罗后，恰似强有力之人伸直弯曲的手臂、弯曲伸直的手臂，像这样，从阿修罗王散婆罗的面前消失，出现在海边草庵。于是，阿修罗王散婆罗被有戒行、具足善法的仙人众诅咒，晚上三次被惊醒。”

（第一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慧观译）

本品摄颂如下：

苏毕罗与须尸摩，毗摩质提及幡顶；
善说取胜是帝释，鸟巢无害大悲心；
毗留奢那修罗王，兰若仙人和海边。

（二）第二品（Dutiyavaggo）

1. 誓戒经（Vatapadasuttaṃ）

25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平等受持七个誓戒。由于自我受持这些誓戒，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是哪七个誓戒？一、尽形寿，孝养父母；二、尽形寿，尊敬家族长者；三、尽形寿，讲柔和语；四、尽形寿，无离间语；五、尽形寿，以离悭垢之心安住房舍，是放下者，是净手者，是欢喜舍弃者，是接受乞求者，是欢喜平等施者；六、尽形寿，是真实语者；七、尽形寿，是无忿恚者：'于我若生起忿恚，我迅速将其降伏。'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平等受持七个誓戒。由于自我受持这些誓戒，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

孝养父母亲，尊敬族老者；
柔和亲爱语，舍弃离间语。
精进调伏悭，真实降伏恚；
三十三天说，彼乃真善士。"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帝释名经（Sakkanāmasuttaṃ）

25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是名为'摩伽'的青年婆罗门，因此被称为'摩伽梵'。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先行布施，因此被称为'福满'。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恭敬布施，因此被称为'帝释'。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布施房舍，因此被称为'施住处者'。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能在须臾间思考千件事，因此被称为'千眼者'。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是名为善生的阿修罗女的丈夫，因此被称为'善生主'。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三十三神行使王权，因此被称为'天神之主'。"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平等受持七个誓戒。由于自我受持这些誓戒，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是哪七个誓戒？一、尽形寿，孝养父母；二、尽形寿，尊敬家族长者；三、尽形寿，讲柔和语；四、尽形寿，无离间语；五、尽形寿，以离悭垢之心安住

房舍，是放下者，是净手者，是欢喜舍弃者，是接受乞求者，是欢喜平等施者；六、尽形寿，是真实语者；七、尽形寿，是无忿恚者：‘于我若生起忿恚，我迅速将其降伏。’

“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平等受持七个誓戒。由于自我受持这些誓戒，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

孝养父母亲，尊敬族老者；
柔和亲爱语，舍弃离间语。
精进调伏悭，真实降伏恚；
三十三天说，彼乃真善士。”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摩诃梨经（Mahālisuttaṃ）

25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毗舍离外的大林重阁讲堂。当时，离车族人摩诃梨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离车族人摩诃梨对佛陀如下说道：

“尊师，世尊是否能看见天神之主帝释天？”

“摩诃梨，我能看见天神之主帝释天。”

“尊师，其是帝释天的幻影吧？因为天神之主帝释天难见。”

“摩诃梨，我深知帝释天，也深知帝释天所行持的法。由于自我行持这些法，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由于成为名叫‘摩伽’

的青年婆罗门，而被叫做‘摩伽梵’。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先行布施，因此被称为‘福满’。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恭敬布施，因此被称为‘帝释’。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布施房舍，因此被称为‘施住处者’。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能在须臾间思考起千件事，因此被称为‘千眼者’。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是名为善生的阿修罗女的丈夫，因此被称为‘善生主’。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三十三神行使王权，因此被称为‘天神之主’。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平等受持七个誓戒。由于自我受持这些誓戒，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是哪七个誓戒？一、尽形寿，孝养父母；二、尽形寿，尊敬家族长者；三、尽形寿，讲柔和语；四、尽形寿，无离间语；五、尽形寿，以离悭垢之心安住房舍，是放下者，是净手者，是欢喜舍弃者，是接受乞求者，是欢喜平等施者；六、尽形寿，是真实语者；七、尽形寿，是无忿恚者：‘于我若生起忿恚，我迅速将其降伏。’

“摩诃梨，天神之主帝释天于过去为人时，平等受持七个誓戒。由于自我受持这些誓戒，帝释天到达帝释天位。

孝养父母亲，尊敬族老者；

柔和亲爱语，舍弃离间语。

精进调伏悭，真实降伏恚；
三十三天说，彼乃真善士。”

此为佛陀所说。离车族人摩诃梨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乞食者经（Daliddasuttaṃ）

26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竹林精舍。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

“诸比丘，往昔，在此王舍城里有一个人，靠乞食为生，贫穷、卑贱。其在如来所教导的法和律之下，受持信、受持戒、受持闻、受持舍、受持慧。其在如来所教导的法和律之下，受持信、受持戒、受持闻、受持舍、受持慧以后，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善道的天界，与三十三天神共住。无论在容貌上，还是在名声上，其都光彩照人，胜过其他天神。于是，诸比丘，三十三天的天神众讥嫌、讥讽、毁訾道：‘朋友，真是希有！朋友，真是未曾有！此天子从前为人身时，是靠乞食为生的人，贫穷、卑贱。其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善道的天界，与三十三天神共住。无论在容貌上，还是在名声上，其都光彩照人，胜过其他天神。’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三十三天神众说道：‘朋友，你们不要讥嫌这位天子。朋友，这位天子从前为人身时，在如

来所教导的法和律之下，受持信，受持戒，受持闻，受持舍，受持慧。其在如来所教导的法和律之下，受持信、受持戒、受持闻、受持舍、受持慧以后，身体破灭，死后，再生于善道的天界，与三十三天神共住。无论在容貌上，还是在名声上，其都光彩照人，胜过其他天神。’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宽慰三十三天神以此诸诗偈说道：

‘彼信于如来，善住不动摇；
彼戒为善行，为圣者称赞。
净信于僧团，具足正直见；
是谓不贫穷，彼生不虚度。
由此信与戒，净信与见法；
智者应修习，忆念诸佛教。’”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安乐地经（Rāmaṇeyyakasuttaṃ）

26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天神之主帝释天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何为安乐地？”

于是，佛陀以诗偈说道：

“游园林间支提处，善妙化现莲花池；
对于人间安乐处，不及十六分之一。

村庄抑或阿兰若，洼地抑或在平地；
彼处若有罗汉住，那里便是安乐地。”

此为佛陀所说。天神之主帝释天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6. 祭祀经（Yajamānauttaṃ）

262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王舍城外的灵鹫山。当时，天神之主帝释天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佛陀以诗偈说如下说道：

“对于祭祀者，求福诸生灵；
积累再生报，施何果为大？”

于是，佛陀说道：

“有四种向道，有四种住果；
此正行僧众，具足戒定慧。
对于祭祀者，求福诸生灵；
积累再生报，施僧果为大。”

此为佛陀所说。天神之主帝释天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7. 礼敬佛陀经（Buddhavandanāsuttaṃ）

263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佛陀正在禅坐昼住。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和娑婆之主梵天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分别站立在门的两侧。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于佛陀面前以此诗偈说道：

"勇士胜者请奋起，释负无债游世间；
汝心已得善解脱，犹如十五夜满月。"

于是，娑婆之主梵天说道："天神之主，不应那样礼敬如来。天神之主，应这样礼敬如来：

勇士胜者请奋起，商主无债游世间；
恳请世尊教授法，将有诸多开悟者。"

8. 礼敬居家者经（Gahaṭṭhavandanāsuttaṃ）

264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之主帝释天对车夫摩头

离说道：‘朋友摩头离！请套上千匹骏马的车乘。去往花园，观赏美景。’‘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应诸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套上千匹骏马的车乘，然后告知天神之主帝释天：‘吉祥天主！您的千匹骏马的车乘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出发！’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下最胜殿后，合掌礼拜诸方位。于是，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对天神之主帝释天以诗偈说道：

‘一切地尊刹帝利，三明学者四天王；
声名远播忉利天，彼等致心顶礼你；
帝释您将顶礼谁，彼之夜叉是何者？’

“于是，诸天之主帝释天说道：

‘一切地尊刹帝利，三明学者四天王；
声名远播忉利天，彼等致心顶礼我；
我顶礼诸戒具足，恒久入定禅思者；
如理出家正出家，梵行已趋彼岸者。
有彼居家做功德，具足净戒优婆塞；
依法养育妻和子，我对彼等皈命礼。’

“于是，车夫摩头离说道：

‘于此世间最胜者，为您帝释所礼敬；
我亦礼敬彼等尊，婆娑婆主所礼敬。’”

继而，佛陀对比丘众说道：

“说毕此等话语后，善生天主摩伽婆；

礼敬各方诸贤圣，率先登上彼车乘。”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9. 礼敬导师经（Satthāravandanāsuttaṃ）

265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往昔，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车夫摩头离说道：‘朋友，摩头离！请套上千匹骏马的车乘。去往游园，观赏美景。’‘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告知天神之主帝释天：‘吉祥天主！您的千匹骏马的车乘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出发！’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了最胜殿后，合掌礼拜佛陀。于是，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对天神之主帝释天以诗偈说道：

‘有彼天神及人众，皆应顶礼婆娑婆；
帝释您将顶礼谁，彼之夜叉是何者？’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含天在内此世界，有彼无上正等觉；
名号具足大导师，我对彼行皈命礼。
贪欲嗔恚及无明，已经令其皆远离；

是为无漏阿罗汉，我对彼等皈命礼。
调伏贪欲及嗔恚，超越无明之有学；
喜减随学不放逸，我对彼等皈命礼。’

“于是，车夫摩头离说道：

‘于此世间最胜者，为您帝释所礼敬；
我亦礼敬此等尊，婆娑婆主所礼敬。’”

继而，佛陀对比丘众说道：

“说毕此等话语后，善生天王摩伽婆；
礼敬佛陀婆伽梵，率先登上彼车乘。”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10. 礼敬僧伽经（Saṅghavandanāsuttaṃ）

266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往昔，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对车夫摩头离说道：‘朋友，摩头离！请套上千匹骏马的车乘。去往游园，观赏美景。’‘遵命，吉祥天主！’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应诺天神之主帝释天后，告知天神之主帝释天：‘吉祥天主，您的千匹骏马的

车乘已经准备好。可以随时出发！’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下最胜殿后，合掌礼拜比丘僧团。于是，诸比丘，车夫摩头离对天神之主帝释天以诗偈说道：

‘腐坏躯体之人众，彼等沦为死尸骸；
拥有饥饿干渴者，彼等人当礼敬您。
因何仰慕无家者，吉祥天主婆娑婆；
请说诸仙所行持，愿闻其详听您说。’

“于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摩头离来听我说，彼等离村出发后；
无期无待游四方，因此仰慕无家者。
不于屋内留长物，无有瓦罐又无锅；
追求彼岸之完成，善行之人依彼活。
善言善语有睿智，沉默无言且正行；
天神斗于阿修罗，凡夫之人亦如此。
争斗之中无争斗，杖我之中有寂静；
取著之中无取著，我对彼等皈命礼。’

“于是，车夫摩头离说道：

‘于此世间为最上，帝释汝今礼敬彼；
若婆萨婆所礼敬，我亦礼敬出家者。’”

继而，佛陀对比丘众说道：

“说毕此等话语后，善生天王摩伽婆；

礼敬比丘僧团后，率先登上彼车乘。”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二品完 此品共包含十部经 比丘慧观译）

本品摄颂如下：

誓戒称名摩诃梨，天神帝释有三说；
乞食祭祀安乐地；敬佛师僧居家者。

（三）第三品（Tatiyavaggo）

1. 斩断经（Chetvāsuttaṃ）

267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天神之主帝释天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立于一旁。立于一旁的天神之主帝释天对佛陀以诗偈如下问道：

“斩断什么住于乐，斩断什么无忧愁；
究竟对于哪一法，乔达摩欢喜杀害？”

于是，佛陀回答道：

“斩断愤怒住于乐，斩断愤怒无忧愁；
对于愤怒之毒根，其为最上甜美蜜；
圣人赞赏其杀害，将其斩断无忧愁。”

此为佛陀所说。天神之主帝释天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2. 丑陋经（Dubbaṇṇiyasuttaṃ）

268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某位丑陋、矮小的夜叉坐到天神之主帝释天的座位上。于是，诸比丘，三十三天神讥嫌、讥讽、毁訾：'朋友，真是希有！朋友，真是未曾有！丑陋、矮小的此夜叉坐在天神之主帝释天的座位上。'诸比丘，随着三十三天神讥嫌、讥讽、毁訾，彼夜叉变得愈加殊胜、愈加美丽、愈加端庄。

"于是，诸比丘，三十三天神接近天神之主帝释天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对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吉祥天主！在此有位丑陋、矮小的夜叉坐在您天神之主帝释天的座位上。于是，吉祥天主！三十三天神讥嫌、讥讽、毁訾："朋友，真是希有！朋友，真是未曾有！丑陋、矮小的此夜叉坐在天神之主帝释天的座位上。"吉祥天主！随着三十三天神讥嫌、讥讽、毁訾，彼夜叉变得愈加殊胜、愈加美丽、愈加端庄。吉祥天主！其是以愤怒为食的夜叉吧。'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接近以愤怒为食的彼夜叉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一肩搭衣，右膝着地，向彼以愤怒为食的夜叉合掌，三次告知姓名：'朋友，我是天神之主帝释天。朋友，我是天神之主帝释天。朋友，我是天神之主帝释天。'诸比丘，随着天神之主帝释天告知姓名，彼夜叉变得愈加丑陋、愈加矮小。变得愈加丑陋、愈加矮小以后，瞬间消失。

"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宽慰彼三十三天神时说出此诸诗偈：

'我心无所害，不为转所诱；

我久不发怒，怒于我无住。
我怒不恶口，亦不赞诸法；
把控好自我，正见已利益。’”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3. 散婆罗幻术经（Sambarimāyāsuttaṃ）

269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阿修罗王毗摩质提患病，是痛苦的重病患者。于是，诸比丘，天神之主帝释天接近彼阿修罗王毗摩质提所在的地方，问询病情。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看见天神之主帝释天从远处走来。看见以后，对天神之主帝释天如是说道：‘天神之主，请治疗我。’

“‘毗摩质提，请把散婆罗幻术教授给我。’

“‘朋友，在我询问阿修罗众之前，我不教授给你。’

“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询问阿修罗众：‘朋友，我能否把散婆罗幻术教授给天神之主帝释天？’

“‘不，朋友，您不能把散婆罗幻术教授给天神之主帝释天。’于是，诸比丘，阿修罗王毗摩质提以诗偈对天神之主帝释天说道：

‘摩伽婆帝释，天王善生主；

恐怖之地狱，施幻者靠近；
犹如散婆罗，百年于其中。’”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4. 罪过经（Accayasuttaṃ）

270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当时，有两位比丘发生争论。其中一位比丘越限。于是，该比丘在另一位比丘的面前从罪过的角度告白罪过。然而，彼比丘不接受。于是，众多比丘接近佛陀所在的地方，靠近以后顶礼佛陀，然后坐于一旁。坐于一旁的彼比丘众对佛陀如下说道：“尊师，有两位比丘发生争论，其中一位比丘越限。于是，该比丘在另一位比丘的面前从罪过的角度告白罪过。然而，彼比丘不接受。”

于是，佛陀说道：“诸比丘，此为两位愚者。一位从罪过的角度不见罪过，一位对于告白罪过者不如法接纳。诸比丘，这就是两位愚者。诸比丘，此为两位贤者。一位从罪过的角度见罪过，一位对于告白罪过者如法接纳。诸比丘，这就是两位贤者。

“诸比丘，往昔，天神之主帝释天于正法堂宽慰三十三天神时说出此诗偈：

‘莫为忿支配，莫让友情衰；
莫责无过者，莫说离间语；
忿怒如大山，压垮恶生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5. 无忿怒经（Akkodhasuttaṃ）

271 如是我闻。

一时，佛陀住在舍卫城外的祇陀林给孤独园。在此，佛陀对比丘众说道：“诸比丘。”

“尊师。”彼比丘众应诺佛陀。

佛陀如下说道：“诸比丘，往昔，天神之主帝释天那时于正法堂宽慰三十三天神说出此诗偈：

‘莫为忿征服，莫对怒者怒；
无忿亦无害，行于圣人道；
忿怒如大山，压垮恶生者。’”

此为佛陀所说。彼比丘众内心喜悦，欢喜佛陀所说。

（第三品完 此品共包含五部经 比丘慧观译）

本品摄颂如下：

斩断丑陋及幻术，罪过及无忿怒经；
此为最胜佛所说，关于帝释天五经。

（第十一之帝释相应完）

（相应部第一之有偈篇完）

本篇摄颂如下：

天神天子拘萨罗，魔比丘尼与梵天；
婆罗门和鹏耆舍，树林夜叉和帝释；
以上共有十一个，此诸相应本篇摄。